

石人圈

〔巴西〕 莉吉娅·法贡德斯·特莱斯 著

喻慧娟 译

责 任 编 辑：吕 进
插图、封面设计：何 婷

ISBN 7—5302—[illegible]
定 价：3.10 元

石人圈

〔巴西〕莉吉娅·法贡德斯·特莱斯 著

喻慧娟 译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内容简介

这是一部反映当代巴西社会问题的长篇小说。作者文笔细腻而清丽，对社会的剖析深刻而含蓄。

小说描写了巴西一个大律师的家庭生活。大律师纳特尔希奥很爱自己的妻子，他们有两个女儿。妻子却和比她年轻的医生达尼尔有了私情，生下了小女儿维吉妮娅。这件事引起家庭裂变。做丈夫的要维护尊严，把妻女逐出家门。无辜的维吉妮娅以为纳特尔希奥是亲生的父亲，直到母亲和达尼尔死后才明白真像。

她在没有温暖和真诚的环境中长大，她发现原来那样鄙视和怨恨母亲的大姐布鲁娜，自私而冷漠的二姐奥达维娅都并不那么圣洁；幼时的伙伴们也都过着空虚无聊的生活。她决心离开这个虚伪的家庭，走自己的路。

石 人 圈

Shiren quan

［巴西］ 莉吉娅·法贡德斯·特莱斯 著

喻 慧 娟 译

•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安平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6 印张 139,000 字

1989 年 1 月第 1 版 198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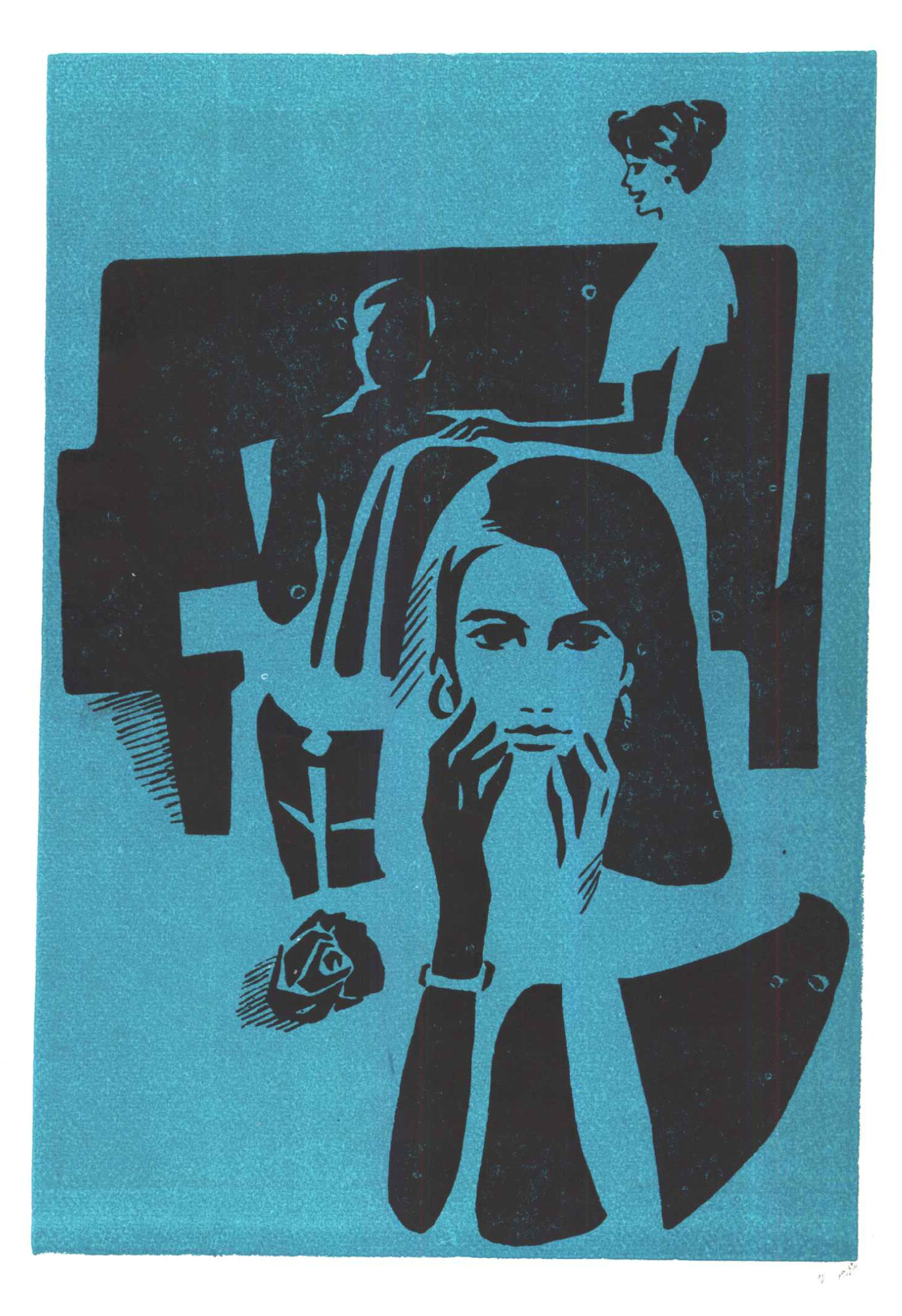
印 数：1—7,3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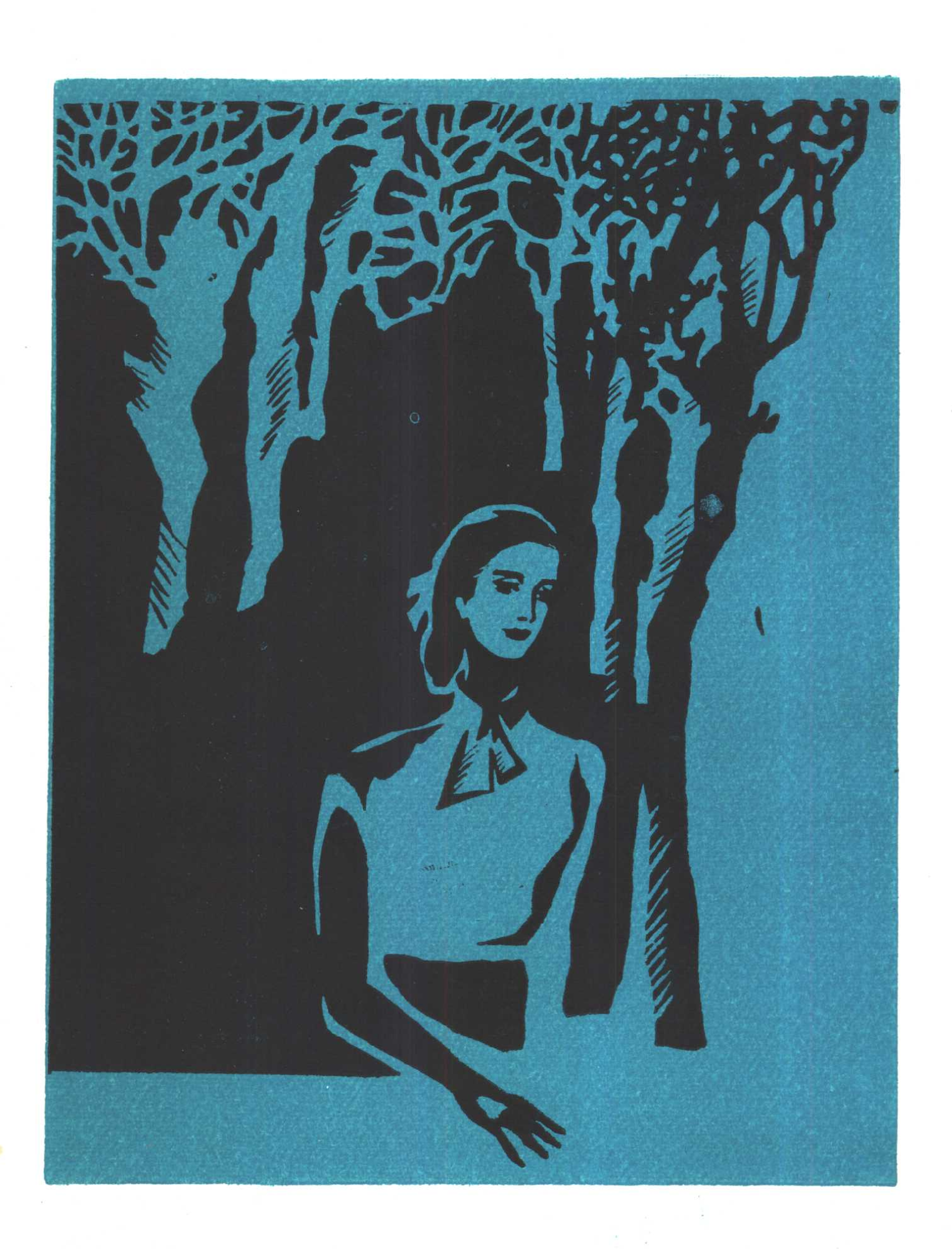
ISBN 7-5302-0097-6/I·96

定 价：3.10 元









É com muita alegria que vejo meu livro nesta China que eu amo.

Lygia Fagundes Telles

这本书能在我所热爱的中国出版，使我万分高兴。

莉吉娅·法贡德斯·特莱斯（签字）

第一部

1

维吉妮娅急匆匆爬上楼梯，钻进卧室，锁上房门。

"孩子，把门打开！"鲁西安娜在门外喊。

维吉妮娅靠在墙上，咬着指甲，望着一只沿门框往上爬的蚂蚁。"如果钻进这条缝，你会憋死的！"她轻轻地说了一声，随后把它吹到地上。"小傻瓜，别害怕，我是为了救你一命。"她伸出食指，把蚂蚁拨到一边。这时，突然看到咬得露出了肉的指甲、奥达维娅的指甲又浮现在眼前。她一下子把蚂蚁掐死了。

"维吉妮娅，我不是在开玩笑，孩子，开门，快开门呀！"

"现在不行。"

"为什么？"

"我正在干一件事……"维吉妮娅随口推托说。其实，她想起了贡拉多的话："虫子也和人一样，有灵魂。弄死一条小虫就如同杀死一个人。如果你心地狠毒，以弄死它们取乐，来世会变成小虫，变成令人讨厌的动物，比如蛇、老鼠、蜘蛛……"她趴在地板上，痛心疾首，慢慢爬到卧室中间。

“你再不开门，我就要告诉你叔叔了。莫非你想让我告诉他吗？”

维吉妮娅停下来，一动不动。来世变成蛇的话，爬来爬去，胳膊肘要磨破的。最好还是变成蝴蝶。可只有奥达维娅才能变成蝴蝶，因为她长得漂亮。“我是个丑姑娘，长得难看、寒酸，没有教养！”她用拳头敲打着地板喊了起来，然后冲着门外挑衅地说：

“你去告诉吧，达尼尔叔叔管不着我。该管我的是我爸爸，听见了吗？是我爸爸！”

没有听到鲁西安娜的回答，维吉妮娅突然一阵惊慌：说话的声音太高了，妈妈会听见吗？她用手指卷着刘海的发梢。不，不会听见的。即使听见了，她也不会明白是怎么回事。维吉妮娅打开房门，用探询的目光注视着女佣的脸，渐渐放下心来。“只有我提起那件事时，她才会生气。”她小声笑了。

“另外一只呢？”鲁西安娜从地上捡起一只头发夹，问道。

“丢了。”

“那么你只得用带子扎头发了。”

“不用发带。我的头发太直，用发带太难看……”

“那就什么也不用。”鲁西安娜漫不经心地说了一句，走到玫瑰色衣柜前，拉了拉抽屉。抽屉太紧，她怎么也拉不开。

“踢一脚它就开了。”

“这柜子挺好，要是把它弄坏了，你的衣服放在地上吗？”鲁西安娜好不容易把抽屉拉开了，拿出一双白袜子。“这些家具运来的时候还都是新的呢。”

“瞎说。”维吉妮娅唯恐让楼下的妈妈听见，声音压得低低的。“布鲁娜给我的时候就已经是这样的了。爸爸给她买了新的，她就把这件旧东西给了我。达尼尔叔叔曾答应送给我一套

蓝色的家具，可到头来什么也没有给。”

“他要用钱的地方太多了。”

“是呀，可他说过要给我一套家具，到现在什么也不给。布鲁娜说他有责任满足妈妈和我的一切要求。布鲁娜就是这么说的。”

“他太小气了，对吧？”

“这我不想知道，只知道他答应要给我一套蓝色家具，可什么也没有给。”

鲁西安娜打开衣柜，取出一件连衣裙，理了理腰带。她的动作不紧不慢。“从背后看她像个白人，”维吉妮娅斜眼看着女佣人用发夹绾在脑后的微微卷曲的，乌亮的头发。发夹上画着一只红色的蝴蝶。她想起了蚂蚁，下意识地看了看自己的双手。贡拉多的手是王子的手。他的手指绝不肯掐死任何生灵。

“喂，鲁西安娜，你真的相信如果有人在这一生做了坏事，下辈子就要变成动物吗？我害怕来世变成蛇。”

“你已经是条蛇了。”鲁西安娜不动声色地说。

“你是混血儿。”维吉妮娅用同样的语调回敬说，“你喜欢他，所以才千方百计装得像个白人。”

“他是谁？你指的是谁呀？”鲁西安娜一个劲地追问。她的表情戏谑，语调却很平缓，但在温柔的表情之中，流露出一丝难言的凄楚。

“谁也不指，我只是开了句玩笑。”

维吉妮娅让女佣帮她穿上衣服。这句话真起作用，击中了她的痛处。“现在她明白我已经知道这件事了。”她向鲁西安娜投去一缕焦虑的目光。那姑娘脸上的表情却依然那样安详。“她装得若无其事，可实际上恨不得把我弄死。”维吉妮娅心里想。她感觉到女佣在给她扣领扣的手指冰凉，不禁打了个寒

颤，可心里却又有一种莫名其妙的舒适感。她觉得自己已经死了，刚刚吃过圣餐，头上戴着花环。布鲁娜和奥达维娅身穿黑色丧服，跟着费拉乌·埃尔达来了，跪在地上放声大哭："你就这样死了，我们过去那么瞧不起你……"父亲站在灵柩旁边，伤心地喃喃自语："你是我心爱的女儿，小女儿，三个女儿中最漂亮的姑娘！……"贡拉多走进来，他身穿黑色丧服，脸色苍白，手里拿着一束百合花。"我本来打算长大了和她结婚……"不知是谁走到费拉乌·埃尔达身边，问了一声："达尼尔在哪儿？为什么不来参加葬礼？"费拉乌·埃尔达用所有人都听得见的声音说："他和鲁西安娜私奔了。这时候，他们正在一起寻欢作乐，唱着那首'两个住在小树林的女神'……"

大滴大滴的泪水滚出维吉妮娅的眼帘。达尼尔竟然私自出逃，留下她孤零零地死在这里？！她捂住嘴，止住啜泣。他们俩还唱什么两个女神，那不是妈妈喜欢听的歌儿吗？！……"

"你怎么哭啦？"

"我耳朵疼……"

"吃点药吗？"

"已经好了。"

"来洗脸吧。"鲁西安娜一边说一边走出房间。

维吉妮娅默默地跟着往外走去。从衣柜前走过的时候，她垂下了目光，恨不得一拳把镜子砸个粉碎——里边映出她干瘪的身影，披散的黑头发跟玛尔加里达从市场买回的布玩具女巫一模一样。她想起了两个姐姐。布鲁娜的样子还能让人忍受，棕色的皮肤、高高的个子，长得很像父亲；可奥达维娅，哎，奥达维娅近乎金黄色的一绺绺头发一直垂到肩上，还有那两只手，那样白嫩……

维吉妮娅一把抓住鲁西安娜的围裙：

“鲁西安娜，我今天不想去了！不想去了！”

“为什么？”

“看在上帝的分上别让我去了。今天不想让她们看见我。如果费拉乌·埃尔达来，你就告诉她我生病了。看在上帝面上，让我和你在一起吧。你让我干什么都行，帮帮忙吧！”

鲁西安娜微微一笑：

“你当然应该去。她们是你的姐姐，都那么有教养，那么漂亮。”

“我恨她们！”

“贡拉多呢？你也恨他吗？”

维吉妮娅用手指抠着香皂。她瞥了一眼镜子里的鲁西安娜，不由得皱起眉头：“她讨厌我。”维吉妮娅无论如何不想再争吵下去。现在只想变成个渺小的人物，以便赢得对方一点怜悯。

“我的头发很难看，对吧？”

“我想试试能不能做几个发卷。”

“你知道我的头发是卷不起来的，即便用卷发纸都无法做出发卷，这你知道……”

“发卷真漂亮！我想，要是给奥达维娅梳头一定很有意思，用手抚摩着……”

“连卷发纸都不管用……”

“她越来越像你妈妈了，将来一定长得和妈妈一模一样。布鲁娜倒像纳特尔希奥博士，只有奥达维娅与你们完全不同。那么文雅，像个瓷娃娃……”

“为什么非把我的头发弄湿呢？白费心思，梳不成发卷，让我回去吧……”

“真有意思，她长得有点像贡拉多，简直是一对兄妹。看

着吧，他们俩将来一定会结婚。”

维吉妮娅用牙咬着腮边的口疮，直到觉得有股甜丝丝的血味。

“达尼尔叔叔发疯似地爱我妈妈。如果另一个女人爱上他，他也会当着那个女人的面同样对待她！”维吉妮娅说着使劲往池子里吐了口唾沫。一缕血丝顺着口角流了下来。“我吐血了！我要死了，鲁西安娜，我要死了！”

“只不过咬破了嘴唇。”鲁西安娜用双手接了一捧水龙头里涓涓流出的水，冲掉血迹。维吉妮娅用祈求的目光看着鲁西安娜说：

“鲁西安娜，我要死了，谁也不喜欢我，谁也不喜欢！求求你说声喜欢我，看在上帝的分上，说声喜欢我吧！”

“别这样大喊大叫。你想让妈妈听见吗？”

维吉妮娅用手捂住嘴，肩头随着她的呜咽不停地颤抖。

“说呀，鲁西安娜……”

“你把头发弄乱了。”

“我就是要弄乱，我恨这些头发！”她一边喊叫一边扯着头发，躺到地上。“我真想马上就死……”

“你把连衣裙也弄脏了，可没有换的了。”

“没有人喜欢我，谁也不喜欢。姐姐们不管我，妈妈只喜欢达尼尔叔叔……只有爸爸对我好，喜欢我。啊，我亲爱的爸爸，把我从这个家庭领走吧，我要跟你离开这里……”

维吉妮娅累了，不再抽噎。她伏在地上，两手支撑着前额，看着地砖上的泪痕，又闭上眼睛，挤出最后两滴泪水，然后又睁开眼睛。“活像一只大象。”她看到最后的两滴泪水和原来的汇合在一起形成了象鼻子。她用手指在上面划着，泪水忽而变成一只展翅飞翔的鸟儿，忽而又变成一棵大树……等到玩

腻了，她看了看周围，发现只剩下孤身一人，才站起来，用毛巾擦了擦脸，胡乱地拢了拢头发，不像样的发卷！……她踮着脚尖走下楼梯。从蓝色的房间门前经过时，她屏住呼吸。"妈妈睡着了。"她睡着了，太好了！疯子应该整天睡觉，不管白天还是黑夜，就像洋娃娃那样，只有从盒子里拿出来以后才睁开眼睛。奥达维娅就有这样的洋娃娃，长长的睫毛，一直睡觉……维吉妮娅走进厨房，鲁西安娜正在烧茶。她拿起一块烤面包片，坐在凳子上吃起来。

"布鲁娜说过，如果我妈妈不和爸爸分开，她就不会病成现在这个样子。她认为这是上帝的惩罚。"

"哎呀，你清楚地知道，你妈妈和你爸爸在一起时就有病了。如果说是惩罚的话，我知道正在遭受惩罚的是谁。"

维吉妮娅陷入沉思：鲁西安娜好像亲耳听到了布鲁娜说过的话。她回头看着挂历上那张五彩画。达尼尔再也享受不到那样的下午了。画上，一对郊游的恋人坐在一棵树下，身旁放着满满一篮子草莓和鲜花。姑娘穿着宽松的裙子，显得格外秀丽动人，蓬松的金发披在肩头，草帽扔在身旁的草地上。小伙子穿一件白色毛外套，一条白色法兰绒裤子。他身体微微向姑娘倾斜，仿佛想闻闻她身上的馨香。那王子般的风度倒有点像贡拉多。可这头母驴又像谁呢？维吉妮娅把嘴一撇，慢悠悠地舔了舔沾在手指头上的黄油。说不定有一天她要把黄油抹到画中人的头发上，也许要把她的眼睛扎个窟窿。再见吧，郊游！小伙子连蹦带跳地逃跑了。她轻声笑了。连蹦带跳地逃走了，只留下那棵树，还有草地和装着草莓的篮子。维吉妮娅一愣："惩罚，这不正是惩罚吗？"现在，达尼尔只能躲在连百叶窗都关得严严的房间里野餐了，见不到太阳，见不到树木，见不到草地，找不到一朵权作礼品的鲜花。只有根须，只有病人觉得在

手指上生长、攀附缠绕的根须。

"是呀，要不是他，妈妈现在也许正和爸爸、姐姐们在一起，我们都在一起呢。"

"住嘴！你什么都不懂。"

"懂，我懂。"维吉妮娅用连自己也不敢相信的语气轻声说着，耸了耸肩膀。为什么不把一切都告诉自己？鲁西安娜什么都知道，可就是不说。即便说，也是撒谎，因为她爱达尼尔叔叔。

维吉妮娅趴在窗台上。院子里，桃树叶子已经泛黄，只有松枝还是那样青翠，和那张明信片上的颜色差不多。她是在奥达维娅的抽屉里发现那张明信片的。她问松树间的那幢大房子是什么地方。"是所疗养院，妈妈就住在那里。"奥达维娅用漫不经心的语调说，"如果你想要，就拿去吧。"维吉妮娅把明信片揣在兜里，一回到家里便拿给妈妈看。"哪一个是你的房间？"病人指了指二层的一个窗口。阳光照耀着玻璃窗外的黑色铁栅栏。"就在这里。太可怕了。"她哼了一声，接着又神秘地一笑。"一天，报死虫背朝下掉下来了。报死虫要是背朝下掉下来，就再也翻不过身来了。"

一只麻雀落到桃树上，在一片树叶上啄了两下就飞走了。维吉妮娅一直目送它飞向远方。变成一只小鸟也许不错，没有父母离异的烦恼，永远也不会变成疯子。维吉妮娅皱了皱眉：也许会？蜂鸟①就有点神经错乱……

"最好变成蝴蝶。"她转过身，见鲁西安娜端着茶走了。她也踮着脚尖跟了出去。

半明半暗的房间里弥漫着淡淡的甜香味。病人躺在无背沙

---

① 蜂鸟，又称吻花鸟。体型大的像燕子，小的像黄蜂，主要分布在南美和中美。

发上。蓝色的睡衣没有扣扣，裸露出她瘦骨嶙峋、石膏般干枯的胸脯。蓬乱灰黄的头发遮掩着那张呆板的脸。

“是你吗，鲁西安娜？”病人有气无力地问道。她的声音极低，像是在音乐会上和邻座交谈，又唯恐打扰别人似的。当她的眼光落到维吉妮娅身上时，问道：“这个小姑娘是谁呀？”

“我的天！又糊涂了，又糊涂了！”维吉妮娅走到床前，说：

“是我呀，妈妈。”

劳乌拉闭上了那双大而无神的眼睛，脸上表情冷漠。

“我是你妈妈，我是你妈妈。”她反复说了几遍，像个循规蹈矩的学生在机械地背诵课文。随后她笑了，“我在开玩笑……”

“最好还是耐心等待。”维吉妮娅决心下定，跪在无背沙发旁边。要是有人问等待什么，她也无法回答。只是等待而已。突然，她发现一只飞蛾撞在蜘蛛网上。“快逃，你快逃呀！”可是，她想喊又张不开口。飞蛾并不挣扎，任凭黏黏的灰色的蜘蛛网把它紧紧缠住。是啊，妈妈的耳朵、眼睛和嘴巴也被黏乎乎的丝网封得严严实实，无论对她说什么还是让她看什么都是徒劳。她躲进一个既柔软而又坚固的壳子里，不管对她说什么或是提到什么人都会立刻反弹回来。只有一个人能钻进她迷宫般封闭的心灵世界，那就是达尼尔。

“劳乌拉太太，喝茶吧，过一会儿就凉了。”鲁西安娜一边催促一边收拾梳妆台。她从地上捡起一些面包屑。“把烤面包片都吃下去，不要剩下。我可不喜欢别人剩东西！”

劳乌拉死死盯着远方，就好像在维吉妮娅后边还坐着个什么人似的。

“在疗养院里，他们给我喝带鱼的茶。当然，各有所好

……”

维吉妮娅摸了一下病人那双干枯的手。“本来就很瘦，现在更干瘪了。”她真想躺在地上永远不再起来。

“你的茶，妈妈……”

她轻轻端起茶杯，慢条斯理地啜饮起来：

“我一向喜欢喝温茶。还有红色的鱼。”

“妈妈，昨天奥蒂丽娅夫人给我的作文打了十分……你听见了吗，妈妈？”

病人放下茶杯，不再动弹，眼睛呆呆地盯着天花板。过了一会儿，她微微地转过头，干瘦的脸上带着温柔的表情。接着，她用一只手梳理一下头发：

“孩子，你穿了新连衣裙？”

维吉妮娅闭上眼睛：

“你的那件，妈妈。还记得吗？是鲁西安娜改小了给我穿的。漂亮吗？”

劳乌拉用微微颤抖的手抚摩着女儿的下巴笑了：

“知道吗，宝贝，我和你叔叔都愿意给你很多很多的新连衣裙、玩具，给你很多很多东西……可你叔叔给不起，他为我花了很多钱，明白吗？他花的钱太多了，是因为这……”

“妈妈，我现在已经有很多连衣裙，一件也不要了。我也不喜欢玩具！”

“我知道，我知道……你是个很懂事的孩子。现在你告诉我，穿这么漂亮要去哪儿，嗯？”

维吉妮娅正想告诉她要去爸爸家，这时鲁西安娜已经收拾好屋子，来到沙发前：

“走吗，维吉妮娅？”

“我想再呆一会儿……”

“你叔叔不同意的，这你知道。”

“只呆五分钟！”

“她没有打搅我。”劳乌拉拉住鲁西安娜的手。鲁西安娜没有明白她的用意。劳乌拉把手抽了回来，接着说，“我不知道怎样感谢你才好，鲁西安娜。现在，甚至连衣裙……达尼尔说过，如果没有你，他不知道该是个什么样子，我又落个什么结果。”

她的脸依旧是那样呆板，表情依旧是那样漠然。仅一瞬间，圆圆的眼睛里掠过一丝光亮。

“太太还没有吃烤面包呢。”鲁西安娜提醒她，又转身对维吉妮娅说，“再呆五分钟吧，不能多呆。别说得太多，明白吗？”

“我不吵闹。”维吉妮娅顺从地答应着。然而，女佣刚一离开，她就紧紧地握住母亲的双手。“我去爸爸那儿，我的爸爸。你还记得他吗？”

劳乌拉死死盯着女儿，目光深沉。维吉妮娅得出了结论，母亲是清醒的，完全清醒的。这样，她反倒有点害怕了。

“我当然记得纳特尔希奥，当然记得。他好吗，宝贝？你看，这么久了……”

维吉妮娅觉得脸上一阵发烧。母亲还想知道父亲的情况，这可是从未有过的事。她心里很高兴：啊，达尼尔和鲁西安娜迟早会受到惩罚。布鲁娜曾经说过：“邪恶必定被打败，就如同圣·若热[1]的龙一样！”布鲁娜什么都懂。他们必将被碾碎，

---

① 圣·若热原为罗马皇帝德奥克里兴麾下的一名士兵，因信仰基督教而被杀，遂以殉道者身分被封为圣人。据说他曾为拯救一个国王的女儿（代表教会）而杀死一条龙（代表魔鬼），因而圣·若热的像一般都描绘他杀龙时的情景。

正义一定要取胜。正义就意味着母亲病愈，回到父亲身边，只爱父亲。

"你知道，我每个星期二下午都到那儿去。他总是那样悲伤，沉默寡言，可不断打听你……有一次，我听费拉乌·埃尔达说他永远也不会爱别的女人，因为他至今还没有忘记你。费拉乌·埃尔达是对着碗柜说这些话的，可我听见了，我发誓听得一清二楚！再说，他的家，妈妈！……多么漂亮的家！你应该去看看，那幢新房，大片的草坪，古色古香。凉亭里满是花草。凉亭旁边，五个小石头人在喷泉四周围成一圈。你会看到那些手拉着手的小石人有多么漂亮。喷泉的水可好喝啦，清凉爽口！上星期，他买了辆新卧车。布鲁娜和奥达维娅像两个公主一样……"

"你喜欢住在那儿吗，宝贝？"

维吉妮娅垂下了泪汪汪的眼睛：

"只有跟你一块儿去我才喜欢。"

劳乌拉笑了笑。这微笑的含义，女儿绝对体会不出来。她扣上了睡衣领上的扣子。

"总有一天，你也会穿得像个公主，跟小石人一起玩耍……愿意吗？"

"啊，妈妈，怎能不愿意呢？……他们过得那么舒适，有那么多东西！布鲁娜说，爸爸越来越有钱，成了个了不起的律师。他写的书连外国人都读！"

"你很喜欢他，对吗？"

"我非常喜欢爸爸。"维吉妮娅接着压低了声音，"可我也喜欢达尼尔叔叔！"

劳乌拉气喘吁吁地坐了起来，拉了拉掉到膝盖的被单，把脸转向墙壁：

"但愿如此，孩子，但愿如此。"她说着，靠到软垫上。"布鲁娜和奥达维娅怎么样？她们没有来看过我吗？莫非来过？……为什么布鲁娜的皮肤成了棕色……"

"妈妈，你听我说，"维吉妮娅打断了她的话，这一点点时间不能用来谈别的话题，必须抢在她前头说自己心中的话。"你听我说，今天我就去爸爸那儿，你要我给他带什么口信吗？要我说些什么吗？我不对任何人说，相信我！你要我说些什么吗？！"

病人似乎一句也没有听见。她把双手交叉着放在脖子下面，痛苦地摇了摇头。

"我喜欢达尼尔……"

"他马上就来，马上就来。可现在你听我说！"维吉妮娅赶紧用双手捧住那张毫无表情的脸。"妈妈，你听我说，我可以带口信，我可以……妈妈，是我，我是维吉妮娅！"

"他不让你们把我带走，他答应过……别让它进来！"

"谁？"

"报死虫。"

门轻轻地打开了。劳乌拉猛地坐起来。但她看到进来的是鲁西安娜时，又重新倒在软垫上。她几乎快要哭出声来：

"我喜欢达尼尔，达尼尔……"

鲁西安娜走过来，拿起梳子，替病人梳了梳头发，用力拢在一起扎起来。

"他要看到你现在这种痛苦的样子心里该多难过呀！你为什么不睡一会？他马上就来，你想让他难过吗？"

维吉妮娅又咬起指甲来。达尼尔，达尼尔！他难过不难过与我有什么相干？即使他再也不回来又与我有什么关系？妈妈，你说呀，你既不需要他，更不喜欢她。他们都在撒谎。你

喊爸爸，爸爸爱你，我和他一起伺候你，我们俩都伺候你！

“鲁西安娜，快，我的香水……”

“我马上去拿，你先吃药。”她说着从围裙袋里拿出一个白色的小瓶，往杯子里倒上茶水。“喝，一口喝下去……”

“刚才我真害怕。鲁西安娜，吓得要死！”

“已经过去了，不是吗？”

“你们对我真好。”她喃喃说着，肌肉松弛了下来，然后又闭上了眼睛。“你们应该同意我说的话，手和蜘蛛的区别仅仅在于抚摸的方式不同……”

鲁西安娜端起托盘：

“好的，可你现在必须睡觉。睡吧，安静些。”

“你们都走吧，不过要经常来。再见。上帝知道我爱你们。”

鲁西安娜对维吉妮娅朝门口轻轻扬一下头，示意应该走了。两人悄悄地出了门。

“费拉乌·埃尔达来晚了。”维吉妮娅伏在厨房的窗口说，“过时间了吗？”

“她不会来了。”

“为什么？鲁西安娜，她为什么不来？”

“司机说，你的姐姐们去参加一个聚会。这不正中你的意吗？”

维吉妮娅轻声嘘了一下。不，不是这样，现在不是这样。鲁西安娜应当知道。她呆呆地看着大拇指，指甲被咬得露出了肉。事实上，没有她，布鲁娜和奥达维娅会生活得更好。一个多月了，她们也不来看一看病情日益严重的母亲。布鲁娜说这是惩罚；贡拉多说这是生病；奥达维娅什么也没有说。鲁西安娜呢？她转身盯着女佣。女佣尽管不停地干活，可围裙还是那

样干净，头发还是那样整齐。本来一切都会杂乱无章，可她的脸始终是那样平静。

“你不吃药吗？”

“什么药？”

“镇静剂。”

“我是个从来不着急的人。”鲁西安娜淡淡一笑，打开了针线筐。“你的作业做完啦？”

维吉妮娅叹了一口气。这么多药！……为什么妈妈要吃这么多药呢？她耸了耸肩膀。也许让她白天黑夜都睡觉会更好些。睡着了就不再叹息了，更不会唠叨什么报死虫了。

“鲁西安娜，你看我妈妈好些了吗？”

“我看好些了。”

“她和我谈得很投机！没有说一句胡话，一句也没有……”

“我相信。”

维吉妮娅把嘴一噘，心里想，鲁西安娜知道我在撒谎。可何必要知道呢？如果她不是多次走进妈妈的房间，或者以后不再进去，我说我妈妈病好了，她就会相信。如果只我一个人进去过，我就可以对所有的人这么说，人们也都会相信我的话。最终我自己也会相信，这一切都将成为事实。

“鲁西安娜，她怕谁呢？”

“你知道。你提起他啦？提起啦？说了没有，姑娘？”

起初，维吉妮娅还想抵赖，可她又耸了耸肩，低下了头：

“我说了。开始她全明白，后来就胡涂了。接着又说起报死虫的事。”

碗橱上的时钟敲了五下。维吉妮娅懒洋洋地瞟了一眼。正是这个时间，姐姐们常常去凉亭。住在隔壁的贡拉多也会越过

栅栏去和她们一块儿玩耍。其实，确切地说不是玩耍，因为贡拉多向来严肃，不苟言笑，而奥达维娅为了不弄乱她那漂亮的发束也不愿意追跑打闹。这几个人会是这样：奥达维娅带着她的水彩盒去作画，一副对自己或对别人都漫不经心的样子。贡拉多呢，每年都是年级第一名奖章获得者，不肯让闲聊浪费时间，因此，他一定是胳膊下夹着一个本子或一本书，像圣人一样在绿色的草坪上学习。布鲁娜要么看些有关圣人的书，要么为托儿所的孩子缝补衣服。费拉乌·埃尔达则沉醉于她的孔雀草，给花园施肥，拔除杂草，用平常对奥达维娅的那种认真的神态观察周围的植物。当然，只有对奥达维娅和孔雀草她才有这种奴才相，这种爱。

在维吉妮娅想象中的世界里，她和奥达维娅换了一个脑袋，温暖的阳光下，她宛如一个仙女，飘悠漫步在百花园中。妈妈和爸爸手挽着手迎面走来，脸蛋红红的，像……像石榴。太红了，书上往往形容健康人的脸像石榴，"红似石榴！"贡拉多穿着和画上那个青年一样的衣服，风度翩翩。"维吉妮娅，你的头发真美啊！等我长大了，一定和你结婚。"

"维吉妮娅，难道你就不能不咬指甲吗？"

"那你就不能不……"

"不什么？"

维吉妮娅迷惘地看了鲁西安娜一眼，她正在缝一块手帕。"是他的手帕。"她把目光转向地面。

"我到大门口去一会儿，很快就回来。"

她在路上碰到了玛尔加丽达。

"出去玩吗？"玛尔加丽达迎面走来。

"姐姐们请我去玩，可现在我没有心思……她们都非常富有。你见过银盘子吗？"

"没有。"

"我父亲家里就有银盘子。总有一天，我和妈妈会回到那儿去的。"

"你妈好点了吗？"

"我妈好了，没有什么病啦，完全好了。听见了吗？"她抓着玛尔加丽达的手腕说，"你不相信？"

"我没说什么……"

"说了，你说我是撒谎。你要向我道歉，快，说对不起，快说！"

"维吉妮娅，放开我，维吉妮娅！"

"说声对不起，否则我就不放！"

"对不起。"姑娘轻声说着挣脱了维吉妮娅的手。她怔怔地站在那里，惊恐地看着维吉妮娅，眼睛里充盈着泪水。随后，奔跑着穿过了街道。

"玛尔加丽达，回来，我在开玩笑！玛尔加丽达，我……"

维吉妮娅眼望着女友在大门口消失的身影，叹了口气，无力地坐到石头台阶上。她摸了摸肿胀的指头，用双手托着下巴，一只脚来回踩着不知道是谁在路面上用炭笔画的一个木偶像。

2

《描写一个家庭》，维吉妮娅用斜体字在纸上写完题目，笔尖停在"庭"字上。她沉思起来，两条眉毛紧蹙在一起。"人们谈论家庭，描写家庭"，用这样的话开头太平淡了……她轻轻地咬着铅笔。可以描写一个男人，肩扛着锄头，兴冲冲地从地

里回来，因为家里妻子、儿女们正等着他。事实上，那男人大概衣衫褴褛，肮脏不堪，围着他的可能是些身上长满虱子，比犰狳还要脏的孩子们。不过，写作文不能描写这样的人。作文里出现的人物应该像贡拉多那样衣冠整洁，风度翩翩。好像贡拉多正向她跑来，呼唤着："维吉妮娅，维吉妮娅！"男人就应该是这样。

维吉妮娅在纸的一角画了一朵花。贡拉多肩上扛一把锄头……她笑了。他的手里应该拿着宝剑。不过那是镶满宝石的金剑，仅仅作为装饰品，因为他连只蚂蚁都不敢杀死。"如果你心地狠毒，以弄死它们取乐，来世也会变成小虫……"她推开本子，站起来，绕着桌子转了一圈，轻轻地哼起了一首歌谣：

小猴打铁叮叮叮，
树下有人卖柠檬，
柠檬太酸谁爱吃？
有人高声卖甜橙。

她突然停了下来，惊恐地抬起头。是有人在呻吟，还是风在呼啸？……她走下楼梯，来到书房。达尼尔正坐在沙发上，蜷缩着身子，仿佛感到寒冷。看到她进来，笑着问：

"有什么事吗？"

维吉妮娅走过去，神情紧张。她想打听打听关于妈妈的事。到这儿来就是为了问这件事，可现在却又害怕听到回答。她看了他一眼，只见他萎靡不振，衣服上有许多皱褶。

"我正在写作文，描写一个家庭……我想起您有一本描写家庭的书。"她说着随手指了指书架。"就在那里。"

达尼尔朝书架瞥了一眼，突然笑起来。维吉妮娅大吃一惊：好长时间没有看见他这样笑了。然而他笑得过于做作，似乎早已不会露出自然的笑容。

“不，维吉妮娅，这些都是医药书，你用不着。”

他这种姿势，这张长着胡子的瘦削的脸，还有这长长的头发，真像一本故事书封面上的骑士，目光凄凉、迷惘地凝视着湖中的天鹅。她想起贡拉多，他们俩有点儿……她低下了头。贡拉多虽然衣着寒酸，脸也没有修刮，但还是比父亲英俊得多。布鲁娜曾经说过，有各种各样的魔鬼。然而当她发觉达尼尔的脚上穿着一双变了形的鞋子时，怜悯之心油然而生。

“我觉得描写家庭没有什么意思，”她低声说，“胡编乱造……”

“不，亲爱的，这个题目很有意思。每个孩子都可以描写自己的家庭，对不对？那你写我们的家……”他停顿了一下，仿佛自言自语地说，“我的家——劳乌拉和维吉妮娅——我的家。”接着，他口气一变：“为什么不写你父亲的家，写你姐姐她们？……”

“太好了！就写他们，妈妈也在那里，当作跟以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

达尼尔把十指交叉在一起，随后又松开，眼睛盯着摊在膝盖上的双手。

“知道吗，亲爱的，我不久就去跟你父亲商量，让你和他们住在一起。”

维吉妮娅往前走了一步，神情茫然地伫立在那里。她感到迷惑不解，仿佛达尼尔在用一种陌生的语言讲话。

“是的，亲爱的，让你和父亲住一起。在那里你会觉得好一些。那儿也比这儿快乐、舒适。有你姐姐她们，还有费拉乌

照顾你……同意吗？”

她跪在沙发前，急切地握住达尼尔的手，竭力抑制住激动的情绪：

“什么时候，叔叔，什么时候呀？”

他笑了：

“维吉妮娅，维吉妮娅，要是你像现在这样，要是你像刚才那样看着我，我甚至想…… 嗯，也许能有另一条路可走。”他停住口，脸上露出凄恻的表情。“不过，那我就太自私了，懂了吗？只能给你一线希望。”

“什么希望？”

他抽回双手，点了支烟，摇摇头：

“不，没有什么……维吉妮娅，我只要你永远记住，你是个好姑娘，因为你爱你的父亲，对他一片忠诚。无论如何不要忘记这一点。”

她紧紧地抓住达尼尔的双膝，仿佛不让他把自己推开。

“可妈妈要去疗养院！”

“我一定跟劳乌拉在一起，直到她病好的那一天……”他吞吞吐吐地说着，似乎肩头压着千斤重担，无力地靠在沙发上。他的眼神充满了倦意，仿佛要告诉人们他的负担是多么沉重。他的嘴唇紧紧闭着，仿佛要显示：再重的担子都必须由他一人承担。他抬手想捧起维吉妮娅的头，可手刚刚抬起来又放下了。“我的孩子……”

“她怕去疗养院，太怕去疗养院了！您不觉得她可以在家里接受治疗吗？我们可以多给她吃些那种药片，她可以多睡一些时间。不可以吗？叔叔？”

“可以。请相信我，亲爱的。我保证不让她离开这儿。现在该满意了吧？”

维吉妮娅站了起来，想吻他一下。这本来是件再正常不过的事，可她却羞得满脸通红。

“我去做作业了。”说着，她转身走了。

她在病人的房门前停住脚步，向四周扫了一眼，悄悄把门把手一拧，走了进去。劳乌拉正坐在梳妆台前梳理头发。她穿戴得整整齐齐，像是要出门的样子。维吉妮娅从病人的目光中发现，妈妈现在头脑很清醒。

“妈妈，你真漂亮！多漂亮啊！”

蓝灰色的连衣裙蓬松地垂到地上。连衣裙的做工精细，只是上面有不少皱褶。

“今天我跟你们一起吃饭。”她从镜子里望着女儿的身影悄声说。那张颓丧的脸上施着脂粉，而这薄薄的一层脂粉也与那蜡黄的面皮极不协调，与当年的她判若两人。两只眼睛依然目光炯炯，但深陷的眼圈却表明她重病缠身。

“妈妈，你真美。”

“真的？”

“漂亮极了！”

“非让达尼尔大吃一惊不可。我已经吩咐鲁西安娜在桌上摆上鲜花，我们一起用晚餐，一顿特殊的晚餐，只我们三个人！点上蜡烛，我已经让她从箱子里把烛台取出来了……”

“什么烛台？”

“银烛台，孩子。我们把灯都关了，只点蜡烛。”

维吉妮娅使劲抿住嘴。她现在真美。是的，也不显得那样瘦了，就是连衣裙稍肥大了一些。房间里一切都整整齐齐，连床也收拾好了。那张无背沙发好像从未有人用过。唯一显得特殊的就是那紧紧关闭着的百叶窗，还有那在大白天还亮着的电灯。维吉妮娅咬了咬大拇指的指甲。“这有什么关系，太阳光

照得她眼睛难受。不是有许多人都喜欢关着窗吗？就当着是夜间好了。”

“妈妈，为什么你不戴上那条珍珠项链？戴上吧，妈妈！就当今天是什么节日。”

劳乌拉用卡子别住发束，纤细的指头在盘绕的头发中间颤抖着。她狡黠地一笑：

“对，就像过节一样，把我的首饰盒拿来，在那个柜子里。……可惜手指有点肿，不能戴戒指。”

维吉妮娅把头伸进挂着连衣裙的柜子。里面散发着一股异样的甜味。她从里面拿出一只镀银的首饰盒，只见盒盖上有一行字：“劳乌拉惠存，纳特尔希奥赠。”家里一切珍贵的东西都是他送的。既然父亲给了她一切，为什么，上帝啊！为什么妈妈还要离开他？维吉妮娅懊丧地看了看四周：这个蓝色的房间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凄凉。她打开盒子，珍珠项链放在柔软的天鹅绒衬垫上。

“这条项链是我母亲留下的。”劳乌拉低声说着，把它戴在脖子上。“她死的时候还戴着它，你知道吗？她演过《罗密欧与朱丽叶》，好像演得非常成功，可我记不得了，那时我还很小。”她停了一下，用大拇指和食指摆弄着那颗最大的珍珠，仿佛要对镜子里的自己说：“很奇怪，我已经记不起我母亲的模样了，可我清楚地记得她戴的一顶黑帽子，帽檐很宽，上面插着一根红色的羽毛。我喜欢用手抚摸那根羽毛……连她的照片也没有留下一张，所有的东西大概都在那个晚上烧掉了，只剩下这条项链……父亲我还记得很清楚，他高高的，瘦瘦的，经常对着镜子练习表演。我们经常玩猫头鹰游戏，可有趣啦。我们额头对着额头，眼睛盯着对方，不许笑，谁第一个眨眼就算输，我每次都输……”

她停了下来，垂下眼睛。

“后来呢？”

“后来就完了。失火的那个夜晚，我没有睡在剧场，住在加布里埃拉阿姨家里，她是我父母的朋友。这样，我保住了性命。全家人就剩我一个。毫无疑问，我母亲是个名演员，加布里埃拉阿姨演得不怎么样，长得也不算漂亮……这是我后来的看法。我小时候和她住在一起时，还觉得她很招人喜欢。她穿着被虫蛀了的连衣裙给我表演她年轻时演过的角色，当然是她最喜欢的角色。加布里埃拉阿姨体态丰满，有一副歌剧演员的好嗓子。有时她把床单披在肩上，一边从房间的这一头走到那一头，一边对我说，‘劳乌拉，注意看，我现在是王后！’看那神情，她显得那样庄严，伟大，就像海里的什么庞然大物。”

维吉妮娅目不转睛地盯着镜子。她知道，外祖父、外祖母确实是演员。可那场大火是怎么回事？她从来没有听说过什么大火，也从未听说过加布里埃拉这名字。难道这都是胡说？她垂下眼睛，惊讶地发现母亲还光着脚。

“这个……这个加布里埃拉阿姨……她死啦？”

“不知道，全都消失了，全都消失了。有时，人会消失。不是吗？”

“是的，会消失。”

长时间的沉默使维吉妮娅感到害怕：“现在她又要说那次聚会，说那件事了……”

“我就是戴着这条项链认识了达尼尔的。”

“这你已经讲过……”

“我穿着黑色的连衣裙，是那种腰身很细，下摆很大的裙子。”她使劲欠了欠身子，插在头上的两把梳子掉了下来，头发披盖到肩上。“我梳着高高的发式，戴着这条项链——它是我

那天戴的唯一的首饰——穿着白色的短外套，戴着白手套。啊，当我从镜子里看着自己时，是那样心满意足，那样幸福！……就在刚要出门时，我忽然发现了盒子里的红石竹花。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想把它带上。石竹花红得发紫，纳特尔希奥默默地看着我。从他的目光中，我发现连衣裙变得逊色了，还有头发，石竹花……为什么要这枝花？他问。那些自命不凡的乡间贵妇才喜欢戴深红色石竹花。”

“妈妈，说说加布里埃拉阿姨，讲讲她做的事吧！她把床单披在肩上，自称王后！后来呢，后来怎么样啦？”

“他的目光比语言更加冷若冰霜。我发现他已经死了。是死人对我说了那番话，是死人那样看着我……我头一次不再感到害怕。我也看着他。他笑着说，如果愿意，就一个人去。他的那种笑，也像是死人的笑。‘把这朵花别在胸前，一个人去！’他指着门口一再说。于是我跑了出来，我甚至想逃离开他……一连好几年我都不出门，拒绝参加任何聚会，哪儿也不去。他讨厌跟我一起出去。我们只呆在家里，长时间呆在金壁辉煌挂满死人照片的房间里，听那对姐妹一个朗诵，一个唱歌，再朗诵，再唱歌……你有女儿嘛！他常常这样说。我的女儿……是我的吗？布鲁娜和我几乎是仇敌，她不停地喝斥我，那么凶狠！奥达维娅老是躲着我，她梳着漂亮的发卷……我的奥达维娅的发卷太漂亮了，我使劲抱着她说，跟我在一起吧，你是我唯一的宝贝。可是，她却哭着说，不，妈妈，不，你会教坏我……”

维吉妮娅一把抓住母亲的胳膊。“不要说了，不要再说下去了！……”

“妈妈，我知道了，所有这一切你已经对我讲过了，达尼尔叔叔也参加了那次聚会。我听过了，不要再说了！”

她兴致正浓，急切地说：

“他看了看我。我从他的眼神里发现，他看出我长得漂亮。那么多人参加聚会，那么多面镜子，那么多枝形吊灯！但是，只我们俩是活人，其它人都那样虚伪，那样空洞，那样没有知觉，仿佛是马粪纸做的……只有我们两个人活着。在灯光下，随处都能从镜子里看见我的一头秀发……我们再没分开。凌晨，他握着我的手，在他开口之前我就猜出他要说：劳乌拉，我爱你。我觉得他只对我反复说过一句话：劳乌拉，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她不再说什么，只是对着镜子，仿佛镜子里映出她当年的脸庞。两行泪水从她的脸颊流下，她的呼吸显得异常艰难。

“妈妈，奥达维娅在学画。有一天她为贡拉多画了一幅肖像，画得像极了！费拉乌·埃尔达说她有天才，只要努力就能成为画家，也能成为钢琴家……”

“于是，我闭上眼睛，任凭他带着我跳起华尔兹舞。枝形吊灯在旋转，镜子在旋转，我像个陀螺一样也在旋转，一面旋转一面笑着。像个陀螺一样，不停地旋转，像个陀螺！”她用双手捂住了脸，双肩随着呜咽声不停地颤抖。“像个陀螺……”

“也能成为一名歌唱家……”

劳乌拉抬起头，两只苍老而混浊的眼睛里掠过一丝诡谲的笑意。

“我知道，如果停止旋转，就会倒在地上的报死虫旁边，而报死虫背朝下掉下来就再也爬不起来了。”

维吉妮娅猛地站了起来。达尼尔走进屋里，他径直来到病人身旁，伏下身子，拉住病人的双手：

“怎么样，亲爱的？”

“达尼尔，达尼尔……”

他沮丧地看着维吉妮娅：

"我已经说过，你不要单独到这里来。"

"达尼尔叔叔，是她叫我来的……"

"你应该告诉我，我就在书房里。刚才我躺在沙发上睡着了，没有及时赶来。"

"达尼尔，报死虫……"

"报死虫怎么啦？"

"报死虫回来了，达尼尔，它回来了。我想把它赶走，可根须扎得太深，你看，我的手指被缠得动弹不了……动弹不了……"

达尼尔板着脸，看着那双蜷缩的手，随后一个个抚摸她的手指，似乎在拔除手指缝间那些无形的根须，把它们扔到一边。

"现在拔这儿……现在拔这儿，好了，全拔掉了，看见了吗，全都拔光了！"

她艰难地把手举起，又放了下来，手心朝上。

"啊，轻快多了！我很累，累极了，想躺一会儿，知道吗，达尼尔，你知道根须多凶狠……"

"是很凶狠，是的。"他一边说着，一边像抱孩子似的把她抱起来，放到床上。

"累极了……"

"你现在就休息吧，亲爱的，报死虫赶跑了，根须拔光了，现在只有我们和你在一起。"

维吉妮娅后退几步，用惊恐的双眼盯着达尼尔：他说话时也像个疯子。她踉踉跄跄跑到厨房，只觉得口干舌燥，用双手捧着水大口大口地喝起来。

"你怎么像印地安人一样喝水？"鲁西安娜问。

维吉妮娅伏在窗台上，凝望着天空。夜幕降临了。她想起了妈妈说过的在晚餐桌上摆花的事儿，问道：

“花呢？”

“什么花？”

“摆在餐桌上的鲜花，她今天要在桌上吃晚餐，说要摆上鲜花……”

鲁西安娜紫铜色的脸上露出轻蔑和讥讽的神情。

“姑娘，没有钱买花，你明明知道她是不能到桌上吃晚饭的。”

维吉妮娅握紧拳头，她真想朝鲁西安娜大喝几声：“能，能！”她低着头，拼命跑到街上，喊来了玛尔加丽达说：“我要玩耍，我们去玩吧！”她握着姑娘的手腕急切地请求：“咱们来玩转圈吧！来，使劲，伸直胳膊，一、二、三……”

蓝色的房间不复存在，达尼尔成了书中的人物，一切都不复存在，世界上空空荡荡，“快一点，玛尔加丽达，再快一点！”

“我都晕了，快摔倒了！”

“再来一会儿，再来，小猴打铁叮叮叮，树下有人……”维吉妮娅拼命地唱着，仰起头大笑着，尖利的笑声中充满绝望。

3

“别这么直挺挺的，可以靠着椅背。”费拉乌·埃尔达轻轻地拍了拍维吉妮娅的背，用宽容中带点埋怨的口气说，“别把手指放在嘴里！”

维吉妮娅的脸一下子变得通红，赶紧把身子贴在汽车椅背上。为什么费拉乌·埃尔达总是用这种语气和自己讲话？她对布鲁娜和奥达维娅的态度可不是这样的。“或许她们谁也不像我这样坐车。”想到这里，她感到一阵沮丧，忙把连衣裙往膝下拉了拉。她们那么自然，毫不拘束，一副汽车主人的神气。她们是一切的主人，但又不约束别人。费拉乌·埃尔达从来用不着对她们说，“请随便些！”

汽车慢慢地行进着，车内一片寂静，维吉妮娅感到不安起来。她转动着眼睛，心想：“现在她要提问题了。”她甚至感觉到费拉乌·埃尔达的两片嘴唇已经启开，就像平常讲话前总要先张嘴一样。于是她抢先说：

“我妈妈好一些了。”

“哎呀，真巧，我也正要问呢。她好啦？”

“几乎全好了。”

一阵充满疑虑的沉默。

“几乎全好啦？……上帝保佑。”费拉乌·埃尔达用半信半疑的语气说。

一栋宽大的楼房呈现在倾斜着的大草坪深处，几条用鹅卵石铺成的甬道交叉在草坪上，四棵挺拔的龙柏仿佛是宅院的卫士。除此以外，再没有别的树丛，没有花卉。草坪好像刚刚修整过。“割得太过分了。”维吉妮娅看着那些被拦腰切断的嫩叶，暗觉凄然。草坪左侧顶头，五个小石头人围成一圈，一股清泉正从它们中间喷涌而出。再往前，在靠近篱笆的地方，有一个绿色的凉亭，那儿摆满了一盆盆费拉乌·埃尔达最喜爱的孔雀草。

维吉妮娅停住脚步，默默地望着篱笆那边的楼房，发现窗帘后面有一个人影正朝这边窥视……难道是贡拉多？

费拉乌·埃尔达把退了色的海蓝色毛毡帽放进前厅的柜子里，理了理短而稀少的头发，然后煞有介事地对着镜子左右端详，仿佛镜子里的人是她的仇敌，必须从严审视。这是她每次进门后的习惯动作，维吉妮娅早就知道，可这次她很想笑。“她的样子像巫婆。如果抓上扫帚把，也许能从窗口飞出去。”

“费拉乌·埃尔达，你今天真漂亮。这连衣裙是新的？”

“我不漂亮。这也不是连衣裙，是法式套服，不会说吗？没关系，叫成外套就行。”她用谅解的口吻说着，一边把维吉妮娅朝楼梯口推了推。“走，我们上去，姐姐们都在上面。”

维吉妮娅没有挪步，转身看了看关着的书房门，说：

“我想先看看爸爸……”

“他正在工作，不喜欢别人打扰。等你走的时候再去看吧。把袜子弄好！”

“没有松紧了。”维吉妮娅一边解释，一边把袜子拉到膝盖。她觉得脸上一阵发烫，心想：“她现在又要盯着我的指甲了。干吗老跟我过不去！”

沉闷的钢琴声打破了屋子里的宁静。费拉乌·埃尔达在楼梯上停住脚，侧耳静听，脸上的表情变得温和了许多。

“是奥达维娅。她真聪明，既懂音乐又懂绘画。真是个艺术家！”她赞叹着，又转身对维吉妮娅说，“我去帮她温习功课，你去小客厅等着，布鲁娜在那儿。”

“贡拉多也在那儿吗？”

“你说什么？”女管家托着维吉妮娅的下巴说，“和别人说话时，不要低着眼睛看着地，要抬起头！布鲁娜和奥达维娅说话时，不仅口齿清楚，还显得很有教养。姑娘，看看她们，跟她们学着点！”

维吉妮娅后退了一步。费拉乌·埃尔达的丈夫是个普鲁士

军官，不久前在战争中死去。听布鲁娜说，他是一个可怕的男子汉，一个长着红胡子、大嗓门的典型军人。维吉妮娅第一次发现面前这个女人的眼睛酷似两只冰冷的蓝色玻璃球，她仿佛觉得自己站在军官面前一样。

“我也说过，奥达维娅的琴弹得很好。”

女管家显出不耐烦的样子，把维吉妮娅领进小客厅，这才松了一口气：

“好了，你们在这儿聊天，我走了。”

布鲁娜正跪在地毯上，整理着书架上的书。她的皮肤是棕色的，脸形是圆圆的。稠密的刘海遮住了前额，给本来就很威严的面孔罩上了一层凶气。

“拿坐垫，坐下。”布鲁娜飞快地吻了妹妹一下。“怎么样，妈妈好吗？”

维吉妮娅坐在地毯上，盘起腿，低声说：“别告诉其他人，布鲁娜，我看她的病更重了。这几天，几乎都不下床，连灯都不让开。整天蜷缩在黑暗中，一句话也不说，一点东西也不吃，不知道看着什么……只相信他。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有多长时间没有去诊所了，全部时间都用来陪伴她。你应该去看看，布鲁娜，必须去看看！有时她要他唱歌，于是他就唱，就好像……”她停住口，好像觉得这句话近乎背叛行为。“有时她会突然变得好一些，能回忆起过去的事情，说起话来也变得正常了。你应该去看看她，看她怎样跟你聊天！”

布鲁娜在坐垫上转动着身子。

“这么说，是更严重了。”她没有显出一点惊慌的样子，似乎这一切都和她没有多大关系。“我早已知道了。”

“谁告诉你的？”

布鲁娜沉思着缓缓地把手中的书放到架子上，又从上面取

下另一本放在膝盖上，两只黑眼睛眯缝得更小了。

“这是必然要发生的事，维吉妮娅。我们的妈妈正在为自己不可原谅的错误付出代价，难道你没有感觉到？她抛弃了丈夫，抛弃了女儿，抛弃了一切，和另一个男人生活在一起。她忘记了自己的义务，玷辱了我们的家族，犯下了难以饶恕的罪恶！”

维吉妮娅想问一问什么叫玷辱，可她还是忍住了。她担心布鲁娜会因为自己的无知而生气。她把软垫里露出的一根线头抽出来绕在手指头上。为什么要妈妈付出代价？为什么只让她受惩罚？

“她不是故意的，布鲁娜，不是故意的。”

“什么不是故意的？”

“她做的那些事情……就是玷辱家族的事。”

布鲁娜感到一阵燥热，她高高地卷起毛衣袖子，把两只汗毛很重的胳膊交叉在胸前：

“什么不是故意的，你说！”她咬着嘴唇，翕动着鼻翼。“到你该知道这些事的时候了！否则一辈子像个孩子似的，尽说没有用的话。我告诉你，爸爸爱妈妈，把一切都给了她。她生活得像个王后，知道吗？像个王后！奥达维娅出生以后，也不知道是由谁介绍的，家里来了个医生，一个漂亮潇洒的年轻人……”她停了停，两片厚嘴唇间露出一丝冷笑。“那就是达尼尔大夫。可是爸爸不久就发现他是那种人，便像驱逐魔鬼一样把他从家里赶了出去。后来很长时间没有见到他，听说他在外面旅行。等他回来时，你也出生了。那时妈妈已经变得不太正常，爸爸只能把她送进疗养院。于是他就去那里伺候她。为了天天去看她，他甚至在疗养院附近租了间小房子。你明白我说的话吗，明白吗？她病愈时，爸爸当然不能再要她。你想想，这是

件多么让人耻笑的事。”

“那么说，是他让她走的？”

“你想他又能怎么办呢？如何处理才好呢？她爱上了另一个男人，周围的人们都在议论这件丑闻……”她拿起放在膝盖上的那本书，漫不经心地擦了起来。“那些事我至今还记忆犹新，就像刚刚发生的一样：当我走进爸爸的书房，询问妈妈是否真的要带你去旅行时，看到他是那样的哀伤，那样的悲切，我都禁不住哭了。他搂着我说，妈妈必须离开家。后来我才知道了事情的原委，就觉得最好不要再提起她了。我那时虽然是个孩子，但我确信妈妈做了一件令人厌恶的丑事，我真的感觉到了。我还认为爸爸的做法是对的。”

维吉妮娅懊丧地将十指交叉在胸前。她想象着那个场面一定和街上卖的小册子的封面一样：舞台上，一个男人——大概是个伯爵——正把一个漂亮的女人赶出大门。披头散发的女人呜咽着，怀里紧紧地抱着一个婴儿。鹅毛大雪纷纷扬扬，飘落在女人和孩子的身上。维吉妮娅不禁打了个寒战：

“那时天气很冷吗？”看到布鲁娜生气的样子，她马上又改口问：“她哭得厉害吗？”

“没有。”布鲁娜的语气柔和了一点。“她穿着一件绿色的毛线连衣裙，戴着有面纱的黑帽子，打扮得非常漂亮。当她拥抱我时，我看见她那裸露的耳朵，就像奥达维娅存放在桶里的玫瑰色贝壳一样精美。她说她要去旅行。说完就领着你走了。整个下午，房间里还飘溢着她的香味……”

维吉妮娅忽有所触。布鲁娜尽管没有明说，但还是流露出对妈妈的思念。她碰了一下布鲁娜的胳膊，以示亲热地说：

“她当时肯定很后悔，是吧？”

“为什么后悔？不是她愿意这样做的吗？那个男人不是正

在拐角处等着她吗？她难道有一秒钟想到我，想到奥达维娅，想到你，想到爸爸了吗？”

维吉妮娅仿佛觉得自己也有某种过失，她垂下目光，企图寻找另一种解释。

“她那时有病，不明白自己在干些什么！”

布鲁娜咬紧嘴唇，从书架的最下面一层取出一本黑皮书，不耐烦地翻了起来：

“知道这是什么书吗？是《圣经》。”

“圣经……不是说看圣经是犯罪吗？”

“你这样的小孩子是不能看的，我已经可以看了。”她翻到其中一页，神情严肃地念起用红笔划出的一段。

“若遇见人与有丈夫的妇人行淫，就要将奸夫、淫妇一并治死。这样，就把那恶从以色列中除掉。①”

布鲁娜“啪”的一声合上书，重又把它放到书架上。维吉妮娅沉思片刻，突然抓住姐姐的手用近乎哀求的口气说：

“妈妈不是淫妇！只有他是，对吗？只有他才是奸夫！”

布鲁娜使劲挣脱妹妹的手，重新擦着书上的灰尘，神情烦躁地说：

“惩罚已降临到她的头上。”她把嘴噘得老高。“当然他也不会逃脱。唉，维吉妮娅，只有我知道爸爸的痛楚！你还小，又和他们两人住在一起，对许多事情都不明白。漂亮的奥达维娅只想着她的发束、她的画。对阿利赛比对爸爸还要关心……”

“阿利赛？”

“是这儿的一只小猫。爸爸有什么事只和我说。我怎么能同情他们？同情他们，又有谁来同情爸爸？”

---

① 见《圣经》旧约《申命记》第二十二章二十二条。

维吉妮娅在坐垫上轻轻晃动了一下。谈话的气氛重又显得颇为紧张。

"布鲁娜，外公、外婆都是演员……他们是被一场大火烧死的，是吗?"

"什么大火?"

"剧场的火灾呀……难道没有发生火灾吗?"低沉的钢琴声重又响起，她停了停，"我听说他们是被大火烧死的……"

布鲁娜不耐烦地从坐垫上站了起来：

"你说什么傻话，姑娘！没有什么火灾，她们是自然地死去的。你说的这些是谁告诉你的?"

"没有谁，大概是我做梦了。"维吉妮娅掩饰地说。她拉了拉掉下去的袜子，看见布鲁娜脚上穿的长筒袜和平底鞋。奥达维娅称这种鞋为爬山用的坦克。布鲁娜已经穿上长筒袜了。维吉妮娅从上到下地打量了她一下，心想："她挺像一个修女的样子。"

"维吉妮娅，你也变得有点不正常了。以后不要再说那些傻话。"布鲁娜装出亲热的样子说，"你还是住到这儿来好！"

"布鲁娜，你知道吗？我要住这儿来了。有一天达尼尔叔叔告诉我，说他很快就来和爸爸商量这件事。"

"太好了，你需要我们。"

费拉乌·埃尔达推着小餐车走了进来，奥达维娅紧紧跟在后面。她穿着一身白衣服、白鞋子，淡雅利落。唯一带色的装饰，那块扎在金发上的绿条子手帕随着发束披到肩上。和布鲁娜不同，奥达维娅神情淡漠，体态娇弱。她斯文地端起一瓶橙子汁，用圆润的声音平淡地说：

"这位维吉妮娅好吗？为什么好久没有来呀?"一只带着斑纹的小猫从门缝里钻了进来，奥达维娅弯腰抚摸了它一下，

"你认识这位美人吗？阿利赛，去跟姐姐打个招呼……"

她用脚推了推小猫，转身切了块点心。

"你不想知道妈妈的消息吗？"

奥达维娅放下杯子，拿餐巾轻轻地擦了擦嘴角，用平静的目光看着维吉妮娅：

"我很想去看望她。但你知道，爸爸不同意，所以我觉得还是不去为好……她现在怎么样？"

维吉妮娅低下头。那张浓妆艳抹的可怜的脸蛋，那个蜷缩在衣服里面的躯体，仿佛又浮现在她的眼前。她恨不得一口吞下那块正在咀嚼着的点心。

"好点了，"她轻声回答，"比以前瘦了些，可还是那样漂亮……"

费拉乌·埃尔达从地上捡起奥达维娅扔给猫吃的一片烤面包，拍了拍维吉妮娅的肩膀说：

"不要嘴里包着东西说话。"

维吉妮娅顿时满脸涨得通红。她想，随之而来的肯定是奥达维娅讥讽的讪笑和布鲁娜责备的目光。可是奥达维娅正翻着一本杂志，布鲁娜正从小包里拿出毛线针，似乎谁也没有理会女管家的指责。这使她大为感动："她们还是同情我的。"

"维吉妮娅，好姑娘，别再咬指甲。"费拉乌叹了口气推着小餐车走了出去。

"等你长大了，手指很难看，那样好吗，亲爱的？"奥达维娅问。她把目光落到杂志上，好像对着书中的人说，"指头粗粗的，扁扁的……"

布鲁娜坐到椅子上，把毛线团放在胸前，检查了一下毛衣针：

"手长得难看有什么关系？还有比手更重要的东西，是

维吉妮娅靠在椅子上，眼睛里含着泪水。布鲁娜为她的辩解使她更加心烦意乱。唉，奥达维娅，奥达维娅！……她扫了一眼，奥达维娅一副听而不闻、视而不见的样子。“她很像妈妈。”维吉妮娅心里想着，气也消了些。“每逢这种时候，谁也不敢惹她。”而自己呢，动不动就脸红，动不动就流泪，太不争气了。她恨不得抽自己两个嘴巴。女教师最讨厌班上那些告发同学的人，称他们为“告密者”。“我的这双眼睛就是可恶的告密者。”

“达尼尔好吗？”奥达维娅合上杂志问，“他很帅，是吧？还有他的那双漂亮的手……”

“奥达维娅，”布鲁娜打断了她的话，小嘴噘成了三角形。“爸爸不让提起他的名字，这你是知道的。”

奥达维娅转过身，脸上带着满不在乎的神情：

“爸爸不是不在这儿吗？”

“我可不开玩笑！奥达维娅，难道你忘了，妈妈就因为他才失去理智的。”

“可她并不这样认为，亲爱的。”

除了毛衣针在沙沙作响外，听不到别的声音。维吉妮娅暗暗地笑了。她觉得自己向着布鲁娜，可同时又为奥达维娅一次又一次提起达尼尔感到欣慰。她又一次赞扬他的双手……为什么总是离不开手？“和妈妈一模一样，”她沉思着，把忧虑的目光转向书架旁边的玻璃柜子。

透过玻璃门能看见柜子里的玩具。姐姐们早就不玩这些玩具了，费拉乌·埃尔达就把它们存放在玻璃柜中。可这些玩具似乎还在期待着有人去把它们唤醒。一个瓷娃娃躺在电动小火车上，这是奥达维娅最漂亮的娃娃玩具，也有点像她。维吉妮

娅对着娃娃笑了笑，随手在椅子扶手上抚摸了一下。没有想到奥达维娅仿佛猜中了她的心思，走到了柜子跟前，从里面取出瓷娃娃放到她怀里，漫不经心地说：

“给你吧，亲爱的。”她转身看了一眼布鲁娜手中的毛衣：“小衣服真好看！是给孤儿院的孩子织的？”没等到回答，又拿起画本说，“我是很想帮助他们的，可就是什么也不会，只知道这么乱画……”

布鲁娜歪着脑袋说：

“真谦虚……”

维吉妮娅笑了笑。她们俩闹矛盾的时候是非常有意思的。她觉得在这种时候，自己变得重要了，成了她们圈子中的一员。

“多亏有贡拉多一直鼓励我……”奥达维娅接着刚才的话说。她把本子放在膝盖上，动笔画起来。“你知道吗？他已经开始考试了。莱蒂希娅也一样。”

布鲁娜没有再说什么。维吉妮娅抱紧怀里的瓷娃娃。“如果他现在来这儿，该多好啊！”

“什么考试？”她心不在焉地问了一句。

“考试就是考试嘛……”奥达维娅淡淡地说着，把画本举到远处，审视着上面的画。“莱蒂希娅害怕留级，贡拉多肯定没问题。”

维吉妮娅皱了皱眉头。她模模糊糊想起了贡拉多的姐姐：骨瘦如柴、满口黄牙的莱蒂希娅。

“她还在寄读学校？”

“和我们一样半寄读，”布鲁娜连眼皮也没抬。“现在是我们的邻居。”

奥达维娅重新又画了起来。一绺蓬松的头发披盖在她的脸

上。

“贡拉多越来越漂亮，可她越来越难看……”她用那圆润的嗓音说，“谁也不会相信那两个是姐弟，难以相信。她一天比一天瘦，就像越用越小的香皂块。”

“她已经够瘦的了，”维吉妮娅看到刚才还挺生气的布鲁娜情绪好了起来，便忍不住插话说，“那不更难看啦？”

“是更难看了。”奥达维娅咬着铅笔头说，“变成一个那么不讨人喜欢的男孩子一样，哎！”

维吉妮娅把目光转向瓷娃娃。她发现布鲁娜不喜欢莱蒂希娅，大概她们之间发生过什么事情，而奥达维娅也不想使她们的关系搞得太僵。

“我倒不觉得她变得多难看。”布鲁娜显得疲倦的样子。“实际上，她只是因为瘦而显得太高了，像个男孩子……”

“唉，布鲁娜，”奥达维娅瞪着两只明亮的大眼睛。“你明知道在世界上再也找不到这样难看的人了。”她转身对维吉妮娅说“星期天，我们到阿丰索的农庄去排练舞蹈，你应该去看看那个可怜的人是如何像蜘蛛一样，伸着长胳膊长腿转动的……她的头发很漂亮，这我承认，网球打得也好；可其它就不行了。”

布鲁娜本想装出一副伤感的样子，不料反而亲切地说：

“阿丰索不喜欢听你这么说……”

“阿丰索？为什么他不喜欢？”奥达维娅温和地说，“他还一直躲避着她……我知道他对谁有兴趣，我知道。”

一阵静默。维吉妮娅瞥了布鲁娜一眼，见她织得更快了。毫无疑问，她喜欢阿丰索，忌妒莱蒂希娅。她怎么会喜欢阿丰索？维吉妮娅感到难以理解，她给瓷娃娃扣上衣服的扣子。阿丰索一副邋遢样，笨得像头蠢驴。他那永远翘着的下巴到哪儿都惹人讨厌，还有那令人恶心的干笑。他和祖父母一起住在农

庄里，还自称诗人。"我叫阿丰索，"维吉妮娅记得第一次见面时他这样自我介绍。"你已经听说过很多有关我的事了吧？如果至今还未听说，将来也会听到的，我的小姑娘。将来你会听到的。"

"你应该去看看那个农庄。"奥达维娅用铅笔碰了一下维吉妮娅，低声说。她看了看手中的画，然后把它撕了下来，慢慢地揉成了一团，接着又在下一页上画了起来。"布鲁娜，你还记得那次郊游吗？多有意思啊！你听我说，维吉妮娅，河边有一棵大树，低垂的树枝几乎碰到缓缓流淌的水面。我们拉着树枝，把脚放在水中。当然，必须是在费拉乌·埃尔达看不见时才能这样，否则，她会大嚷大叫。我从未见过有人像她那样怕淹死，简直比阿利赛还胆小。"

"谁去郊游啦？"

"我们……我、布鲁娜、贡拉多、莱蒂希娅和阿丰索。当我们正准备野餐时，贡拉多爬到最上面的树梢，张开双臂，嘴里喊着：注意，我要展翅高飞了！一、二、三……'啪'地一下掉到水里。当时他还穿着衣服、鞋子，什么也没脱。"

奥达维娅和布鲁娜都笑了起来。维吉妮娅也跟着笑了笑。她既害怕听到可又很想听到她们的这类谈话。为什么阿丰索从不想起邀请自己？为什么呢？她双手抚摸着瓷娃娃的金发，陷入沉思。在这些人中，只有贡拉多能用对待奥达维娅和布鲁娜那样的温柔态度对待她。可贡拉多总是和她们在一起，时刻陪伴着她们，对她却很少问津，也没有提出过希望她去参加那样的活动，连一句"你们为什么不请维吉妮娅"都未说过。她感到被人冷落、被人抛弃。

"他游泳游得不怎么样，"布鲁娜说，"可当他给你戴花环的时候，有多疯啊！你还记得吗？"

“戴花环？”维吉妮娅脱口问。

“他用常春藤做了个花环，想套到你的脖子上。你们俩像疯子一样在马上追逐着，真疯啊，连马都快受惊了……”她换了一下口气继续说，“为什么莱蒂希娅不和你们一起下水？那一段河水那么浅，费拉乌·埃尔达也同意的……连胸罩都可以不戴。费拉乌没有同意？”

“是同意了，可香皂块莱蒂希娅小姐不愿让尖下巴阿丰索先生在她脱衣服时发现她除了像根通心粉以外，几乎一无所有……确切地说，她像根拨火棍，对吗？”

布鲁娜神色庄重地点了点头。随后两人都放声笑了。维吉妮娅的脸上装出一丝笑容。事实上，当她们俩意见一致时，她就又感到自己在圈外了。

费拉乌·埃尔达走了进来。她头上戴着帽子，帽檐一直压到眉毛。

“姑娘们，到准备法文功课的时候了。”她把一本书交给了布鲁娜，转身对维吉妮娅说，“走，孩子，车在等着 走吧，把娃娃放下。”

“是奥达维娅给我的……”

女管家细细的眉毛在帽檐下皱到一起。她并不隐瞒自己对奥达维娅及她的一切的偏爱。

“是你给她的，奥达维娅？”

“是的，夫人以为我还要玩娃娃玩具吗？”她用甜润的声音问，随后把手放在维吉妮娅的肩上。“下星期六，我们还要去农庄野餐。你也愿意去吗？”

维吉妮娅看着姐姐，脸上顿时闪着光彩。愿不愿意？这还要问吗？当然愿意！

“我也可以去吗？”

奥达维娅没有回答。她拿起画本送到妹妹面前：

“你猜这是谁？”

纸上画着一个头像，蓬松的头发，尖瘦的脸庞，平静的眼睛，只是在那眼神里隐藏着某种恐惧。

“是你，奥达维娅？！”

“不，是妈妈。我们长得很像，对吗？”她一边低声说，一边带着无法捉摸的神情端详着手中的画。她刚要把画揉掉，被维吉妮娅拦住了。奥达维娅淡然地把画递给了妹妹，然后在她脸上亲了一下。“告诉妈妈，我一直想念着她。等她好一点，我们去看她，现在还不行……”

奥达维娅的头发好像刚刚洗过，散发着一股幽香。维吉妮娅心中一阵冲动，她真想张开双臂拥抱姐姐，像刚才拥抱那娃娃玩具一样，可奥达维娅避开了。布鲁娜对即将离去的维吉妮娅摆了摆手说：

“别忘了告诉妈妈，我每天晚上都在为她祈祷。愿上帝保佑她。”

维吉妮娅默默地跟在费拉乌·埃尔达身后。走到书房门口时，她碰了碰费拉乌·埃尔达的胳膊，请求道：

“我可以进去一下吗？”

“行，但只能呆一会儿。你爸爸正在做一件重要事情，不要打扰他。”

书房很大，却显得很暗。一个挨一个的书架几乎挡住了整个墙壁。乳白色的窗帘垂挂在窗口。尽管天气晴朗，可照到桌子上的阳光却是那样微弱。维吉妮娅踮着脚尖走了进去，顿时闻到一股书籍、烟草和皮革之类东西的混合气味。纳特尔希奥停下手中的笔，抬起头，嘴角挂着微笑，伸出了毛茸茸的棕色的手。

“你好吗，维吉妮娅？上帝保佑你。”他倚靠在椅子上，点上了烟斗。“怎么样？……”他紧紧地盯着姑娘，仿佛在她脸上寻找着什么。

维吉妮娅感觉到袜子正沿着小腿往下滑去，可又不敢去拉。心里想：“他在我身上寻找什么？”

“我很想念你，爸爸。”

“我也想念你。给我带来了什么好消息？”

“我还是全班第三名，不过，奥蒂丽娅夫人说我下个月就能成为第二名。”

“真的吗？很好。”他僵硬地抚摸着她的头。“你比姐姐们都用功。奥达维娅退步了许多。”

维吉妮娅低下亮晶晶的眼睛。“他爱我，是的，他爱我！”

“我不喜欢数学……”

他咬着烟斗，脸上浮着微笑：

“我希望你获得好成绩，因为很快你就要上姐姐们那个学校了。那是个很不错的教会学校。你也像她们一样，半寄读，早晨去，中午在那儿用餐。这样对你们有好处。”

“真的，先生？呵，爸爸！我真高兴！我那么想……”她太激动了，以至于说不下去了。她似乎觉得自己已穿上了橄榄色宽松的百褶裙校服，白色的衬衣，还有那显得庄重的黑袜子。这黑色的长筒袜深深地吸引着她。“中午饭也在学校吃？”

“是的。下午去车接你们。”

维吉妮娅的身子由于激动而微微发颤。她盯着他的脸，发现在他右边的嘴角旁有一道皱纹，那儿是他经常衔烟斗的地方。她还发现他的右面颊要比左边显得苍老许多。猛然，布鲁娜的话又在她耳边响起：“有谁来同情爸爸？”

“有一天，妈妈问起您。”

他低下了头。乌黑发亮的头发覆盖着他的头顶。他用大拇指摁了摁烟斗里正在微微燃烧的烟丝，说：

“你不缺什么吗，维吉妮娅？”

“什么也不缺。”

费拉乌·埃尔达不耐烦地转动着门把，说：

“我们走吧，亲爱的。”

“上帝保佑你，女儿。”他说着把手伸给她。忽然他发现了维吉妮娅腋下夹着一个小纸卷。“这是什么？”

维吉妮娅打开纸卷递了过去。他审视着纸上的画，表情淡然。

“这是妈妈的画像。”

“我知道。奥达维娅画得不错。”他用平稳的声音评论一句，随后拿起钢笔。“你可以通知老师准备你的成绩册，这是必须要的，还有一张转学证明，老师知道该怎么办。”

维吉妮娅多么想问问他何时去接她，多么想告诉他自己是多么盼望搬过来，多么想说一句：“爸爸，能搬到这儿来我真高兴。”可她只是咬着嘴唇，默默地走出了书房。她似乎觉得走出书房是个错误，可又觉得留在里面也不对。她一抬头，见奥达维娅从院子里走进来。

“你在干什么呀，奥达维娅？”费拉乌·埃尔达问道，“你应该温习功课，对吧！”

“我以为把语法书忘在外面了……”

维吉妮娅看见贡拉多钻过篱笆，回到自己家的花园。不觉一阵忧伤涌上心头。女管家肯定也看见他了，但装着没有看见的样子，对奥达维娅说：

“哎，你这个小家伙！……快去念书，我马上就回来……”

奥达维娅顺从地朝女管家弯了弯腰，转过身对维吉妮娅天真地一笑：

“我都差点忘了告诉你一件事……”低声说完放声笑了起来，“天天早晨有一个天使用亲吻来唤醒布鲁娜，你能想到吗？”她说着慢慢地伸开双臂，就像张开一对翅膀。“一个天使……”

费拉乌·埃尔达佯装生气地走了，但她的脸上却挂着幸福的微笑。维吉妮娅也笑着跟在她后面，然而她的笑仅仅是为了博得女管家的高兴。她忽然又想起去农庄的事。

“那我们星期六去，是吗，奥达维娅？”

奥达维娅倚在门框上，漫不经心地用手指转动着发卷：

“去哪儿？”

“农庄！”

小猫从奥达维娅的两只脚中间钻了过来，她弯下腰，轻轻抚摩着。

“阿利赛，伸出这只脚，给妹妹说再见……这样，再见。维吉妮娅，再见！”她把小猫抱到怀里，轻声唱了起来：“可能会给你写信。啊，是的，可能……”

维吉妮娅仰靠在汽车的椅子背上。到了星期六，谁也不会再想起邀请她。她瞥了一眼这两幢紧挨着的相似的楼房，又想起贡拉多。她很想仔细看看贡拉多穿越过的篱笆。一种孤独的感觉在她心中油然而生。她像被一块无形的帷帐紧紧包围。那里留下了父亲、姐姐、贡拉多和莱蒂希娅——所有让她热爱的人们，尽管这种爱中时常充满使她害怕的东西。那里留下了蓝花小杯，松软的点心，爽口的清茶，那里留下了幽香，留下了宁静……每顿晚餐，父亲总是坐在餐桌的顶头，衣着整洁的佣人们送上一个个盘子。那金黄色的煎饼引得她垂涎欲滴，她要用好大的力量才能克制住自己强烈的食欲。而奥达维娅却显出厌

恶的神情，布鲁娜也推托着："我可不想再胖……"餐桌上没有别的谈话声。是啊，在这幽静安逸之中，还有谁能想到会从哪个房间发出可怕的尖叫声呢?!清夜温和，笑声荡漾。贡拉多几乎每个下午都去那儿，现在圈子里又多了个莱蒂希娅。阿丰索尽管在农庄，可也时常过来，和他们一起消遣娱乐。偶尔，奥达维娅轻声哼唱着：月光下，我的朋友皮埃霍特……

维吉妮娅仿佛觉得自己已经加入到他们的圈子之中。她快活地说着，其他人着迷地听着。贡拉多弹着钢琴，可这次唱歌的却不是奥达维娅。"你唱一支，维吉妮娅!"他们向她发出请求。费拉乌·埃尔达也可能会称赞她："真是个艺术家!"星期六，他们一起来到庄园。维吉妮娅戴着和月历画上那姑娘一样的草帽，穿着和她一样的连衣裙，那蓬开的裙摆铺盖在鲜花盛开的草地上。贡拉多骑着马，带着常春藤做的花环来了。她闭上双眼。贡拉多现在爬上了大树的枝头。"我要飞了，维吉妮娅，我要飞了"!

费拉乌·埃尔达把干瘦的手放在维吉妮娅的膝盖上：

"睡着了?我们到了。"

4

水杯里插着一枝半开的玫瑰花。"肯定是从哪个花园里偷来的。"维吉妮娅想起鲁西安娜用棕色的手把花枝插入水杯时的情景，于是得出了这个结论。"她总是给他桌上摆一朵鲜花。"

维吉妮娅仔细地环顾着达尼尔那间小小的书房，一切都和自己第一次来到这里时一样。然而，不论是在家具上，在磨损的地毯上，还是在书本上，都覆盖着一层尘土。尽管这一层薄



薄的尘土几乎让人觉察不到，但这书房还是给人留下一种久已无人使用的印象。自从劳乌拉病重以后，他很少离开家，也好长时间没有像从前一样，吃完晚饭舒适地躺在沙发上欣赏音乐了。书房门始终是开着的，如果病人需要，他好随时赶去。可近日来，妈妈睡得很早，好像学校里的学生一样。于是他又重新开始夜读，耳边伴着微弱的音乐。唱片只有那么几张，声音也已经显得嘶哑，仿佛演奏者力量已经耗尽。然而他却一次又一次不厌其烦地听着。现在，维吉妮娅也已经习惯于躺在床上聆听那似乎遥远而又清晰的乐曲声了。起初，她觉得它们毫无意义。一天夜里，房间里黑洞洞的，听着贝多芬的作品，她竟然产生了朦胧的共鸣，觉得乐曲像个既陌生又熟识的客人在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时而嚎啕大哭，时而纵声大笑，还不时重复故事的开头："维吉妮娅，你听我说，有一次……"突然，话锋一转，说起与开头互不相干的事……又是怨叹，抗议。对这些，她早已习以为常了。"现在要发火了，不过马上就会过去……"确实如此，随之而来的便是一阵发作之后的细声慢语。接着，故事又重新开始。"维吉妮娅，你听我说……"那是一个内心充满痛苦的朋友，正因为这样，对他必须不厌其烦，而不能操之过急。

维吉妮娅抚摩着唱片，手指在"贝多芬"这几个金色字母上来回描画着。她轻轻地哼起那乐曲的开头，一个永远不会有结尾的开头。心中暗想："好像是妈妈在陈述。大概作曲家也是个疯子。"

她的目光一触到桌上的那朵玫瑰花，脸就沉了下来。她似乎在半开的花蕾上看到了鲁西安娜那张黑色的脸。她走到桌子跟前。在绿色的皮革文件夹旁边，竖立着一个同样颜色的镜框，框边上雕着许多小花。那些本来是金黄色的小花已失去原

有的光泽，现在仅仅剩下一点点黄颜色的痕迹。照片是在阳光下拍摄的，劳乌拉披着蓬松的头发，穿着紧身的绒衣，宛如一个无忧无虑的少女端端正正地坐在藤椅上，双手轻轻扶着扶手，对着摄影者露出让人难以觉察的微笑。维吉妮娅盯着照片，想起了昨天上午见到的那个神态安详，衬衣扣子一直扣到脖子，头发整齐地披在颈上的病人。她看到病人情况这样好，心里非常高兴，甚至于相信她有可能彻底好转。她握着病人瘦骨嶙嶙的手，心想：为什么不可能呢？尽管近看上去，病人面容憔悴，目光呆滞，但不管怎样，她的声音，她的动作，她的眼神，仍然真实而清晰地显示了她原有的本性。只不过她现在心力交瘁，仿佛处在茫无边际的夜梦之中，"妈妈，你听我说！学校里举行了一次很有意思的联欢会，你真应该去看看呀！"她跪在沙发床旁，急切地叙述着联欢会上的事情。维吉妮娅描述时带点虚构，形容时带着夸张，讲得那样热烈，那样愉快。"每个姑娘扮演一个季节。我……"她并没有忘记自己和另一些人是坐在教室的一角，观看别人的表演并为他们鼓掌，但她还是说，"我扮演春天。奥蒂丽娅夫人用皱纹纸为我们制作了服装，我的是玫瑰色的，还带着许多小花。我头上还戴着……"她突然想起贡拉多为奥达维娅戴的常春藤花环。"我头上还戴着一个常春藤花环！我的同学纳蒂维达德表演秋天。她手托着盛满水果的盘子，用脚尖跳了进来。突然，脚踩空了，滑了一跤，盘子打翻了，水果撒了一地。嘿！妈妈，你想象不出多有意思！……"劳乌拉笑了，笑得低下了头。可当她再次抬起头时，脸上的表情却变得非常冷漠。她搓着手说："亲爱的，你答应了的，……不再去疗养院，你保证了的。你说一声，你爱我，永远和我在一起，说呀！"她热切地请求着，声音里充满着深深的情爱。"她肯定把我当成达尼尔叔叔了。"维吉妮娅想到这里，

把镜框放回桌上。"为什么把我当成他？为什么呢？"她耸了耸肩膀。疯子们做的事情，正常人永远也不能理解……

她打开墨水瓶，见瓶中的墨水已经干结。她用手指顺着文件夹边沿画了一圈，轻轻地擦掉角上的几滴墨迹。然后，拿起那个中间已有一道裂纹的玻璃烟灰缸，晃动着里面的烟灰。最后，她把手伸向杯子，以又快又准的动作摘下了那朵玫瑰花，藏到围裙的口袋里。就在这时，她感觉身后有人站在门口，心里不免一阵紧张。"是鲁西安娜。"她尽量不让自己回头，嘴里轻声吹起口哨，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查看书架上的书，心里盘算着："我就说，把花藏起来是为了把它夹在书里。"她这样拿定主意，便转过身去，却见门口站着的是达尼尔。他双手插在兜里，眼睛里露出焦躁的目光。多日没刮的胡子给他蜡黄的脸上盖上了一层蓝色的阴影。

"我能帮助你吗，维吉妮娅？"

口哨声骤然而停，留在她唇间的只是她呼出的一口气。达尼尔意外地出现，对于她来说，就像一个陌生人突然来到她面前。然而他的疲惫不堪的样子却使维吉妮娅百感丛生。她真想跑过去拥抱他，也真想问一句："我能帮助你吗？"她看了一眼松松地套在他脖子上的发皱的绿色领带，脑子里浮现出那张噘得老高的小嘴。它曾提醒过她："圣·若热杀死的绿龙有时可能变得像只白绵羊。必须对付他。""对，必须对付他！"

"我想找本字典，"她用手指捏着口袋里的花蕾，撒谎说，"有一个词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他的手慢慢地从一排书脊上滑过，随后拿出其中的一本。

"你想查什么词？"

"算了，达尼尔叔叔，我自己查吧。"她飞快地回答，一边像煞有介事地翻着手中的字典，企图找出任何一个词作她来书

房的借口。突然，她向达尼尔投去狡黠的目光。说："玷，开头……是玷辱，玷辱。在这儿！"她怀着胜利的喜悦念道："玷辱，意思是侮辱，让……蒙受耻辱。"

"你怎么需要这种词儿？这是一个不好的贬义词。"

"可有人就是这样对待别人。布鲁娜说她认识一些玷辱别人的人。布鲁娜是不会撒谎的。"

达尼尔在沙发椅上坐下，低头看着脚上那双已经退了色的旧鞋子。

"维吉妮娅，你还是一个小孩子，不应该这样……"他说着双手拍打了一下膝盖，仿佛对着自己疲顿地说："上帝知道，我在尽一切努力挽救她。尽一切努力，我的上帝！"

他不再说什么，只是咬紧了下唇。维吉妮娅缓缓地走了过来，只见他的双眼溢满泪花。啊，这个时刻怎么还能怀恨于他？"布鲁娜，你看他多么悲伤，我不能恨他，也许以后可以，但现在做不到！"在兜里捏着花的手指松开了，再重新捏住。花瓣已经捏碎了，一根花刺扎着了她的手指。这是信号，她耳边又响起布鲁娜的声音，就像花刺一样扎人："有谁来同情爸爸？"她后退了几步，目光从达尼尔萎靡疲顿的脸上移到桌上，最后落在劳乌拉的照片上。照片上的她似乎在耐心地等待着摄影师让她站起或离开的手势。

"她病得更重啦？"

"你是想和我说别的事，维吉妮娅，又不想讲啦，是吗？"

一阵风吹开了窗户，把色泽无存的旧窗帘高高掀起。维吉妮娅歪了歪脑袋，摊开双手说：

"我不知道，达尼尔叔叔，不知道刚才要对你说什么……"

他把脑袋仰靠在椅背上，笑了起来。

"不，维吉妮娅，你刚才做了一个小时候喜爱做的动作……

不管谁离开时，你总是望着那人离去的方向，张开小胳膊，嘴里不断地喃喃自语：‘啊……走了！……完了！’这多么让人感到凄楚，感到悲伤，仿佛他一去不再复返，仿佛一切就此完结，一切都完了！是呀，都完了……”

“什么完了？”

他也张开双臂，模仿着她的动作，然后点上一支烟，微笑着说：

“什么也没有，亲爱的，我想着另一件事。”

维吉妮娅重又走到他的身边，低声说：

“她的病更重了，我知道。布鲁娜说，……到一定程度后……”

“是的。可她不会到那程度。”

“那么她会好吗？”

他没有立即回答，只是盯着维吉妮娅说：

“也不会。”

维吉妮娅悲愁地弯下身子，抓住达尼尔的双肩说：

“她不会死，对吗？达尼尔叔叔？是不是呀？说嘛，达尼尔叔叔，请你告诉我吧！”

又一阵大风把窗子吹得哐哐作响，窗帘几乎飞上屋顶。很快，一切重新又变得那样宁静。他凝望着远处那铁灰色的苍穹，问：

“你如何理解‘死亡’呢？”

她无言以对，只是把拇指伸到嘴边，用舌尖舔着咬过的指甲。死亡，死亡……她想起伊莎贝尔，玛尔加丽达的孪生姐姐。她是在领了第一顿圣餐以后一个月死去的，所有的同学都去吊唁。她全身穿白，一只布做的百合花环戴在头顶，一束茉莉花握在手中。她似乎比平常更为白皙，躺在玫瑰色的棺材里

显得那样安逸，以至于吊唁的人们不再想流泪。她妈妈用崭新的手帕擦了擦鼻子说："这是上帝的意志。"在那一天，在那个地方，一切都显得那样洁净，那样安宁。在维吉妮娅看来，死亡都变得如此闪闪发光。那是上帝的意志。"那是最强有力的意志。"不过，有一个早晨，一只燕子被装在鞋盒里埋在桃树下，几天后，挖出来看到的，也是死亡。

"蛀虫是吃人的。"

达尼尔抚摩着她的手：

"可人不仅仅拥有一个躯体，明白吗？在躯体之内，还有一口气，这才是人的本质所在，它永远也不会死。人死了，这口气仍然活着，它离开躯体在各处遨游，自由自在地遨游……而躯体则像熄灭的灯火，像……像冷却了的烙铁。"达尼尔停了停，环视了一下四周。"确实像电烙铁一样，一旦拔掉插销，烙铁就冷却，冷却，仅仅变成了一块死沉死沉的废铁，没有热，没有活力。区别在于，烙铁的热会在断电以后消失，而她手上的热，她眼睛里的光辉，她的那口气，那精神是永远不会消失的……"达尼尔停下来，微微地闭上那双显出无限安详的眼睛："啊，亲爱的，如果我能让她明白，该多好啊！痛苦的不是将来，而是现在所发生的一切。"

"我懂了，达尼尔叔叔，我明白了。你是说，死亡对于妈妈来说，要比活着好得多。可是……，如果她能康复，如果她能像其他所有的人一样生活，那不是更好吗？"

他把手中已经熄灭了的烟头放到烟灰缸里。

"在我比你还小的时候，住在一座快要荒芜的庄园里。有一次，我拿着一面小镜子在一口枯井旁边玩耍。镜子的反光就像一盏明灯划过黑洞洞的井壁，你想象得出来吧，嗯？突然，镜子掉了下去，摔碎在井底。我痛苦极了，真想跳下井底捡起

镜子的碎片。当时，有一个人，大概是我父亲，拉着我的手安慰我说，即使把镜子碎片一块块拼上也没有用，因为镜子再也不能和原来的一样了。知道吗，维吉妮娅？劳乌拉就像那面摔碎了的镜子。我可以跳下井底，拼起碎片，可它反射出来的天空、树林、人们，一切的一切都会像它本身一样，变得零七八碎，无状无形。你知道吗？可怜的不是将要发生的事……比如说，死亡。可怜的是现在她所忍受的一切。她脑子有病，心里有病……这是无药可治的。但她躯体里的那口气还是和没有破碎的镜子一样完好无损。"

"那口气能去见上帝吗？"

"死了以后？是的，去见上帝。"

维吉妮娅凝望着天空。在教会学校里，神父把那口气叫做"灵魂"。如果它是圣洁的，就将直接升度到金光灿烂的天堂。容光焕发的肥肥胖胖的小天使们在那里自由地飞翔，宝殿周围的云朵之上盛开着五彩缤纷的鲜花，大一点的天使们拉着竖琴……竖琴的声音是什么样的？不，竖琴她还不熟悉，应该是小提琴，她知道小提琴。大一点的天使们拉着小提琴。在灿烂的光辉之中，端庄美丽的母亲跪在上帝的面前。

她转身看着达尼尔。他从桌上拿起一本书，饶有兴趣似地轻声朗读了起来：

昨夜我朦胧飞入死神的树林
突然神奇的力量又支撑住了我的躯体
我，这个被人摆弄的木偶，才又一次
　　恢复本样
一只飞翔的小鸟

他停下来，合上书，对着维吉妮娅布满疑云的小脸说：

“维吉妮娅，这是一个英国诗人的诗集，总有一天，你会理解它的全部意思。”他把书递给了她。“现在你拿去吧，他将成为你喜欢的诗人。”

她把书抱在怀里。如果布鲁娜看到她现在这个样子，将永远不会原谅她的。可布鲁娜在很远的地方。再看达尼尔，也正用狡黠的眼神仿佛对她作这种暗示：“谁也不会知道。”她暗暗地笑了，犹豫地朝门口走去。刚走了几步，又停住脚，指着唱片说：

“达尼尔叔叔，他也是疯子吗？”

达尼尔站起身，点上一支烟：

“贝多芬？不，他不是疯子……他们不一样，明白吗？特别是贝多芬，他非常不幸。又聋，又丑……”

她高兴地接着说：

“这么说是因为这个原因。”

“因为什么原因？”

“他长得丑呀，达尼尔叔叔。因为这个，他才经常发脾气，好像想骂人……于是就弹琴。长得丑，真倒霉。”

达尼尔托着她的下巴：

“亲爱的，你为什么这么说？”

“我也长得丑。”

“你，长得丑？胡言乱语！……听着，维吉妮娅，现在你还是个小姑娘，丑不丑都无所谓。小姑娘要诚实、健康，这是最重要的。等你长大了，那时候，是的，那时候你就漂亮了。我相信你会成为一个非常漂亮的姑娘！”他的手轻轻地抚摸着她那蓬乱的头发。“你会长成个内秀的姑娘，像傍晚一样宁静。两只羚羊般的大眼睛炯炯有神……”

“羚羊？”

“是一种长着两条长角的动物，两只眼睛和你的一样大。你还会喜欢音乐和诗歌。在一个美好的日子里，将有一个王子跪在你的脚前说：‘维吉妮娅，我的王国在等待着您！’”

“不，不会！”她尖声笑着喊了起来，“我说不会的，王子是癞蛤蟆！”

在接着而来的沉寂中，维吉妮娅感觉到自己的嘲笑声渐渐远去。飘悠在天使中间的母亲，骑着白色骏马的王子，还有自己长大成人后美丽迷人的脸庞——犹如掉到地面的肥皂泡一样，一个个都消失了。

“那鲁西安娜呢？”

欢乐的气氛已经消失，达尼尔的目光从维吉妮娅重又布上疑云的脸上移开了。

“鲁西安娜怎么啦？”

“她还继续和你们在一起吗？我是说，等我走了以后……

“是的，如果她愿意的话，就继续留在这儿。她对我们太好了，不是吗？不过，我告诉你，维吉妮娅，你不用为别人担心。我照顾你妈妈，鲁西安娜照顾我。当然也应该有个人照顾她。别为我们想得太多，现在你还是想想自己，想想你将和你的姐姐们、你的父亲生活在那么富裕的家庭里，想想你将来和他们在一起的生活、学习，想想将和他们一起度过的一个个节日……我们自己会安排的，别担心。就把我们当作是一只即将要沉没的小船吧，你必须尽快地乘上另外一只，明白吗？”

“那……你呢？”

他小声笑了：

“我刚才不是说过了吗，亲爱的，我必须坚守到最后一刻，因为我是掌舵的。舵手是不能逃跑的！”达尼尔满怀激情地说完

了这几句话，慢慢闭上眼睛。随后又用另一种语调说："我希望你能知道，我已经做了我能做的一切，维吉妮娅。我非常喜欢你，听到了吗？你不喜欢我，这没有关系，我能理解。这一点，你也不用担心。现在你去吃午饭吧，到你上课的时候了。"

她踮起脚尖，抱着他的脸吻了一下。"我喜欢你，达尼尔叔叔！这本来是不应该的，因为布鲁娜不允许。尽管如此，我还是喜欢你！"当她恍恍惚惚地放下双臂时，她又开始生自己的气了。当她觉得达尼尔在捉摸自己的举动时，她又开始恨他了。

于是她迅速转过身，疾步走出了书房。

5

维吉妮娅抱着枕头，小嘴咬着枕套的一角。

啊，那一个下午……奥达维娅关在房间里，拒绝见任何人。布鲁娜和莱蒂希娅完全和好了。贡拉多不在场，阿丰索脸上挂着让人讨厌的干笑："唉，你的手都沾满冰激凌啦！"……

为什么不把冰激凌朝他脸上甩去？要是贡拉多在那时候出现，该多好啊……他心地善良，潇洒英俊。即使他不做任何动作，不说任何话语，她也能感觉到他是那么爱她。可是，他一直离她那么遥远！为什么费拉乌·埃尔达那天的态度也不一样？她一进门，费拉乌·埃尔达就对她说："布鲁娜、莱蒂希娅和阿丰索在凉亭那儿，你去跟他们一块玩吧。"尽管她心里想着贡拉多，可嘴上还是问起了奥达维娅。女管家没有立即回答，而是站在前厅的镜子前梳理着头发。她这次似乎很懊丧，失去了往常那种威严的军人气概。她提了提上衣领子，轻轻地刷了刷毛毡帽子，挂到了帽钩上，叹了口气说："奥达维娅关在

房间里，心情非常不好，她连我都不想见。"维吉妮娅想问清原因，可女管家只是像每次说话之前那样动了动嘴唇，并没有回答。她忽然发现女管家的手腕上有一道新鲜的被抓破的痕迹，便问："费拉乌·埃尔达，你的手怎么破啦？"女管家赶紧遮住伤口，不耐烦地说："没有什么。快去吧！孩子，去找他们吧！我给你们送茶点去。"

维吉妮娅在凉亭里只见到阿丰索。他懒洋洋地躺在凳子上，尖尖的下巴朝上翘着。"你好，维吉妮娅小姐。"他像说了一句多么有趣的话似的，随后哈哈大笑起来。维吉妮娅拘谨地坐了下来，缩着双腿，用裙子挡住已经滑到膝下的袜子。她感觉到他在审视着自己的连衣裙，也许他已猜到这是一条改做的旧裙子。她真恨他。"布鲁娜呢？"她问了一句。他耸了耸肩膀。"她和莱蒂希娅去买冰激凌了，马上就回来。"桌子上放着一本画本，她一边翻着画本，一边问："奥达维娅病啦？"尽管他说起话来是那么酸溜溜的，可维吉妮娅还是愿意听他说些什么，那样总比他张嘴干笑要好一些。"病倒没病，是因为猫。我从来没有见过有谁为一只死猫哭得那样伤心。"她感到很惊诧："阿利赛死啦？"阿丰索高声打个哈欠，懒洋洋地拍打着裤腿，似乎想拍掉什么细微的尘土。贡拉多和他都已经穿上长裤子了。尽管贡拉多并不刻意打扮自己，可总是穿得整整齐齐。阿丰索却不但总是注意别人的穿戴，而且还精心修饰自己，不时整理一下袖口，端详端详鞋子。"那只猫叫阿利赛？"他装腔作势地问，"它是今天早上死的，被药毒死的。"他稍稍停了停，用力挥了挥手，说，"奇迹！……奥达维娅和贡拉多把它装在一个盛满鲜花的盒子里埋在柏树下。当时的情景十分感人。现在她又哭得死去活来……"维吉妮娅想起了费拉乌·埃尔达手腕上的伤痕，垂下了惊疑的目光。"为什么，为什么呀？"她的心情异常

激动，竟然没有觉察到阿丰索正对自己露出的微笑。她走到他的身旁，问："奥达维娅怀疑是谁干的吗？"他把手指伸到嘴边示意了一下，小声说："既然大家互不信任，只有我去调查，大侦探谢洛克曾经说过。"他用脚尖画了个问号，然后走出凉亭。

维吉妮娅把脑袋埋在枕头里。这是个什么样的下午啊……布鲁娜和莱蒂希娅怎么会喜欢他呢？两人怎么突然又和好了呢？当她们俩一起回到凉亭时，维吉妮娅迎了上去。可是，布鲁娜只冷冷地和她打了个招呼，莱蒂希娅尽管想表示亲热，但她更关心的是阿丰索在哪儿，一张嘴就问，"他没有和你在一起吗？""刚才还在这儿，后来走了，没说去哪儿，我也不知道……"布鲁娜给维吉妮娅递过一杯冰激凌。"我这是给他买的，你想吃吗？"维吉妮娅心里明白，布鲁娜希望她不要接受，可她没有力量拒绝。正在这时，阿丰索却意外地回来了。"我去找你们了！"他一边喊着，一边装出很疲倦的样子。然后压低声音说："维吉妮娅正在调查猫事件，是吧，维吉妮娅？"说完他指着她手中的冰激凌。"看，快滴到你的连衣裙上了。唉，你的手都沾满冰激凌了……"

维吉妮娅赶紧舔了舔流在杯子外边的冰激凌，她真想一口吞下这灼人的冰块。啊，为什么要接受？为什么阿丰索总在不停地干笑？"他肯定在看我的指甲。"想到这里，她把手指掐进已经压扁了的杯子，冰激凌像果核一样跳了出来。她一口吞了下去，强忍着不让眼泪流下来。莱蒂希娅往后甩了甩灰色的头发。这又使维吉妮娅想起了贡拉多。想起他那灰色的头发，平正而和谐的眼睛。莱蒂希娅由于身躯消瘦，所以手和脚就显得大了些。她挎起阿丰索的胳膊，说："我们不能光在这儿呆一下午，应该有个计划。来，出出主意！"布鲁娜看了看表，说，"用过茶点以后，我们去电影院……"阿丰索打了个哈欠，抬起

下巴指着邻院懒洋洋地问道，“贡拉多在家吗？我还想和他一起聊天呢。”莱蒂希娅顿时兴奋起来。“那好，我们可以在我家用茶点，妈妈在招待几个朋友，见了你们会高兴的。走吧！”她向他投去请求的眼光，“还有你喜欢的那种包子……”

维吉妮娅赶紧拉了拉袜子。在贡拉多家用茶点？啊，太美了，又可以看到他妈妈了，那位像对待布鲁娜和奥达维娅一样，温柔地对待自己的和蔼可亲的女人。她又会拉着她的手说，“你真漂亮，维吉妮娅！”也许还会给她的客人们介绍：“这位是维吉妮娅，我儿子的女朋友。总有一天，他们会结婚……”于是，所有的眼睛都会好奇地看着她。这里面，也有贡拉多的那双和他妈妈一样的眼睛，那双灰色的，眼角微微耷拉的眼睛。维吉妮娅想到这里，心中好不激动。她抓住了阿丰索的手，像莱蒂希娅一样催促着他。他站在她面前，目光缓缓地在她连衣裙上扫过，仿佛在问：“你也去？就这样去？……”这目光使维吉妮娅的脸上感到发烫。她赶紧低下头，佯装着整理连衣裙带。布鲁娜拉起她的胳膊：“你不愿意等着我们吗？莉莉夫人正有客人，不会喜欢这样的突然袭击……”莱蒂希娅却说，“什么突然袭击？妈妈真的喜欢你们！让维吉妮娅一起去吧……”布鲁娜整理着校服裙子上的褶子说，“费拉乌夫人一会就送茶点来，如果一个人也找不到，她会生气的……你留在这儿，行吗，维吉妮娅？”

莱蒂希娅无可奈何地说：“随你们的便。”随后她又饶有兴趣地审视着维吉妮娅：“她还是既不像奥达维娅，又不像你……”布鲁娜微微一笑，“维吉妮娅谁也不像。”

晶莹的泪水就在维吉妮娅的眼眶里滚动着，但她竭力不让它们落下来。“我去洗手。”她说了一句，便径直朝喷泉跑去。跨过石人圈，维吉妮娅坐在一块石头上，把手指伸到泉眼里。

她听到阿丰索拖着长长的声音在评论着什么，尔后是布鲁娜的笑声。她咬紧牙关。“我不能哭，不能哭！”等她再回头观望时，阿丰索已经最后一个越过了爬满青藤的篱笆。从那边的院子里传来他们嘈杂的声音，接着是一片寂静。维吉妮娅撩起裙边擦了擦手，她真想把裙子揉皱，揉得越皱越好。她凄恻地躺在潮湿的草坪上，凝视着天上变幻的云朵：女巫……城堡……大树……。当费拉乌·埃尔达端来茶点询问起其他人时，她只是用手指了指邻院。“为什么不和他们一块儿去？”费拉乌惊奇地问。“因为他们不要我去。”回答很简单。女管家第一次对维吉妮娅表现出了同情和温柔，因为她自己也受着折磨，奥达维娅关着房门，连她也不想见……。她把牛奶、点心端给维吉妮娅，可维吉妮娅拒绝了。不，她不需要什么。真的什么也不需要吗？不，她需要赶快回家，回到母亲的身边，给她讲很多很多的故事。作为回报，病人将给她讲报死虫，讲手指上的根须……这没关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天地。

维吉妮娅放下枕头，坐在床边，弯腰捡起扔在地板上的书。当她正把书打开时，鲁西安娜走了进来：

“还没睡？”

“我在看书，这儿有道难题……”

鲁西安娜背靠在门框上，从兜里拿出一把小锉，修起了指甲。

“画中那女人的脸上涂满了黄油。是谁故意把油擦在上面的，是你吗？”

“我今天几次进厨房，你不都在那儿吗？鲁西安娜，你可别说……”

“我什么也没说，只是告诉你这件事。”

维吉妮娅把一条腿搭在另一条腿上，笑了笑。

“我有消息告诉你，你不想知道吗？……”

“不感兴趣。快，穿上睡衣。”

“可我必须解决这道题，明天要考试！”

“你又要升级？”

“也许……我现在是全班第二名。奥蒂丽娅夫人说从未见过像我这样好的记忆力。”

“记忆力强才好啊……”

维吉妮娅趴在床上，把小脸贴在栏杆中间。

“你也上过学吗，鲁西安娜？在哪儿上的学？”

“我是在孤儿院长大的。”

“修女们好吗？”

“好啊。”鲁西安娜不加思索地应着，“有个星期天，吃中午饭时，我偷偷从一个修女的盘子里拿了一块肉……她那么喜欢吃肉。”

“她是谁呀？”

鲁西安娜轻轻打磨着大拇指的指甲盖，从那专心致志的神态来看，她不磨得像镜子一样光可鉴人绝不肯罢休。

“她是我的姐姐，那时正生病住院。我想拿块肉给她，可被修女看见了。作为惩罚，取消了我的午饭，并把我关在教堂的钟楼上。我蹲在大钟下面整整一个下午、一个晚上。她们把我忘了……开始，我很害怕。漆黑漆黑的夜晚，我什么也看不见，只有那口大钟在我头顶上张着大嘴，仿佛要把我一口吞下……可随着时间的逝去，我慢慢地不觉得害怕，也不觉得寒冷了。我在那儿过了整整一夜，醒来时……”

“那你姐姐呢？”

“第二天，当修女去叫我时，我已经不愿意从那儿下来了。我希望她们让我留在钟楼里，那儿的一切都比下面更好。”她仿佛才听见维吉妮娅的问话，换了语气说：“我的姐姐在一个美好

的星期六去世了。她可比我文雅，比我秀气多了！"

维吉妮娅凝神沉思：鲁西安娜是个坚强的女子，勇敢的女子。有她在身旁多好啊！她变得兴奋起来。

"鲁西安娜，如果你能帮助我，说不定，我妈妈还能回到我爸爸身边！如果她回去，我敢肯定她的病会好的！"

"当然她会好的。"

"当然……"维吉妮娅拼命抓住床头栏杆，直到手指发白。她真想扑向面前这个漠然的，无动于衷的女人，撕碎她脸上的冷笑。她真想朝这女人大声疾呼："你明明知道她永远不会好了，你是知道的！"可她还是低下了泪水盈眶的眼睛。

"我有好多事要告诉你……"

"我说过不感兴趣。"

"你会感兴趣的！达尼尔叔叔告诉我，让我到爸爸那儿去住，大概这个星期就要搬去了。听到了吗？"

鲁西安娜把小锉刀放回衣袋里。

"那你妈妈呢？"

"我妈？你想知道她是否去疗养院，对吗？"她把大拇指伸到嘴边，吮了起来，仿佛手指上涂满了甜甜的蜜汁。接着她又重重地倒在床上，眼睛盯着天花板。"鲁西安娜，你知道上面有多少块小板吗？有一个晚上，我数过了，你猜猜！大概猜一下……"

"穿上睡衣。"

"鲁西安娜，等一等，现在别走！"她请求着，转过身用双肘支撑着脸蛋，天真地笑了，心想："她装着不感兴趣的样子，可我不讲她就不会走。她的脸似乎变得更黑了，如果可能，她说不定会杀了我。"她看了看鲁西安娜，说："达尼尔叔叔说他是舵手，所以必须坚持到最后一刻。还说因为这条船要沉，所以我

必须去乘坐另一只……"

"对呀，老鼠总是首先逃走。"

"听着，鲁西安娜！再等一会儿……"她抓住床边，用低沉而清晰的声音严厉地说："她不去疗养院，达尼尔叔叔不同意，明白吗？我妈妈会好的，一辈子和他一起生活，听清了吗？鲁西安娜，鲁西安娜？……"

楼梯上传来咯吱咯吱的声音，房间里又安静了下来。维吉妮娅重新慢慢地滚到床头，抱起枕头，凝视着画在白墙上的绿色的枝叶。起初，那些画只不过是些像凤尾草一样枝连枝、叶搭叶的花边图案。可渐渐地，在这些枝叶周围，出现了鹰钩鼻子、朝天脑袋、鹞子眼睛。衣柜上面的那块树叶上的污点像一个穿着白色舞裙的小妖魔。她眨了眨眼睛，小妖魔竟然跳起舞来了。突然，妖魔向她扑来，她赶紧闭上双眼，把脸深深地埋进枕头里。"傻瓜，只不过是凤尾草，在玛尔加丽达家里就有一盆。等我去爸爸家住时，我就把娃娃玩具留给她。玛尔加丽达真好。鲁西安娜也好，我们再也不吵架了……"她拉了拉单子，蒙住头。"上帝伴我睡觉，上帝伴我起床，上帝伴我睡觉，上帝……"

在五色斑斓的春梦中，维吉妮娅看见自己穿着和月历画页上的那个少女一样的连衣裙，戴着一样的帽子。贡拉多骑着配有金鞍的骏马，左盼右顾，急切地询问着："维吉妮娅小姐是住在这个王国吗？"她正想说："我在这儿！"可觉得脸上有一层厚厚的黄油正往下流淌。她赶紧跑到小石人围着的喷泉那儿去冲洗。当她回来时，贡拉多已经消失了。她想喊，又不知被谁捂住了嘴。只见布鲁娜光着脚，胳膊挎着一位天使。"我会成圣人。"布鲁娜说着把脑袋靠在天使的肩上。天使神情庄重地表示同意，一边用手指头绕着一束头发。维吉妮娅一见这棕色的头

发就想起奥达维娅。她碰了一下天使的翅膀，问:“猫呢?”天使愉快地笑了，指了指一座大院，升空而去。维吉妮娅认出来了，那是父亲家的房子。劳乌拉在窗口出现了，像摆在达尼尔桌上的照片上一样清醒。她想喊“妈妈”。松树林里的房子变得越来越高，越变越白。妈妈变成了一个老态龙钟的妇人，在一个装有栅栏的窗口朝着她傻笑。她惊恐地环顾四周，布鲁娜和天使已经不见踪影。她想逃跑，可两只脚仿佛被铸在一双铁鞋之中。她只得双手捧住脸，跪倒在地。突然，一声尖叫。这声音仿佛来自遥远的地方，可又近得如同从枕头底下发出的一样。

维吉妮娅翻身坐起。她感到口干舌燥、手心出汗。她看看房门，那一声尖叫……难道是梦中的声音?她赶紧裹上单子，跳下床，踮着脚尖，走到楼梯口。整个屋子似乎都在沉睡之中。几点啦?啊，要是白天就好了!

“达尼尔叔叔，达尼尔叔叔!……”

蓝色房间的门无声地开了。一束颤颤悠悠的灯光照亮了楼梯。达尼尔蹒跚地走了出来。维吉妮娅俯首望去，他的两只眼睛犹如面门上的两个黑洞洞，露出一排牙齿的脸上挂着一丝强装的笑容。

“你需要什么,维吉妮娅?”

他还没有脱衣服，手里还拿着一支注射器。

“我听到一声喊叫……”

“她一阵不舒服，已经过去了。现在快睡着了。去睡吧,亲爱的，一切都过去了。”他朝屋里瞥了一眼，耸了耸肩。“一切都过去了，去睡吧，晚安!”

为了不再看见墙上的花纹，维吉妮娅仰面躺在床上，用单子蒙住头，嘴里祈祷着:“我不再做噩梦，不再做……”，她声

音很大，仿佛在和谁打赌一样。随后闭上眼睛，默默地念道："上帝伴我睡觉，上帝伴我起床；上帝伴我睡觉……"

一轮红日挂在草坪上。阳光下，骑着大白马的圣·若热将矛头刺向龙嘴。不知在哪一点上和贡拉多有些相似的达尼尔手里捧着一卷罗纱走了过来。他打开罗纱卷，曲曲弯弯地铺了起来，一直铺到带有栅栏的窗口……

维吉妮娅捂住眼睛，尽量不让自己再看到那个掉了牙齿的老妇人。太阳消失了。耳旁听到了不知是贡拉多还是达尼尔的声音：晚安，维吉妮娅！……她笑了，轻松地伸出胳膊，沉浸在黑暗中。

6

维吉妮娅默默地数着盘子边上的小蓝花，想起了天堂花园里的鲜花。大概天堂里的花也这样漂亮……每天早晨，金色的天使们手挽着手，成群结队地在花园散步，浇水。天使们都是一头金发吗？对，肯定如此。就连黑人姑娘伊莎贝拉死后也在天堂变成了金发女郎。只有白人天使才能比她更漂亮，像奥达维娅一样，头发一直垂到双肩……黑人命运悲惨，只能在天堂寻找欢乐。

"快吃，维吉妮娅，你的午饭已经凉了。"

她打了一个寒战。那个声音似乎从盘子底下发出，显得比午饭更凉。

"不，爸爸，我已经吃了很多。"

"你是说已经吃饱了？"

刚才还挂在嘴边的一缕微笑，很快消失了。

“是的，我饱了。”

“以后别盛这么多，免得剩下。这样不好。把餐勺放在盘子上，把刀叉整齐地放在一边。”

她望着米饭上白色的面包屑。在这米饭和面包屑形成的迷宫里留下了肉牛思维的痕迹。也许某一头牛看着它的同类被宰杀、闻到血腥味的时候产生的想法仍然在迷宫中徜徉。一阵厌恶涌上心头，她推开盘子。咀嚼牛的思维是件伤天害理的事。如果牛的思维苏醒过来，甚至牛本身也活生生地站在眼前，那就更糟糕了。唉呀，牛的命运多么悲惨，本来还在草原上自由自在地游荡……

“维吉妮娅，你没听见吗？”

维吉妮娅仿佛正躺在旷野中，咀嚼着嫩绿的小草，可一下子被惊醒了。她转身看着纳特尔希奥，见他正噘着嘴，和布鲁娜生气的时候一模一样。维吉妮娅感到脸上发讪，又继续吃起来。刀叉轻轻的碰击声，似乎组成一场金属之间的战斗，一场冰冷的战斗。为什么他的眼光如此使她心慌意乱？父亲要和她说什么呢？为什么又不说呢？吃晚饭时有布鲁娜和奥达维娅在一起，她就自在多了。布鲁娜总要谈论学校和幼儿园的事情，他总要询问她们的学习情况。尽管奥达维娅不怎么说话，而且总是心不在焉或不耐烦的样子，可餐桌上总算多一个人。自从她们俩人中午在学校用餐以后，就只有她和他两人一起用午饭了。再说，费拉乌·埃尔达总喜欢留在厨房吃饭。从此她必须单独应付着他。起初，她还有说有笑，可后来她发现，自己的话语，自己的欢笑，并没有引起多么大的反应。渐渐地，她开始厌倦，直至现在已无话可说了。

“还要点甜食吗？”

“不，我够了。”她说着推开盘子，可忽然想起不应该把盘子

推开，于是又赶忙把它挪回到原来的地方，说了声："谢谢！"

维吉妮娅慢慢地叠着餐巾想着心事。搬到这儿已经有一个星期了，整整一个星期。事实上，搬过来以后，一切并不像自己原来想象的那样美好。

"你父亲不让你带衣服去。"费拉乌·埃尔达那天这样告诉她。于是她只带了书包和奥达维娅送给她的娃娃玩具，就上了汽车。她直挺挺地坐在车座边上，连脑袋都没有转一下，只希望司机赶快开动汽车。因为母亲随时会醒来；达尼尔也该回家了；玛尔加丽达也许会找来；鲁西安娜也可能带着那样的微笑来送行："老鼠首先逃跑……"她用手指抠着软垫。汽车开动了，她这才像被人拽住了头发一样猛然回过头。车窗外，狭长的街道像流水卷进旋涡一样渐渐地消失了。她本想这样悄悄地离去，不被人发觉。可当一切正如她所希望的那样进行时，她又想呼喊妈妈，想听到她的请求："别离开我，维吉妮娅！"想得到达尼尔叔叔的拥抱："我们会想念你的，亲爱的！"想再看一眼玛尔加丽达，还想在大门口耐心地和鲁西安娜——尽管她心里想着老鼠——挥手告别到最后一刻。一个星期就这样过去了，没有人来看望她，没有一点儿消息，什么都没有。"他们抛弃了我。谁关心我，谁呢？"母亲昏昏沉沉，神志不清，玛尔加丽达可能刚刚得到她离开的消息，至于达尼尔和鲁西安娜……她忍不住闭上眼睛。"现在他们过上了宁静的生活。"她的心里感到难以明状的痛楚。"他们不正是希望这样吗，难道不是吗？"

"你可以走了，维吉妮娅，我还要喝点咖啡。"

她把凄惨的目光移向地面，说，"爸爸，再见。"她曾经那么希望他站在大门口迎接自己，亲热地拥抱自己，说上句："好啊，你来和我住在一起，这多好呀，亲爱的！"她想起来了，他不可能说"亲爱的"，只有达尼尔才那样称呼自己。父亲只是称

她维吉妮娅。"是的，维吉妮娅"；"不，维吉妮娅"。甚至有一点儿……她竭力不让自己那样去想。不，不是他"无情"，不是的。但是，话再说回来，如果他能出来迎一迎自己，即使一句话也不说，那也要比现在好得多。

她踮着脚尖走了出去，又回过头看了一眼，父亲似乎正朝窗外看着什么。"为什么他总是回避我？"

维吉妮娅站在台阶上，观看着一只小鸟从柏树叶中冲了出来直向太阳的方向飞去，一阵兴奋涌上她的心头。她昂起脑袋，在草坪上倒退着转来转去，直到摔倒为止，随后捂着嘴笑了起来。她猛然想起："贡拉多现在成了我的邻居。我的邻居！"她大声喊着，笑着，来到石人圈旁边。这几个小石头人，围成一圈，显得那么可爱，那么活泼，就好像是正在玩跳圈子的时候变成了石头人的。一股清泉，正从石人圈的中央喷出。"我也想加入到圈子里去！"她抓住身旁的一个小石人的手喊了起来。然而小石人的手指却是那样的坚硬，这使她感到茫然失措。"不可以吗？我不能加入吗？"她一边说着，一边把一捧一捧的水泼到一个戴红帽的小石人那张讪笑的脸上。她看着顺着手指流下的水滴，脸上露出凄楚的微笑。"为什么他总回避我？"她又想起了纳特尔希奥，目光紧紧地盯着泉眼，似乎想从那儿得到答案。

已经有一个星期了，另一个家仿佛根本没有存在过那样杳无音信。没有人提起母亲，更没有人提起达尼尔和鲁西安娜。犹如鸽子在魔术师的大帽子下消失一样，他们全都消失了。她痛苦地躺在草地上，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无可阻挡地在脑海中重现："我怎么能做那种事呢？"懊恼、悔恨一齐涌上她的心头。昨天傍晚，布鲁娜、奥达维娅和阿丰索在隔壁院子里做完功课后回来不久，贡拉多和莱蒂希娅也过来了。大家都很高兴。

"学得够多的了。"奥达维娅说着打开钢琴，双手在琴键上飞舞起来。"那我们干什么呀?"贡拉多合上手中的书问。"我们玩……"布鲁娜显得格外高兴，从柜子里取出一个盒子，"我们玩逮狐狸吧，怎么样？五个人，正合适。"大家高高兴兴地坐到桌子旁边，打开了棋盘。贡拉多转身问站在一边观看的维吉妮娅："维吉妮娅，你会玩这个吗？如果不会，我教你，到我这儿来……"布鲁娜反对说："她不会！再说，她也不喜欢玩，是不是，维吉妮娅?"奥达维娅皱起了眉。阿丰索却叹了口气说："不那么容易吧，贡拉多，最好让她先看着。"只有莱蒂希娅朝她投来同情的目光："啊，真可怜……在一旁看着有什么意思啊?!"

"我不喜欢玩这个。"她把两只胳膊交叉在胸前，小声说。看到他们似乎真的相信了她的话，这才感到自在了一些。"逮狐狸"在嬉笑声中开始了。起初，她装着一副娴静的样子，在一旁看着那些滚来滚去的五彩棋子。可渐渐地，她发现他们只顾下棋，谁也不再注意她，好像根本忘记了她的存在。这使她产生一种被冷落的感觉，于是她决定用行动进行报复。事情就这样地发生了：她跳了过去，抓住棋盘，拼命摇晃，棋子全都滚到了地毯上。她后退了一步，模模糊糊地看见两张面孔在她眼前闪现：布鲁娜气得煞白而严厉的面孔；贡拉多的与其说是疑惑不解，还不如说是痛苦的面孔。她笑了，发狂似地笑了，边笑边往门口退去。在自己的狂笑声中，她飞快地奔下了楼梯。那可怕的笑声打破了楼里的寂静。

"为什么我要这样做?!"她悔恨交加、在草坪上不停地翻滚。潮呼呼的草地弄湿了她的连衣裙，但她倒觉得这样反而更好些。这样或许可以得病，或许可以死去……她想起了费拉乌·埃尔达，想起了那只小猫。"不正是她给阿利赛下的毒药吗?现

在她也给我下了毒药。”想到这里，维吉妮娅的心情久久难以平静。她用力伸了伸胳膊，转了转眼睛。忽然，她发现一个小石人正对着她狡黠地讪笑。“阿丰索！”她大叫一声，随手拔起一把草朝小石人脸上甩去。青草从小石人身上滑落下来。小石人纹丝未动，依然如故。于是，她又爬到小石人的肩上喊道：“快，打开圈子，我要进去！”由于失去了平衡，她一下子摔倒在地，脸上掠过一阵苦涩的笑容。维吉妮娅双肘支撑着趴在地上，看着一只蚂蚁拖着一根小草在艰难地爬行。她喃喃地对蚂蚁说：“快说要去哪儿，我领你去。”她似乎希望这蚂蚁是仙女所变，“装成这样只是为了考验我。”于是她拿起那根小草说，“亲爱的，让我来，我帮你拿。”可是，蚂蚁却一下子钻进地里不见了。她仰望苍穹，再去寻觅那些千变万化的云朵。可这一次却什么也没有找到。也许庞然大物和小虫子会在天上相遇。“他们一起消失了。”

她两手下垂，双眼迷茫，身躯在草地上漫无目的地移动。如果昨天他们谴责她几句，那就好了。可是，他们谁也没有作声，只是看着她，那种眼神要比责骂还要让人难受千倍。“我去告诉爸爸。”她突然做出这样的决定，于是加快脚步朝屋里走去，“他喜欢我，他应该喜欢我，因为他是我爸爸，是我父亲！”

维吉妮娅气喘吁吁地跑到前厅。到了书房门前，她才发现自己的头发是那样乱，衣服是那样脏，那样皱，袜子也掉到脚脖子上了。她往上拉了拉袜口，用手理了理头发，正准备推门而入时，里面传出父亲的声音：

“她们最好在明天葬礼前去。夫人认为如何？”

维吉妮娅愣住了。葬礼？谁的葬礼？

“我们必须在今天就使她们有一点思想准备。”这是费拉

乌·埃尔达的声音，“那样对她们打击要小些……”

打击？他们俩在悄悄商量什么事？她后退几步，把手指伸到嘴边，寻找着已经被咬得所剩无几的指甲。不知为什么，她想赶紧离开这里，但又觉得身不由己，动弹不得。她死死地盯着书房门，仿佛那是扇透明的玻璃门，她从那儿看得见父亲伏在桌前，面容呆滞，手中的烟斗已经熄灭，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声音在微微颤抖。女管家坐在父亲的对面，用手指敲击着沙发椅的扶手。

“是啊，必须让她们有所准备。”他慢慢地说，“夫人先去叫一下维吉妮娅，我来和她谈。等另外两个从学校回来后，也立即带她们到这儿来。”

“奥达维娅还在为她的猫伤心呢！已经过去好几天了，她还没忘记它。真可怜……我们要想想如何告诉她才好……”

短暂的沉静被划火柴的声音打破了。父亲大概又点上了烟斗。

“对布鲁娜和奥达维娅说起来更容易些。我现在考虑的是维吉妮娅……她还相信她妈妈正在好转，还会完全康复呢，昨天她还和我谈起这事。”

维吉妮娅承认，这是真的，她是说过这些话。她悄悄地离开书房门口，在昏暗的墙角蹲了下来。里面，谈话还在继续。可那谈话的声音仿佛是从一个盒子里传出来的，断断续续，越来越小。“是从雪茄烟盒里传出来的，如果盖上盖子，声音就听不见了。”她摸着沙发椅背，看了一眼墙上的挂毯。“那是只兔子吗？”她来到门前，想再一次侧耳细听，但不由得笑了起来。父亲和费拉乌·埃尔达是两个比榛子还要小的人，他们关在小盒子里，声音也就永远被关在里面了。“永远出不来了！”她打开大门。

一束亮光突然射到她身上，她不由自主地后退了几步，然后用力冲出门去。葬礼在明天举行。"不！我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没有听见，没有听见！"她沿着草坪奔跑着来到凉亭，一下子钻到桌子底下，警惕的眼睛盯着门口。"他们在撒谎，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她不会来叫我的，我只是做了个梦！"

女管家还是在门口出现了，她径直朝凉亭走来。那黑黑的身影越来越大。啊，盒子打开了，她从里面逃了出来。身影越来越大，已经看得清她的面容了。她那撅起的嘴唇就要张开了，她就要说："过来，你父亲有话跟你说。"

维吉妮娅心急如焚，她环顾了一下四周，企图寻找逃跑的出路，可她似乎被青藤死死地缠住了一般。只有一个出口，但女管家正堵在那里，不容置疑地说：

"维吉妮娅，你父亲要和你说话。"

她瘫跪在地上，身子蜷缩得像条小虫：

"不！我不去！"维吉妮娅捂着耳朵喊叫着，把铁灰色的脸紧紧贴在地面的鹅卵石上。

7

现在，那颗忽明忽暗的星星可以坠落了，那块黑沉沉的云雾可以飘散了——一切都变得无关紧要了。"已经安葬了。"维吉妮娅把额头贴在玻璃上，张合着嘴唇，默默自语。她望着那漆黑的夜空。地底下也像这夜空一样黑暗，妈妈就喜欢这种黑暗。可是那些根须和报死虫还会设法从棺材的缝隙中钻进去的。它们已经拼命钻了两天了！她握紧双拳，似乎这样就能控制住自己思维的缰绳，不再让它沿着那可怕的方向奔跑。啊，

必须改变方向，要拼命地改变！她把鼻子压在玻璃上，张着嘴，哈了一口气。在金光灿烂的花园里，妈妈披着美丽的长发，被天使们簇拥着，像仙女一样飘飘悠悠地走向上帝。维吉妮娅闭上眼睛，希望这美好的情景继续保留在想象中。可是，她的努力失败了。

"奥达维娅，你说她像是睡着了……"

奥达维娅把画本放在双膝上，脑袋低在胸前，漫不经心地画着。

"是的。"

"说呀，奥达维娅，后来怎么样啦？"

奥达维娅白嫩纤细的手指在纸上用力一画。

"后来什么呀？后来怎么啦？我、布鲁娜、费拉乌·埃尔达在棺材抬进去之前就出来了。连棺材都没有看见，更别说黑纱、神父、蜡烛了……我们什么也没有见到，像平常日子一样，而她就像是睡着了。"

维吉妮娅坐在姐姐对面。尽管窗外黑洞洞的，可还能透过玻璃看见一棵柏树：当乌云遮住月光的时候，它便即刻变成一个高大而可怜的老头，躬着腰，在风的鞭打下呻吟。

"百叶窗是关着的吧？"维吉妮娅想得到姐姐的证实。"后来呢？"

"后来，就什么也没了。"

"达尼尔叔叔呢，他哭得厉害吗？"

"没有。我没有觉得他有多悲伤，倒像是很累，是的，非常疲倦的样子。……"

"那么，鲁西安娜呢？"

"也很平静。他们把妈妈放在无背沙发上，给她穿了一件长长的玫瑰色连衣裙。是连衣裙还是睡衣，我也弄不清，可挺

漂亮的……"她停了停，突然把手中的画揉成一团，扔到墙角。"这些我不知说过多少遍了，你也已经都知道了。我再也不讲了，明白吗？你去问布鲁娜好啦。你的名字现在应该叫'讨厌的问题精'。真有意思！布鲁娜比我知道得多，你去问她，行吗？"

"布鲁娜一会儿来读圣经，她不会好好给我讲的……对不起，奥达维娅，我保证以后不再问了！"

"布鲁娜想着那只首饰盒呢。"奥达维娅低声说，文静的脸上浮现出一丝微笑。"大概妈妈头饰上的宝石她也想要吧！"

"是一个黑盒子，在柜子里放着。"维吉妮娅说着低下眼睛。她似乎又看见镜子里那张毫无生气的脸，看到珍珠宝石在干瘦的手指间闪闪发光，似乎又听到那句话，"达尼尔搂住我的腰，于是我就转呀，转呀，像个陀螺！……"

"我知道，布鲁娜后来找到了。里面有一串项链，一个孔雀石戒指，一些胸花，还有耳环……好像就这些。她还从一件上衣的领子上找到一个'G'形金饰胸针。也不知是谁的。布鲁娜问爸爸，可他也没有回答。"

一个"G"形金质胸针。那么说是真的，真有加布里埃拉①阿姨这个人。有时，她把床单披在肩上，一边表演，一边说："我是王后！"

那么说，这是真的！还有她讲的有关祖父母被烧死在剧场的故事……到底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父亲又是怎么回事呢？他总是那样沉闷，那样孤独，那样冷冰冰的。为什么不把事情按本来面目说清楚？！难道她讲的"那个人"，是一个只能让人害怕的男人？这样的话，她去和达尼尔一起生活就没有什么

① G是"加布里埃拉"开头的一个字母。

过错。达尼尔可是个举止文雅、心地善良的男人。他不是一切都按照她的意愿办了吗？“达尼尔，我不去疗养院，你答应过！”维吉妮娅擦着湿润的眼睛。达尼尔一直到最后也没让她去疗养院。

一只飞蛾在屋顶上飞来撞去，最后落到灯罩里面。鲁西安娜呢？“她该高兴了。”维吉妮娅作出这样的结论。她现在单独和他在一起，这不正是她所期望的吗？

“鲁西安娜说什么了吗？”

“我没有和她说话。”奥达维娅低声回答。她把铅笔扔到桌上，走到维吉妮娅身旁，理着白上衣的袖口。“你已经问得够多的了，行啦！听见吗，维吉妮娅？你如果还要问，我就去告诉爸爸，听见了吧！既然想知道那么多，为什么那天又躲起来？”

费拉乌·埃尔达端着针线筐走了进来。她走到窗前，议论了一番即将来临的暴风雨，接着走到奥达维娅的身边，抚摩着她那用黑带扎在脖子后面的头发。

“怎么，复习完了？”

“没有，我画画了。”

“真不像话，你应该记着你的数学分数那么低。”费拉乌·埃尔达叹了口气，转身问维吉妮娅：“你呢？已经准备吃晚饭了吗？”她停了停，上下打量了她一番。“布鲁娜的这件上衣太大了，穿奥达维娅的那件。把头发梳一下！”

“我不想吃晚饭。”

奥达维娅发出一阵大笑：

“只想提问题，是不是？你的名字叫‘维吉妮娅问题精’。”随后拍了拍她的肩膀，说，“别生气，好了，我只不过是跟你开个玩笑……唉，别噘嘴，真难看！”

“我说了不想吃。”

“谁在强迫你啦？”费拉乌·埃尔达耸了耸肩头，朝维吉妮娅投去冷漠的眼光：“啊，我都忘了，那个鲁西安娜姑娘正在楼下。她说给你带来一本书，并来跟你辞行。我告诉她不行，因为你父亲有话……”她犹豫了一下又说，“不许你和那个家再有来往。可她坚持只说一句话……我只好答应了，再说，就这一次。你告诉她以后别再来了。”

当奥达维娅和女管家一走出房门后，维吉妮娅便一骨碌从沙发椅上蹦了起来。“鲁西安娜！她来干什么？”她仿佛听到了走在地毯上的那熟悉的脚步声，是那么清晰。

“真难开口告诉你呀……”

维吉妮娅紧紧地盯着鲁西安娜。她穿着一条毛线裙、灰色的上衣，领子上还带着一块大污斑，显得比以前更瘦了，更黑了。是的，站在面前的就是她。那油黑发亮的头发，那微笑……只是她的眼睛和以前稍有变化，犹如让烟头烧成的两个窟窿。还有领子上那块大污斑，鲁西安娜以前从不穿这样带污点的衣服，即使在家里戴的围裙也总是干干净净的。可现在连脸也似乎不那么干净。

“已经到我吃晚饭的时候了。”

“我马上就走，只呆一会儿。我想知道你在这儿好吗？啊……”

维吉妮娅笑了笑。自己必须表现得一切都好，不能有任何失望的样子。必须谨慎回答，因为鲁西安娜聪明过人。

“我需要的一切都有了，玩具、衣服……”说着拉了拉衣袖。“这是爸爸昨天给我买的，还是外国货。”

“可你穿太大了。”

“我知道，我还会有一件。”她赶紧补充说，“这星期，费拉乌·埃尔达还要给我买一件。还要买一套家具，蓝色的，他已

经说了。"维吉妮娅把目光慢慢地落到鲁西安娜身上，眨了眨眼，"你现在很高兴，对吗？你不是期望这样吗，难道不是吗？"

"不全是这样。"鲁西安娜低声说着从口袋里拿出一本书。"看，你把这本书忘在那儿了……这是他给你的礼物，对吗？应该保存好！"

维吉妮娅接过书，扔到沙发椅上，双手握成拳头。达尼尔把死亡讲得那么美好，可他自己还活着，和鲁西安娜一起活着。他们俩同住一所房子里，睡在同一张床上！我不去，妈妈也不会再去打扰他们。只有他们两个人，多高兴啊！没有任何其他人……他现在又可以回到诊所工作，可以重新歌唱，甚至唱那支关于两个女神的歌谣，那是妈妈最最爱听的歌……妈妈现在却被紧锁在地底下的棺材里，任凭根须和报死虫折磨。而这两个却永远摆脱了，自由了。维吉妮娅感到自己也被出卖了，不由得痛心疾首。

"她已经死了，这就好了，你可以和他在一起了……"她竭力控制着不让自己高声喊叫起来，"你们不正是希望这样吗，不对吗？"

"我已经说了，不全是这样。"

"是这样！"她喊了一句，随后踮着脚尖走近鲁西安娜，仿佛要和她说句悄悄话似的，然而却啐了她一口。

鲁西安娜微笑着抿了一下嘴唇，眨了一下在两个窟窿里闪烁的眼睛，温柔地请求道："别这么说你父亲，别说自己父亲的坏话。"

"什么？！"

"达尼尔是你父亲。是的，他才是你的亲生父亲。"她停了停，脸上依然带着微笑。"有一次你问我，为什么纳特尔希奥先生让你和他们住在一起，我说因为你最小，才带你过去的。

其实，并不因为这个，亲爱的。你是他的女儿，这才是真正的原因。现在明白了吗？起先，我也不相信。但现在我敢肯定，达尼尔是你的亲生父亲。”

“胡说！你胡说！”维吉妮娅气得咬牙切齿，如同一只准备发起攻击的小猛兽。“这是撒谎！你这个会撒谎的黑女人……”

“撒谎？”鲁西安娜收敛起笑容，走到维吉妮娅身边，托起她的下巴。“你长得多像他，动作也像，走起路来也是踮着脚尖，为了不引起别人注意……你看，”她温和地说，“他也喜欢十指交叉。不，不要放开，不要把手藏起来，没有用，你知道藏起来也没有用。我父亲是黑人，母亲却是白人。我曾努力想把一切像父亲的东西改掉，可无济于事。他的一切在我的头发里，在我的皮肤内，在我的血液中……人们应该承认现实……他不是说过，你有一双羚羊的眼睛，记得吗？他的眼睛也是这样的。”

“撒谎！”

“不管我在世界的哪个角落，只要碰到你，我都会毫不犹豫地说，看，这是达尼尔的女儿。即使在成千上万的人群中，我也会立即认出你来，达尼尔的女儿。”

“撒谎！”维吉妮娅拉着长长的声音，用祈求的目光盯着鲁西安娜。“你在撒谎，你是个骗子！为什么他自己不告诉我？你回答我，为什么？我不相信，不管你说什么，我都不信，听见了吗？”说着用双手捂住耳朵，不停地喊：“撒谎，撒谎！”

“因为你恨他，维吉妮娅。于是他想，反正你喜欢另一个父亲，愿意和另一个父亲住在一起，而且也随另一个父亲的姓，那他就什么也不说了。如果你母亲神经不失常，那就一切都好办了。他们可以把事实告诉你，或者不告诉，让你自己慢慢地发现……可他明白，你妈妈活不长了，他也不愿意让她死

在疗养院里。既然这样，告诉你又有什么好处呢？"

"撒谎！撒谎！"

"这么多年，我就是因为他才留在那儿的。坦白地说，我讨厌你母亲，也讨厌你，讨厌一切。我这一辈子什么也不需要，只求让我和他在一起，永远伺候他……"鲁西安娜痛苦地抿了一下嘴。"这些年来，我努力照顾好她，是因为我不想让他受折磨。我悉心操持家务，用他给我的那点钱创造奇迹，尽可能地把饭菜弄得更好些，一切更舒适些……他心里全明白，对我也很好，好得甚至使我内心存有一线希望，希望有一天他会爱我。为什么不能？"她的脸犹如一张燃烧着的纸紧缩在一起。"你不知道，我有多么爱他。你搬到这儿来住，我真高兴。我想，这下好了，你母亲可以去住院，而我就可以单独和他在一起了。为什么不行呢？我上过学，在那个孤儿院好几年，比你母亲知道得还多，他不会因为我而感到羞耻。一个混血女人知识这么丰富……为什么不行？"

"鲁西安娜，这些都是谎话，你说啊……"

"现在说什么……都无济于事了。"她抿了抿嘴，把两只胳膊交叉在胸前。"是的，亲爱的，他是你的父亲，听见了吗？是你父亲。"

维吉妮娅用指尖抹了一下干裂的嘴唇，低下了头，惊恐的眼睛盯着地面。"我父亲？达尼尔叔叔是我父亲……"一件件往事前尘，一幕幕音容景像，一齐向她的脑海中涌来，仿佛像那迷宫棋盘上的一个个棋子。她偶然抓住了一个，后来又一个接一个地全部抓住了，再把它们放到该放的位置上，组成了一个不可否认的整体。

"如果他是……"她震动了，她的全身都在颤抖。她抬起悲哀的脸，"如果他是我的父亲，我宁愿跟他住在一起。"

鲁西安娜平静的脸上掠过一丝苦笑：

“问题正是在这儿。现在一切都无济于事了。”

“无济于事了？”

“无济于事了。”鲁西安娜几乎是一个字一个字地重复着这句话，仿佛它们是那么紧紧地黏合在一起，那么沉重，那么不愿意从她口中跳出来似的。“达尼尔昨天朝自己的脑袋开了一枪，自杀了。他死了。”

“死啦？”

“子弹从这只耳朵进去，从那只耳朵出来。没有人告诉你吗？”

“谁也没有告诉我什么呀！……”

“这本来就不该讲。要不是我，你永远也不会知道，也许在以后……纳特尔希奥先生一向沉默寡言。像他这种冷漠无情的人更不会说。可是，我认为你应该知道，所以赶快来告诉你。难道你不该感谢我吗，嗯？”

“他死啦……”

“他计划得真周到。给我留了一张条子，请我原谅他不能爱我，并且把家具、衣服作为礼物送给我。条子上说：‘鲁西安娜，我的朋友，我没有钱，只有她的衣服、东西，你愿意要什么就留下吧……’给你那个‘父亲’只写了两行字，当然也没有必要多写，‘我把维吉妮娅托给你，因为不管怎样，我相信你的基督精神。’把所有的书都留给了你，让你继承。他把它们整整齐齐地装在几个箱子里，你应该看看他整理得有多好。”

维吉妮娅低下头，两行热泪从脸颊滚落了下来，像水银珠那样沉重。

“求求你对我说，这一切都是谎话。”

“他把一切安排得那么好！可我认为应该让你知道这些事，

这样他的计划就失败了，我的计划也失败了，我们所有的计划都完了。”她似乎在自言自语，耸了耸肩膀。现在她的情绪好像稍为平静了一些：“从这个耳朵进，从那只耳朵出……”

维吉妮娅搓着双手，那压抑的、断断续续的声音好像是从手心里揉出来的一样：

“那他……他知道吗？”

“自杀的事？哎呀，姑娘，他怎么能不知道呢?!那个德国女人要我发誓不谈这件事，只是向你告别，才让我和你见面的。”她低声说着，扣上领扣。那块污斑——大概是血污——被衣襟挡住了。“我该走了。”

“不，等一等！等一等，鲁西安娜，我不愿呆在这儿，别留下我，看在上帝的分上，别把我留下！爸爸不喜欢我，他也知道这一切，他知道！我现在明白了，他什么都知道！”

“我什么也不要，不要金钱，不要家具，不要衣服，一切都不需要。我只要一句话，多少年了，我就等着这句话……可他死了，什么也没有说。他本来可以说……但没有说。他是个弱者，是个胆小鬼，他不应该这样对我。”她捂着嘴抽噎着，声音从手指缝里传了出来。“还没有到时候，总有一天我会恨他。”

维吉妮娅不再流泪。她闪动着晶莹的眼睛，轻轻地碰了一下鲁西安娜的胳膊，说：

“我要和你一块儿走。”

“和我？你开什么玩笑……”

“是的，鲁西安娜，你带我一起走吧！我不愿在这儿，我怕他，带我走吧……”

鲁西安娜慢慢地转过身去：

“你宁愿和我在一起？和我？这个家不是那么好吗？你在这里不是充满了幸福吗？回答我！”她用劲挣脱被维吉妮娅抓着

的手："我自己也不知道去哪儿，姑娘。"

"等一等……"

鲁西安娜温柔地用手指尖碰了碰维吉妮娅的下巴，目光黯然地说：

"是他的脸，"她的声音低得几乎让人难以听见，"他的脸……"她喃喃地重复着走了出去。

维吉妮娅趴在窗口。已经开始下雨了，一道闪电把院子照得通亮。借着闪电的光亮，她看到了鲁西安娜被狂风吹卷着的身影。这是她看见鲁西安娜的最后一眼。维吉妮娅还想继续注视这身影，可它突然消失了。她把十指交叉在一起，肩头随着抽噎在颤动。"爸爸，爸爸！"她低声呼唤着。可是，仿佛只有那棵柏树听见了她的呼唤：它在大风中点了点头，然后又像个老态龙钟的小丑一样深深鞠了一躬。

楼下传来布鲁娜严厉的声音：

"维吉妮娅，你没听见我叫你吗？维吉妮娅，说话呀！"

她突然转过身去，急切地寻找那本黑皮书。那烫金的书名与众不同，一下子就被发现了——《圣经》。她的脑海里立即闪过那两片生硬的嘴唇：'若遇见人与有丈夫的妇人行淫，就要将奸夫、淫妇一并治死……'维吉妮娅迅速将书取出，用指甲在封面上抠了几下，然后走到窗前，使劲地向暴风雨中扔去。

"维吉妮娅，没有听见我喊吗？"

她坐在沙发椅上，将达尼尔留给她的书抱在怀里，仿佛要用自己的身体将它暖热。"你留着吧，总有一天你会理解的，会喜欢它的。"她把脑袋侧向肩头，仿佛顺从地接受他已经开始但永远不会完结的爱抚。"他是我爸爸。"

一阵狂笑划破寂静，维吉妮娅不禁打了个寒颤。奥达维娅！还没过三天，还不到三天，她就如此欢笑，还玩上了纸

牌。布鲁娜也开始在绣架上绣花了。莱蒂希娅和阿丰索又开始讨论如何能在网球场上灵活自如了。贡拉多又开始对奥达维娅赔着笑脸，顺从地允许她在游戏中作弊了……费拉乌·埃尔达看着他们时的眼神里也总是充满着深深的爱。对他们来说，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谁也不会再想起被暴风雨浇淋着的死人。也许贡拉多还能想起，可他天生寡语少言，谁也无法知道他想着什么……昨天见面时他曾说过一句："我希望你成为一个勇敢的姑娘，维吉妮娅。最好永远别忘掉这一点。"她想到这儿，用书捂住了嘴，迫使自己停止哭泣。

现在，布鲁娜和费拉乌·埃尔达已经喊了好几次，可她一次也没有回答。贡拉多是她的朋友，这不假。即使这样，如果她现在下楼，他也只会远远地和她打个招呼，仅仅是点点头而已，或许连看都不看她一眼。人就是这样，几乎所有的人都这样。有时似乎是朋友，也不知因为什么原因，一下子就都变了。"我不知道怎样和他们相处，真不知道。"

有人上楼来了，维吉妮娅侧耳细听。不是费拉乌·埃尔达，也不是布鲁娜，也不是……她急忙站起身，把书藏在沙发垫下面。

"怎么啦，维吉妮娅，决心不再下楼啦？这是怎么回事呀？"

她用手将披散在脸上的头发撩了上去，说：

"我正准备下去……爸爸。刚才是因为我不饿。"

纳特尔希奥走了过来。仿佛第一次见面，她从上到下地打量着他。一见到他脚上那双油光锃亮，仿佛刚刚擦过的皮鞋，她脑子里即刻浮现出达尼尔那双破旧的鞋子。

"为什么叫你时不答应，嗯？"

"我没有听见您叫我。"

他用拳头敲了一下椅背：

“费拉乌·埃尔达在埋怨，你的姐姐们也不高兴，我也不明白你到底怎么啦！我们尽一切努力让你生活得舒适，让你感觉到一切都很好。可我觉得你一天比一天更糟。你只想躲在角落里，咬指甲，头发乱糟糟的，像个乡下人……我是有耐心的，维吉妮娅。可你不配合……不幸的是，你身上带有你母亲的那种犟脾气，还沾上一些我也不知如何才能让你改掉的毛病……你很痛苦，这我承认，可你为什么要用执拗，用损伤别人来表示你的反抗呢？”

她的目光在他的上下左右移动，仿佛一个从镜子里走来的女人正站在他身旁。那女人胸前戴着红色的石竹花，亭亭玉立，光彩照人。“那些自命不凡的乡间贵妇才喜欢戴深红色的石竹花。”维吉妮娅的手在衣袋里握得紧紧的。她现在明白了他为什么总是回避她，总是躲着她。“他知道，他什么都知道。”她紧紧地盯着他，火焰在眼睛里燃烧。他们的目光相遇了，但仅仅是刹那间，是他首先避开了她那锋利的目光的。

“他不是我爸爸，不是我爸爸。”维吉妮娅从背后看着他那微微弯曲的肩头和下垂的胳膊，突然觉得心慌意乱，不知所措。她想要推翻这一事实，于是用她残存的全部力量拼命地排除在内心深处已经接受了的东西。“这一切都是鲁西安娜编造出来的，不可能是真的。我爸爸是他，他爱我，爱我……”雨变小了，变成了一条条纤细的雨丝垂挂在空中。她缓缓走到窗口，嘴里轻轻地重复着：“我的父亲……”维吉妮娅感到十分疲倦，再没有力气说什么，想什么了。她相信，那样绝对地相信：“他什么都知道。”

“那姑娘到这儿来给你送一本书，是吗？她只是为了这事才来的吗？”

维吉妮娅想告诉他，自己已经知道了达尼尔的死讯，知道

了一切，真想说“他才是我父亲”！可她忍住了，第一次学会了沉默。

“她还想同我告别。”

“书在哪儿？”

“是我原来学校的一本书，我说不再需要，她就带回去了。”

“费拉乌·埃尔达已经告诉你了吗？我不愿再看见你在这儿和她见面，因为这些来往对你没有好处。过去的都过去了。”

维吉妮娅用袖口擦了擦眼睛。她现在真的相信永远也不会再见到鲁西安娜了。闪电的光亮照亮了她，可又把她推向了新的黑暗。别的人也是这样。她把手伸到窗外，凝视着雨水顺着指尖滴下。

“爸爸，我什么时候去学校？”

“手续已经办完了。下星期等费拉乌·埃尔达准备好校服就可以去……像你姐姐们一样，半寄读。”

有一天，修女们会把她也关上钟楼，忘记去找她；她将被完全遗忘在那儿，遗忘在风雨中。

“爸爸，我想全寄宿。”

“全寄宿？”

“我想住在学校。可以吗？”

他思索着，似乎有点犹豫不决：

“可以，没有什么不可以的……不过你为什么做出这样的决定？你还不能单独离开家，你知道吗？你受得了吗？”

维吉妮娅面对着漆黑的窗外，可她感觉到那熟悉的目光正停在她的后脑上。她的脸上挂起了笑容。仅仅这一次，他没有阻拦自己，也没有逼她后退。她骤然想起“报死虫”，脸上的微笑顿时消失了。“报死虫……”

“我老早就想读寄宿学校。求求你，爸爸，我不想住在这儿。”

一阵漫长的静默。

“也许这样更好些。”说完，他走了出去。

维吉妮娅伏在窗口，伸出脑袋，任凭雨丝飘洒在脸上。知道，鲁西安娜知道，肯定大家都知道。只有修女们永远也不会知道。她即将生活的那个地方，谁也不会知道在那蓝色的房间里，母亲看着在手指间长大的根须呼喊，“拔呀，达尼尔!”谁也不会知道爸爸曾说过“总有一天，有位王子会寻找维吉妮娅小姐”……谁也不会知道鲁西安娜说过“子弹从这个耳朵进，从那只耳朵出”……在那儿，没有人知道这一切。一旦哪天被带上钟楼受处罚，也用不着害怕。黑暗有什么关系?也不用躲在天使们后面。她刚才已经把天使们和圣经一起从窗口扔出去了。什么“背朝下掉下来的报死虫永远起不来”；什么“报死虫和天使”，统统见鬼去吧!她昂起头，挑衅地望着紫黑色的夜空。在那口张着嘴的大钟下面，她也将这样。

第二部

1

“需要我帮忙吗？我特别喜欢整理箱子。”

维吉妮娅看了一眼同宿舍的伙伴。热情的胖姑娘卢尔拉总是愿意帮助别人，可就是笨手笨脚什么也干不好。

“就剩下这些了，一会儿就弄好了。”维吉妮娅打开放在床上的小箱子。里面装着一沓用绸带捆着的信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保留这些东西……”

“你的信不多。”

“我没有多少亲人。”

“这些都没有被检查过吗？”卢尔拉盯着最上面的一封信诧异地问。

“没有查过。莫尼卡姐姐对我的信挺放心的。”

“有一个修女做朋友真好。我从来不会和修女交朋友。”卢尔拉叹息着在屋里转了一圈。“也没有和其他同学交朋友，除了你。可现在你要走了。我真想现在也收拾箱子……可是还要等一年！他们对我太不公平了。

“是不公平。

卢尔拉目光茫然，把脸转向维吉妮娅，耸了耸肩膀说：

“我头痛得厉害，出去转一会。如果需要我就叫一声……”

屋里只剩下维吉妮娅一个人，她从上面的那个信封里抽出信纸。字迹粗大而歪斜。这是纳特尔希奥的来信，是她来这儿后第二年收到的。来信告诉她：他已经被聘任为法官，还准备利用即将到来的假期去国外旅行。信上说：“布鲁娜和奥达维娅也去，给你写信是邀请你同去。”她曾简单地回了信，说：“我一点也不想去旅行，准备和一个无处可去的同伴一起在这儿过假期。”维吉妮娅把信撕成两半，又打开了另一封。这是布鲁娜在旅行途中给她寄来的两张明信片。其中一张是从巴勒斯坦寄来的，布鲁娜用苍劲的字体描述了她踏上圣地时的激动心情：“我哭着跪下了”。维吉妮娅能想象出布鲁娜在激动的时候怎样翕动着鼻子，张着嘴巴……拿起下面一封信，维吉妮娅的神情变得严肃了起来。那是纳特尔希奥在旅行后过了一年时写来的，信上答复了她的询问：“他遗留下来的书，都还保存着，随便你怎么处理。可你应该知道，其中大部分是诗集。坦白地说，我怀疑修女们能否让学生们在假期里看这类书。可既然她们同意，我也不参与任何意见。明天我就让司机给你送去。”最后又附上一句，“布鲁娜和奥达维娅跟费拉乌·埃尔达去阿丰索的庄园住几天，我留在家里。你什么也不缺吗？需要什么，随时通知我。”

维吉妮娅沉思片刻后，把这封信也撕了。信中最后的那句话就是他奉献给她的基督精神，就是达尼尔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所希望的那种基督精神……她又低头打开一封布鲁娜的来信。布鲁娜在写这封信的时候，大概已经有把握夺到阿丰索：“真可惜你没能来。庄园里开着各种各样的鲜花，美极了。阿丰索的祖母热情款待了我们。我从未见过他的心情有这么好过。他是

班上最年轻的工程师，并且终于完成了他的诗集。他总是诗不离嘴，可就是不让我拜读。奥达维娅还是整天拿着画笔；贡拉多现在比以前更富于幻想；费拉乌·埃尔达为在树林里找到几棵少有的孔雀草苗而欣喜若狂。只有我们可怜的莱蒂希娅好像不愿意玩，谁也不知道为什么……午后天气炎热，我们就下河游泳。晚上，我们在凉台上一边赏月，一边聆听奥达维娅的歌声。皓月当空，我好像从未见过它有这么圆，这么亮。”

奥达维娅用她那圆润的歌喉唱着：“月光下……”维吉妮娅把信纸撕成了碎片。这些话语深深地折磨着她的心，而布鲁娜竟然还在为她惋惜，“真可惜你没能来！”阿丰索从来都想不起邀请维吉妮娅，这一点，布鲁娜还佯装不知。其实，即使在假期里，他们也从不邀她一起玩。还说什么“我们知道她宁愿呆在学校里。”纳特尔希奥仅仅去看过她几次。有一次对她说：“院长告诉我，你是一个优秀的学生，在假期里也还不停地学习。这一点真让我高兴。”像以往一样，他脸上的笑容是强装出来的。他为她所做的一切，明显地带着被迫的痕迹，这是无法用曾经有过的那一点点爱来装饰的。她又打开一个浅灰色的信封，信上的字体秀雅中带着稚气。奥达维娅用平常说话一样的方式漫不经心地告诉她：“阿尔芒达生小猫了，而且为不用它喂奶而兴高采烈。它看到我给小猫准备了一个奶瓶，竟然不想再呆在筐里了。阿丰索的祖母不愿再住在庄园里，她说不想在那个荒凉的地方住一辈子。你知道，那个地方已有几千年历史啦。自从贡拉多家里只剩下他和莱蒂希娅以后，他就愿意去庄园居住。因此贡拉多提出和他们交换住房。这样，我们和阿丰索就要成为邻居。布鲁娜这下高兴了，可我不赞成。和贡拉多做邻居多好呀……再说，他要是搬走了，我就会失去最好的模特儿，我正在为他画像。这一次他真的会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

圣·弗朗西斯科·德·阿西斯①。莱蒂希娅现在越来越像条鳄鱼，那张嘴越来越突出了。并不是我故意丑化她，她现在像只抛在水里的锚……我想你已经知道，他们的母亲两个月前已经去世了。你还记得她吗？由于她眼睛高度近视，可又硬是不戴眼镜，结果开着汽车撞在大树上，像果子一样挂在那里。爸爸认为我在学校一无所获，同意我退学。我进了一个绘画班。大家都说老师很好，可现在他喜欢上了一个男学生。作为一个已婚男人，感情如此混乱，怎么教我们呢？那个男学生是我同学，很英俊，我的眼睛也总是盯着他。可是我承认还是老师赢了。"

"是你姐姐的信。"维吉妮娅眼前浮现出莫尼卡修女在把信交给她时的那张充满信任的脸。她继续看信："现在和我最要好的是亚科，一个有趣的、迷人的男人。我在他的画室工作。布鲁娜开始时反对我干这种画室里的工作，可她现在连反对的时间都没有。每天早晨有一个天使用亲吻来唤醒她，你还记得吗？现在她希望有一个男人来代替天使，毫无疑问，那就是阿丰索。正因为这个原因，莱蒂希娅又瘦了十几公斤。这姐弟俩真是多灾多难。我可怜她，也同情贡拉多。知道吗？他们不但没了母亲，父亲也因为受不了这一切，决定到太平洋的某个小岛执行宗教任务去了。现在也许正像电影中的那些白人一样，穿着破衣褴衫，喝得酩酊大醉，搂着土著女人睡觉呢。总之，比在这儿玩得开心。我昨天一整天帮贡拉多捆装书籍，他们想这个周末就搬到庄园去住。莱蒂希娅似乎对搬家不感兴趣，到了那儿她和谁打网球呢？我估计她在那块远离城市的荒野住不上一个月。他要我告诉你，他非常想念你，不给你写信是因为他不爱写信。我也不喜欢写信，写这么长的信我都快累死了，简直

① (1182—1226)法兰西斯科维厄教会创始人。后被誉为意大利的保护神。

和赛维格内侯爵夫人[1]一样……再说，我的小猫都饿得哭了，尤其是那只可气的阿尔芒达。"

信纸上散发着玫瑰馨香，那是奥达维娅身上的香水味……当维吉妮娅得到贡拉多要搬走的消息时，她是那样的高兴。"奥费莉娅，奥费莉娅，他现在离她远了！"她这样叫喊着拥抱同房间的女友。到现在她还清晰地记得当时自己兴奋得快要发疯的样子，捏着围裙兜里的信，绕着院子奔跑着，喊道："他现在离她和我一样远了。"

维吉妮娅的脸上掠过一丝笑容。她接着去看其余的信。费拉乌·埃尔达在可怜的明信片中告诉了她的新地址，还说："我感到很累，决定休息几天。当然我已找到了接替我的人。"还有一些是祝贺生日和圣诞节的卡片。贡拉多去马尼拉看父亲时寄来的明信片上写着："我在这儿也想起了你。"最后是阿丰索的一封短信，亲切地告诉她有关结婚的消息："布鲁娜不能给你写信，因为她扭了手腕。可我并不对此感到伤心，因为，两天前，当我们走过一座教堂，并进去瞧瞧时，我们就这样结婚了……"

维吉妮娅把所有的信揉成一团，扔到纸篓里。上帝呀，过去的那些日子，还有那些人们，对她已显得那么遥远。布鲁娜和阿丰索结婚了，还有了一个已经能够提问题的女儿。奥达维娅要举办一次绘画展览。纳特尔希奥已经退休，他脾气一天比一天倔，更加沉默寡言了。莱蒂希娅已成为一个网球明星，单独住在一套房子里，生活非常神秘，这是布鲁娜告诉她的。贡拉多隐居在庄园，整天弹琴养鸽……家里，费拉乌·埃尔达走了，来了一位名叫伊诺森希娅的葡萄牙女人。是啊，变了，过去的

[1] 法国女作家（1626—1696）。她和女儿及其他朋友的书信被出版成《书信集》，是法国文学史上的经典著作之一。

一切都变得遥远了。"变得那么遥远。"维吉妮娅一边想着，一边把洗漱用具放到箱子里。没有忘掉什么吗？她走到书箱前，准备拿钉子把它钉上。

"明天再干吧。"她心里想着，随手拿起一本书，翻看了一下，放回箱子里。"爸爸。"他最终给她留下的印象太少了：一张和蔼可亲的面孔、一些支吾其辞的话语，还有这些书籍……一切都很虚无缥缈，正如那张画上的绅士凝望着湖中游动的天鹅一样。"这是一个英国诗人的诗集，总有一天你会理解它，喜欢它的。"他的这句话现在看来仿佛是说："总有一天你会理解我，爱我的。"可以肯定，当时他之所以愿意让病人早一点死去，是因为他太爱她了，不想让她死在疗养院里。他曾说过，"去疗养院？不！"再说，这样也便于自己和她死在一起。"子弹从这个耳朵进，从另一个耳朵出。"

玻璃窗外，是阴森的院落。在围着院子的狭长的走廊里偶尔会有修女匆匆走过，很快消失在某个门里。莫尼卡姐姐正和一个新生在谈话。小姑娘的眼睛都哭肿了。莫尼卡也许正用当年接待自己时的那种温和的态度和亲切的语言劝慰她，开导她。维吉妮娅伏在窗台上，回忆自己刚进来时的情景。她本能地提防着那些修女们，但她自己也说不清是什么原因，使她觉得莫尼卡姐姐值得信赖。于是，她把自己托付给她，向她诉说秘密，倾诉怨言……莫尼卡听了也不知如何是好，只会说："上帝啊！一个小姑娘不能这样说！"有时看她哭了，莫尼卡也会流下眼泪。"在这个世界上，我没有什么亲人了，姐姐！我好孤单啊！"……然而，时间一长，莫尼卡渐渐地由激动变得冷静了，总是说："我的维吉妮娅，你真有趣。是你想得太多了！事情并不像你想的那样。我不骗你。"她要维吉妮娅祈祷、祈祷、再祈祷。她那像洋娃娃一样呆滞的眼睛又像以往一样微笑闪烁：

“是魔鬼们为捕捉你的灵魂而设下的阴谋。祈祷吧，维吉妮娅，请上帝宽恕你的这些邪念吧。”对维吉妮娅的失望、疑虑和怨恨，莫尼卡用成语、警句来循循诱导，使她得到安宁。一旦找不到合适的话来劝慰时，莫尼卡就说：“这是上帝的旨意。”试图用这种简单的语言来净化她的灵魂，就像油漆工简单地用白漆粉刷教堂墙上的污迹一样。

多少次祈祷……“我祈祷过了，姐姐，可不管用！”莫尼卡微笑着，耐心地说：“再祈祷，维吉妮娅。现在你身陷逆境，我也为你祈祷，你要虔诚。”维吉妮娅渐渐认识到，从那张无可挑剔的洋娃娃似的脸上不会得到所希望的东西。于是她不再向莫尼卡诉说知心话了。不过，她还是愿意继续去找她，听她一本正经地讲述天堂和地狱的故事。昨天她们还在一起。“我为你离开我们而感到难过，”莫尼卡一边帮她整理书籍，一边说，“同时也感到高兴。因为我相信，尽管如此，你在这儿还算是幸福的。”“尽管如此”莫尼卡所说的“尽管如此”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是指弗洛拉姐姐的盯梢？是指禁止奥费莉娅做她的好朋友？是指她怀着仇恨的心理所忍受的长时间的惩罚？还是指她毫无虔诚地接受着一次又一次的圣饼？不，莫尼卡姐姐显然指的是奖章和绶带。和刚进学校时一样，维吉妮娅现在还是穿着那件白上衣，没有带上任何绶带。在修女们看来，这是她最大的不幸。虽然大家一致公认她是班上最优秀的学生，然而，哪怕是小小的荣誉，一次也没有给过她。荣誉全都授给了那些远不如她的人。那是因为修女们罗列了她很多的不是……克拉拉说：“她很会伪装。”弗洛拉带着惊讶的神情说：“她的眼睛像是见过许多可怕的事情！”修女们认为：“她的父母离了婚，家里一定有很多丑闻。”甚至说：“她是作为特殊情况接收进来的，不能和别人一样享有获得荣誉的权利。”

维吉妮娅凝视着院子里的那棵无花果树。“尽管如此，你在这儿幸福吗？”她真想也这样问问这棵孤独的大树。如果弗洛拉姐姐这样问她，应是另一番回答。可弗洛拉诡诈刁滑，她是不会问的。这问题是莫尼卡姐姐提的，所以维吉妮娅应该这样回答：“开始，我憎恨一切。我可以告诉你，我恨这里所有的老师，恨这里的饭食、墙壁、圣像，甚至空气，恨空气中由凋谢的花朵和燃烧着的香散发出来的混杂的气味。后来，我慢慢地变得无动于衷了，变得冷漠了。至于说我学习那么好，那不是出于我的美德，而是出于我的报复心理。因为我的姐姐们学习太差了。”但莫尼卡肯定不希望听到自己的这些肺腑之言。于是维吉妮娅精心选择了回答的语言，为的是在这告别之际，不让莫尼卡姐姐那被整齐发亮的头发遮挡的耳朵受到任何刺激。“我告诉你，莫尼卡姐姐，我起初什么都不习惯。你还记得吗？那时我的精神很恍惚，也只能是那样。可这两年，我非常宁静。”她为用不着说谎而感到高兴。因为实质上，宁静和冷漠不是一回事吗？对那些圣像——形态可怜的泥塑——的冷漠，对那些淡而无味的饭食的冷漠，还有对那圣饼，对那些无情无欲的女人——她们就像是忘了升天的古人——的冷漠。“我听到你这样回答真高兴，宁静胜于一切。”莫尼卡激动地低下头。对她来说，宁静就意味着上帝。

卢尔拉打着哈欠走进房间。

“院长想见你。”她漫不经心地说，“肯定要对你进行告别说教。她已经跟我谈过了，但她不知道我还要留下。”她懒洋洋地倒在床上。“当我想到来年还要听一次她的说教时，真想打断她的话，告诉她‘我没有被通过，还得继续留在这儿’。可是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当我决定告诉她时，我们俩已流着眼泪搂在一起了。”

维吉妮娅从镜子里能看得见卢尔拉从床上耷拉下来的两只肥胖的大腿。她曾怀疑过选择这个姑娘和她同住一个房间，是弗洛拉姐姐插手的结果。头几年，聪明可爱的奥费莉娅和她住在一起。她们相处得那么好，以至于修女们认为必须把她们分开。奥费莉娅搬到另一头，几乎无法再见到她。后来有一天，她模模糊糊听人说奥费莉娅的父母把她转到另一个学校去了。随之而来的是这个陌生的卢尔拉。起初，维吉妮娅对这个可怜的小胖子的出现，对她躺在自己朋友的床上，对她用乱七八糟的东西塞满柜子、对她的缺乏教养、自私自利、无所事事等感到深恶痛绝，可后来习以为常了。到现在，竟然有点儿喜欢她了。

"谁来和我住一起？"卢尔拉低声说，"又走了一个，我在这里唯一的朋友。可我还要和一个陌生的伙伴在一起学习一年。要是那个人像你一样漂亮就好了，我讨厌丑姑娘。"

维吉妮娅用一根松紧发带把梳到后面的头发扎在一起，瓜子形的脸庞显得更为秀丽。"我漂亮吗？"她问着自己，随后又把披到肩头的红棕色的头发竖了起来，试着梳了个高高的发式。她盯着镜子里那双忧郁的眼睛，和那张嘴角微微翘起的日趋成熟的嘴巴，又想起达尼尔说过的话："羚羊是一种动物，两腿长长的，眼睛鼓鼓的，就像你。"他应该说"就像我"。随着岁月的流逝，那样的线条已从她身上逐渐消失，她已变成面前镜子里这个亭亭玉立的少女。她微笑着试图寻找孩提时的表情，那张总是噘着嘴的，痛苦、凶恶的小脸躲到哪儿去啦？

"我解脱了。"

"别说啦！我可盼不到解脱的时候。"

"我不是指离开学校。"维吉妮娅笑着站了起来，"现在，我就去听说教！"

“我并不羡慕你的命运。”

“啊，可我头上有个开关。当我不想听时，我一摁，就关上了。”

“我的开关可一点儿也不灵。”卢尔拉叹了一口气，用呆滞的目光送着她，心不在焉地说：“你还是踮着脚尖……”

2

维吉妮娅把箱子放到车上。司机想帮忙，可她谢绝了：“不用，很轻!”年轻的司机身材很魁梧，长着一头红棕色的头发，眼睛里洋溢着淳朴的神情。汽车启动了。

“伊诺森希娅夫人请你原谅她不能前来接你。”他说着羞涩地正了正小帽子。“她喉咙刚做完手术，还不能出门……”

“是的，我知道。”维吉妮娅打断他的话，朝着站在学校门口向她挥手的莫尼卡姐姐瞥了最后一眼。莫尼卡的黑衣袖在微风中飘拂，仿佛是笼中小鸟的翅膀。学校大门一转眼就消失了，高大的围墙在树林中隐去，学校里做祈祷的钟声随着汽车的远离也渐渐地变小了，这和她在从前的一个下午听到公墓大门关闭时——或者在睡梦中——听到过的声音一样，最后也消失了。

维吉妮娅打开车窗的玻璃，尽情地闻嗅着桉树林散发的芳香。对寄读学校回忆的大门永远地关上了，永远地抛在了后面。那在坎坷不平的校园里浮荡的嬉笑声；那在寒冷孤寂的夜晚流淌的泪水，那在心中隐藏的秘密、梦幻，还有在课间和唱诗间歇获得的短暂的欢乐；漫长的悲伤；那个黑暗的世界，统统变成了尘埃，从记忆中消失了。当然，有一些往事依然清晰地留

在她的脑海里：奥费莉娅因为写了那张“维吉妮娅，如果让我们分开，我就去死”的条子而受到处罚。她颤抖着，痛苦地哭泣着；诡计多端的弗洛拉修女说她们“现在到了危险的年龄，必须多加提防”，因此她的身影常常像幽灵一样钻进她们的房间。胖姑娘卢尔拉用红铅笔画了一些有关性的秘密，还说：“我从爸爸的解剖书中见到过，还能叫出它们的名称。”同学们议论着有关小弗朗西斯科的神秘的死——她是最年轻的修女，在一天清晨，用自己的玫瑰念珠勒颈自杀了。莫尼卡姐姐那双像瓷娃娃一样的眼睛里，总是闪着这样的神情：“上帝主宰一切！”……是啊，这些尘埃还留在她记忆的缝隙中，但总有一天也会飞掉的。“过去的终究要过去！”维吉妮娅往前探了探身，向司机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

“彼得罗。”

“彼得罗……”维吉妮娅轻轻地重复了一句，慢慢地把双手交叉在胸前。她尽量克制着自己不再提问题，可又对这种克制愤愤不平。为什么要克制呢？难道提问题不正常吗？难道自己不是在相隔这么长时间后才回家的吗？难道想了解一些情况就不合情理吗？……“彼得罗，你在我父亲家里多长时间啦？”

“快一年了。”

“一年啦，真没想到……你也给布鲁娜小姐开车吗？”

“不，她坐阿丰索先生的车。我只是偶尔开车带孩子和小猫去公园，或者当阿丰索先生的车有毛病时才为她开车……”

“这么说，你只为我父亲和奥达维娅开车？”

“还有奥达维娅的朋友们。”

“谁？”

从矩形镜中，她看到了一双正凝视着前方的饶有风趣的蓝

眼睛。

“奥达维娅小姐有很多朋友，几乎都是艺术家，她经常出去。”他不自然地笑了笑，换了种口气说，“莱蒂希娅小姐和她弟弟有时也坐我的车……”

维吉妮娅不由自主地低下目光。

“他还住在庄园里？”

“贡拉多先生吗？是的。今天他在我们家里，是来接奥达维娅的。可她好像在等一个重要电报。布鲁娜小姐送纳特尔希奥先生去车站了。他今天走。”

“已经走了吗？”

“大概是去谈生意，可能很快就会回来。”

维吉妮娅慢悠悠地捡起被风刮进车内的一片枯叶，用手指轻轻地搓揉着。尽管下午天气很热，她却觉得两手冰凉。“我这是回家。”她对自己解释着，“尽管如此，这么长时间没有来往，现在回去，总会有点激动。”可她又隐隐约约地感到失望，因为在这之前她一直认为自己不会带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回家的。刚才她还觉得离那些人们、那个家庭那么遥远，甚至想象着自己是像一个初次登门的一般客人一样同他们打招呼。她擦干了手上莫名其妙地渗出来的凉汗。“不，从内心深处，我没有把自己看得多么重要。真有趣！如果我真的想要引起他们的注意，还会穿着这身校服出现在他们面前吗？难道一个姑娘会穿着一件肥大的橄榄色旧裙子、一件不像样的上衣去吸引人吗？再说，还有那双黑袜子……”

“莱蒂希娅呢，她还在旅行吗？”

“不，回来了。明天还有一场重要的比赛，你没有看报吗？”

“没有。”维吉妮娅仰靠在座椅背上低声回答。

她想起了奥达维娅那圆润的女低音："她太高太瘦了，如果脱了衣服不就像根通心粉吗？"可现在莱蒂希娅已变成一个高大健壮的姑娘，因为只有肌肉发达才能举得起网球拍。她那银灰色的头发，她那像猎犬一样耷拉的眼角又浮现在维吉妮娅的脑海中。

"小姐，你不像奥达维娅，也不像布鲁娜……"

"我谁也不像……"她的声音很低。

她想起了贡拉多。"啊，贡拉多，从前有一个小姑娘是那么爱你，那么爱你！"她记得自己在校园里搂着朋友说过："知道吗，奥费莉娅，我那么喜欢贡拉多，以至于想得牙疼。"可此时此刻，维吉妮娅感到寒心。她用力摇上车窗的玻璃，似乎这样，一切和他或其他人的联系就都切断了，什么也不存在了。她的心情突然舒畅了许多。然而她又眯上眼睛，如果连他们的，尤其是他的面孔也记不清的话，那该多好啊！在她的记忆中，他的容貌已经像被文火烧化的蜡制假面具一样变形了：首先是下巴，然后是嘴、鼻子……她看清了，现在只剩下那双无可挑剔的，充满着爱的眼睛，那双凝视着的，眼角低垂的眼睛。

"你也不像纳特尔希奥先生。"彼得罗从矩形镜中审视着她说。

"我像一个叔叔，"她低声认真地说，"你不认识，他已经死了。"

那一天，达尼尔曾这样预言："你将来会很内秀。"贡拉多也许会发现自己的美丽而爱上自己……她感到既高兴又害臊。"疯姑娘，真没羞，想这种事儿！"她摇了摇头，"其实，这是很正常的事。"

"我选择了一条新路，可没想到这么不好走。"车子颠了一下，彼得罗抱歉地说。

“新路？”维吉妮娅小声问。

现在不是一切都是新的，不是一切都变了吗？不是又都在预料之中的吗？整场戏剧只需要贡拉多和奥达维娅的婚礼就能完成。想到这儿，她紧锁起双眉。为什么他们俩还不决定结婚？不是从孩提时代起，这四个人的事就已经有眉目了吗？布鲁娜和阿丰索，奥达维娅和贡拉多，没有其它的选择。连不属于那个圈子的鲁西安娜都早已预料到那悄悄产生的爱情。“连长相都很像，肯定会结为夫妻。”鲁西安娜曾经说过。那现在见到他们喜结良缘、生儿育女就应该是很自然的事了。不过她认为他们的结合会是不幸的。然而她马上又反问自己：“为什么是不幸的？我为什么要忌妒？……”

“这辆车不行了。”彼得罗由于停车太猛而表示歉意，他为维吉妮娅打开车门。“明天早晨我去取你的书箱。小姐还需要什么吗？”

她没有回答。那幢灰色的楼房静卧在宽阔的草坪上。四棵柏树不见了。她想起那个风雨交加的夜晚，有一棵柏树戏耍一般地朝她的窗户弯下身子。

“柏树呢？”

“挖掉了。”

“连院子也变样了。”她沿着石子路边走边想。院子边上那爬满青藤的篱笆如今显得那么矮小，而通往邻院的豁口却增宽了。显然现在是大人们来往于此。她的目光落在那几个手拉着手的小石头人身上——它们是小石人还是妖怪？从石人圈中央的泉眼里喷出的那根小水柱如今看不见了，她猜想泉水可能在那些长满青苔的石缝中缓缓流淌。

“小姐住在原来布鲁娜小姐住的房间。”走进前厅，彼得罗好像为她到家时遭到冷遇而感到不安，仿佛没有人出来迎接她

是他的过错似的。他不知是否应该陪着她把箱子送上楼去。他向客厅瞥了一眼。“他们在里面。可能还不知道小姐回来……”

“没关系，彼得罗。”维吉妮娅温和地说。他并不知道，他们总是在关键时候不露面，每个人都有重要的原因，特别是纳特尔希奥。从前，他们的这种做法曾使她难受过，可现在已无所谓了。“你把箱子放在这儿，我知道怎么走……”

客厅的门关着，还能听得见里面的声音，有贡拉多的、阿丰索的、奥达维娅的……维吉妮娅搓了搓冰凉的手，可觉得脸上发热，“一会儿就会好的。”她这样安慰自己，随后咬了咬牙，昂然走进客厅。

站在沙发旁边的阿丰索第一个看见了她。

“维吉妮娅！”他张开双臂喊了起来，露出了尖尖的牙齿。“我今天没有去上班，就是为了迎接你……”

奥达维娅懒洋洋地躺在沙发上抚摩着手中的小猫。她吻了一下妹妹说：

“维吉妮娅，别信他的！这不是真话，他从来都不上班。”

阿丰索笑了。他热情地拥抱维吉妮娅，显得十分亲切。在他那尖脸上还是流露着当年那种狡黠的表情，或许仅仅增加了点苦涩。

“这只可恶的小猫不知说些什么。”他用尖尖的声音回敬了一句，然后又对维吉妮娅说：“你现在真漂亮！我的上帝，真是奇迹！”

贡拉多走了过来，拉着她的手：

“亲爱的维吉妮娅。”

她看着他。就像一阵神奇的春风拂过，她的脸上顿时荡起了笑容。几分钟之前刚刚失去的信任现在又重新回到心间。他就站在自己面前，和以前一样庄重、温存。他的眼神告诉她，

他并没有因欣喜而失去控制。“一切都好吗，维吉妮娅？”

“她的变化太惊人了，是吧？”阿丰索靠在沙发椅的扶手上，“大家都说她是个才女，连我也不知道她到底懂多少种语言……到底多少种，维吉妮娅？”

她用同样既亲热又稍带嘲讽的神情审视着他：还是那个头发蓬乱、衣冠不整的阿丰索。不过，从他的这身打扮中可以看出他对衣着的追求：衣服虽然穿得不整齐，却质地考究，精心选择的毛衣和袜子显得非常和谐。

“美男子阿丰索，”维吉妮娅在奥达维娅旁边坐了下来。“当你想着该穿什么漂亮袜子时，我可是在埋头攻读……”

“你的袜子不也很漂亮吗？”他回击着，“你看，黑色的袜子。没有比这更刺激人的了，黑袜子配黑袜带……修女们不可能发现比这更有性感的色调……”

维吉妮娅平静地微笑着，耐心而坦然地回答着他们的一个个问题。其他三人则神态各异：贡拉多凝神专注，似乎对她说：“你现在做得很好，应该继续下去！”阿丰索大而明亮的眼睛显示出他此时心情颇佳。不过，偶尔会在某句话，或某个动作中突然露出一丝不快。似乎在说：“看看这个曾经躲在门后偷听的姑娘，现在可大不一样了！……”而奥达维娅的那双大眼睛里却总是流露出深沉的神情。有时，她似乎打算说句画龙点睛的话。有时，某种念头突然在眼中闪过，但又马上被狡猾的神情所掩盖，最后出现的还是那种懒洋洋的目光。她用的是玫瑰型香水，正好和她那金黄色的头发和高高的前额相协调。声音还像以前一样，甜润中稍带点冷漠。

“我没有哪门功课能学好的。”奥达维娅点上一支香烟，朝睡着的小猫脸上喷了一口烟雾。“布鲁娜也没能坚持到底，中途和这位天才结了婚。只有你办成了一件这么伟大的事，语言

专科毕业，真难想象。太伟大了！"她边说边笑边逗着手中生气的小猫。"我曾请贡拉多给我讲讲哲学史，他非常懂哲学，你知道吗，维吉妮娅？可他像是一条深邃的河，而我则是附在表面的一条小溪。一天，在他给我认真地解释一些东西的时候，我却犯困了。从那以后，他再也不给我讲什么学问了。是不是，亲爱的？"

贡拉多静静地听着。维吉妮娅借故向他提个问题，坐到了他身旁，心里还在为自己的这种行动辩护："这是重新见到朋友或兄弟时正常的好奇心，仅此而已。"

"噢，学问……"阿丰索嘲讽着，走到放饮料的活动小桌旁，给每人斟了一杯威士忌，唯有维吉妮娅拒绝了。"姑娘，近朱者赤嘛，你一定会成为像他一样的大学问家。贡拉多肯定想把你培养成女圣人。别再装作一窍不通了。你本身已经是个漂亮的学者，现在让大家了解了解你吧，首先从我开始。"

"布鲁娜的《圣经》里大概有些段落是有关尊重小姨子的，她一会儿会念给你听的。"奥达维娅说着，伸手逮住想逃跑的小猫，转身对维吉妮娅说，"他并不喜欢你，可现在装得……"

阿丰索挽起毛衣袖子：

"你这是拨弄是非！说真的，我都难以相信她变化这么大。她原来是一个头发乱蓬蓬的，指甲咬得光秃秃的古怪的小姑娘……"他弯下腰看了看她的指甲，耸了耸肩膀说："现在还留着咬过的痕迹。真有意思……你们看，她多么聪明，并且头脑清醒，像个正在度假的精明能干的女管家……"

"她这种悠然自得、如梦似痴的神态并不是所有人都能表现得出来的。"奥达维娅双手支着下颏插话说，"阿丰索，住口吧，别这样歇斯底里。"

贡拉多弯下身子，抚摸着正伸懒腰的猫。

“维吉妮娅，其实大家在逗你，连这只鲁道夫也是这样……”说着，他轻轻揪了揪毛茸茸的猫耳朵。

她没有吭声。阿丰索和奥达维娅在交头接耳，谁也听不清他们到底在说什么。维吉妮娅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贡拉多身上，又往他身旁靠了靠。以往的努力都无济于事，她又回到了他的面前。这么多年她都没有能将他从自己的脑海中赶走，她还爱着他！爱着他！他感觉到她在盯着自己，便抬起了头。他们的目光相遇了。可这仅仅持续了一秒钟。他猛地转过身，打开了钢琴盖。

“维吉妮娅，你还没有把计划告诉我们。”他看着琴键说，“你准备当教师？”

什么“还没有把计划告诉我们”，他甚至要我在众人面前讲计划、决定，这分明是在说“你别寄希望于我”，分明又在回避。维吉妮娅心里翻腾着。尽管她很想回答得自然些，可发出的声音却做作得可笑：

“我准备暂时做教学和翻译工作，以后慢慢再说。”

“教学？……”奥达维娅惊讶地问。她慢慢地摇着头，松软的头发在灯光下轻轻地摆动。“亲爱的，怎么回事？你可别当教师……”她脱掉自己的拖鞋，墨绿色的裙子遮住膝盖。

维吉妮娅茫然地垂下目光。她突然感到，在姐姐旁边，她显得如此黯然失色。透明的衣料微微遮盖着奥达维娅圆圆的富于弹性的乳房和光滑的大腿，使她显得更加婀娜多姿，光彩照人。而自己穿这身厚厚的校服不显得过分寒酸吗？越是不想惹人注意，不就更加成为众人注意的目标吗？维吉妮娅欣羡地望了奥达维娅一眼，接着又转向阿丰索。阿丰索还在笑着。“他像裁缝一样挑剔！像裁缝一样挑剔！”

“在我们学校里，普里希莉娅姐姐讲授语言学。”奥达维娅

轻轻地晃动着威士忌杯子里的冰块。“有一天，她用手指戳着我的脑门说：这个姑娘要么会成为天使……要么会成为魔鬼！”

“你选择了后一种。”阿丰索低声说着，给杯子里又斟满了威士忌。

“不。我不明白为什么在二者之中只能择其一。这就单调得让人生厌了。最好是人们既不要成为天使，也不要成为魔鬼，应该任其自然……”她伸手拉着维吉妮娅问，“唉，你认为我的红头发怎么样？不英俊吗？”

“什么红头发？”

“哎呀，亲爱的！当然是彼得罗。”她呷了一口酒，瞥了一眼正在一旁交谈而并未注意她们的阿丰索和贡拉多，稍稍把声音提高了一点说：“他是个不称职的司机，可是个顶不错的情人！”

“啊！是吗，那个司机……”维吉妮娅微笑着抚摸着小猫，随后又打开一本杂志，想以此来掩饰自己惊讶的表情，但没能做到。彼得罗也成了奥达维娅的情人！可在这以前呢？她想起了那个下午，奥达维娅朝费拉乌·埃尔达扬起天真无邪的小脸，“我以为把语法书忘在外面了……”而贡拉多却悄悄地穿过爬满青藤的篱笆。他是她第一个情人，“第一个”。奥达维娅水性杨花，他们肯定还保持着联系……维吉妮娅为这重大的发现而沮丧，她感到全身的血液都上升到头顶，冲击着脑门。她机械地挪动双脚来到托盘前，斟上了一杯白兰地。阿丰索指着她说：

“我刚才说过，她会入乡随俗的，可没想到竟然随得这么快……”

贡拉多轻轻地弹奏着一首颤悠悠的乐曲，一边说：

“她是不会受污染的。”

“你们难道不能过几天再给我下结论吗?”维吉妮娅学着阿丰索的腔调说。达尼尔那呆滞的目光、苍白的面容、疲惫不堪的神态又浮现在她的眼前：“上帝知道，我竭尽一切努力不让她受到污染……”她用泪莹莹的眼睛盯着酒瓶，又斟满了一杯。

阿丰索朗声笑着：

“你会醉的，知道吗，宝贝!”

她一饮而尽。这白兰地和从前吞下的那块冰激凌一样让人恶心。“你满嘴都是冰激凌!”那天他也是这种语气，新怨旧根使得她真想把酒杯朝他脸上甩去。

为什么要那样?为什么呀?她装着饶有兴趣地欣赏奥达维娅的一幅作品，心里却在苦苦思索着。她双手交叉着紧紧地抓住两只胳膊：“这一切对我又有什么大不了的呢!我必须控制住自己，必须保持镇静，我不是早就知道会遇到这一切，不是早已经有准备了吗?不应有恨，不应有爱……”她垂下双臂，脸上露出苦涩的笑容。“没有恨，也没有爱。”倘若此刻只有她独自一人，她一定会像孩提时代一样，趴在地上，放声痛哭。

“喜欢吗，维吉妮娅?”奥达维娅问道，“我去年画的。题目是‘水缸中的人头’。”

维吉妮娅模模糊糊记得奥达维娅有一天画过一幅画，画的是一个姑娘头上戴着用树叶扎成的圈——是树叶还是海带?——可这幅画上的女人漂散着头发，睁着双眼浮在水面。是奥达维娅，也许是劳乌拉。

维吉妮娅张开嘴吸了口气，可怕之处正在于那双空漠而又毫无表情的眼睛。它们像水一样淡然无色，只是稍浓一些……仿佛会突然从镜框里流下来。

“你给过我一幅类似的画……”

“我给过吗？”奥达维娅瞥了镜框一眼。“我今年要参加展出，事实上我对画展并不感兴趣。只不过偶尔心血来潮……”

“啊！我们的计划。”阿丰索就像一个演员在发出感叹。他走到贡拉多身旁说：“这一位从父亲那儿得到了一份培养圣人的奖学金，将来定能成为圣人。圣·贡拉多。奥达维娅生来就和画笔有缘，一旦成功，将成为名画家。莱蒂希娅和球拍有缘，不用很长时间，她会成为著名的网球明星。布鲁娜发现拥有天使要比梦见天使好得多，而不久她就要有成千上万个自己的天使了。现在，她的肚子里就有着世界的渊源！”他喝了一口威士忌，接着说，“而我将为自己建立一个世界上从未有过的特殊的住宅，它由代表各个季节的房间组成。你可以进入冬天的房间，也可以进入春天的房间！我要出版的诗集是具体的，是由水泥和钢铁组成的！在我们这样的城市里，诗人也必须是强硬的，钢铁一般的坚硬，亲爱的！”

“可现在你该去看你的女儿了，”莱蒂希娅走进来打断了他的话。“她正吵着要你或布鲁娜。”随后她转身对维吉妮娅说，“这位漂亮的姑娘怎么样啊？真想念你，好像几十年没见面了……”

莱蒂希娅穿着一条退了色的蓝布连衣裤，脸蛋洗得干干净净，头发短短的，像个男孩。但那嘴巴显得成熟、淫荡，似乎已经是干这一行的老手了。

“你从我家里来？”阿丰索问她，“布鲁娜还没有从火车站回来吗？我可怜的女儿没人管啦！得不到爱抚，还得由我这个心理学家为她启蒙。再见啦，我的天使们！我回这儿来用晚餐，我们的厨娘不见了，住在岳父家旁边总有好处……”

“来时带些杂志，还有烟，别忘了带烟。”奥达维娅提醒了一句，随后坐到贡拉多身边。“亲爱的，我们弹一支海员曲吧，

啦、啦、啦……"

维吉妮娅目光悲切地看着地面，耳边又响起了鲁西安娜的声音："两人长得真像，好像姐弟一般……"啊，他俩相爱，他俩相爱。奥达维娅可以有其他男人，这无关紧要。但他俩相爱着，其他的一切都和这爱情无关。她靠在椅子上，心中的痛楚使她无法忍受。"贡拉多啊，贡拉多！"

莱蒂希娅挽住她的胳膊说：

"我们到院子里去吧？"

她随莱蒂希娅走了出去。正是夕阳西下时分，天边被晚霞染成紫红，草坪上笼罩起一层阴影。她在莱蒂希娅旁边的台阶上坐下，眺望着地平线深处所展示的大自然之美。可她很快又把脑袋垂到胸前。

"现在不能哭，要挺住！"莱蒂希娅用命令的口吻说，"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能想象得出来。"

强硬的警告就像当头浇了一盆冷水一样，维吉妮娅惊醒了，用颤抖的声音说：

"不，我没有哭。我很好，一切都过去了。"

莱蒂希娅的声音变得轻柔而温和：

"这样才好。你现在还爱他吗？维吉妮娅，你应该忘掉他了。爱一个不该爱的人绝不是什么令人愉快的事，但这类事却司空见惯……但丁在描写地狱的时候偏偏把被上帝拒之门外的人忘在了脑后。"

"我想过……"维吉妮娅喃喃地像是对放在胸前的双手说，"可还是一样，和以前一样……"

莱蒂希娅点着了一支烟：

"我的洋娃娃，我从你眼睛里都看出来了。"

眼睛里？维吉妮娅笑了笑。她原以为自己那双被修女弗洛

拉称之为"见过可怕事情的眼睛"已经消失了！她紧紧地闭上了这双能暴露自己的眼睛。

"尽管死人和活人同时存在，但学校里的一切对于我来说还是那样简单……"

现在，奥达维娅正在唱歌，没有什么比她的嗓音更和谐的了。轻柔甜润的歌声在暮霭沉沉的空中回荡。

"你必须忘掉他。"

"我知道，我知道。"这痛苦的声音是从维吉妮娅的牙缝中挤出来的。她搭起大腿，把下颏贴在膝盖上。"可阿丰索为什么要这样讨厌我？他恨我。"

莱蒂希娅把手中的烟头扔到地上，用鞋底踩灭，说：

"别为自己悲叹啦，姑娘！再说，阿丰索一点也不讨厌你。我可了解那位演员。他是怕你，所以才这样对你。他害怕你。"

"怕我？他怕我什么呀？"

莱蒂希娅似笑非笑。

"他们俩结婚后，有一次我看到奥达维娅和贡拉多在一起弹琴唱歌，我也和你刚才一样悲伤……我真哭了，不过那也是我最后一次哭泣。所有的眼泪都流干了，所有的。等到再也没有眼泪可流时，我去参加了网球比赛，一场重要的比赛，第一次夺得了奖杯。"

维吉妮娅盯着莱蒂希娅，朦胧中看不清她的面容，只瞧见她原先披散在肩头的银发如今被剪得很短。"剪掉了头发，赢得了奖杯。"

维吉妮娅慢慢地将目光移向草坪。石人圈已湮没在夜幕之中。在那儿，他们五个人正手拉着手：贡拉多、奥达维娅、布鲁娜、阿丰索和莱蒂希娅。

“那庄园怎么样？”

“我上星期去过那儿，”莱蒂希娅卷起袖子说，“贡拉多重新收拾了一下，现在比以前好多啦。”

“那他就不想再回这儿啦？也不想工作？”

“贡拉多？贡拉多有自己的主张，洋娃娃，我们继承了足够的遗产……我承认，如果要我生活在那僻静的地方，我会发疯的。可我觉得他这样是幸福的。”她说着握住维吉妮娅的手腕，指尖伸进袖口，在细嫩的皮肤上轻轻地抚摩。她的声音变得更加柔和：“我的房间离这儿不远，才隔两个球场远。明天下午到我那儿去吧。你不是喜欢翻译吗？我那儿有两本书，可我连打开的时间都没有，出版商都不耐烦了。你可以先开始译起来，以后还会有其他的活。我还可以把你介绍给俱乐部，那儿经常有人想学些什么……那是一个很富有的俱乐部。现在，无所事事的女人们都想附庸风雅，所以法语又时髦起来了。

尽管看不清莱蒂希娅的脸，可维吉妮娅感觉到她那慢慢张合的嘴里正垂滴着一种黏糊糊的液体，在她胳膊上抚摩的手指头也让她感到别扭。然而，莱蒂希娅是他们那个圈子中第一个给她提供位置的人。

3

“……后来，小兔子从洞里出来，走啊，走啊……”布鲁娜停下来舀了一匙粥送到贝雷妮赛的嘴边说，“好了，好女儿，现在张开嘴吃吧，否则妈妈不讲啦。”

小女孩摇着头：

“不。”

布鲁娜从小兔子又讲到森林里的巨人，在那儿巨人遇到一位巫婆……于是巫婆的故事又开始了。小姑娘聚精会神地听着，小眼睛瞪得大大的，可两片嘴唇却闭得紧紧的。

“你看见了吧?!”布鲁娜转过身，对维吉妮娅说。然后，她又学着小姑娘的样子：“要么张嘴吃，要么回房间去!”

“不。”

“那就快吃，亲爱的，快吃吧。”

“不。”

阿丰索挎着奥达维娅走了进来。

“阿丰索，她从昨天开始就不吃东西，”布鲁娜埋怨着，“今天早晨把牛奶都洒在保姆身上了。”

奥达维娅弯下身子，和蔼地对孩子说：

“如果我来喂你，如果姨来请你吃，一定会吃吧！只吃一点儿！”

小女孩笑了，张开了噘着的小嘴。

“啊，我漂亮的女儿!”阿丰索转身对着维吉妮娅说，“我很快就要让她学习希腊字母和拉丁字母，我要让她成为世界上最有文化的女性。”

“真可怜……”奥达维娅叹息着又舀了一匙，轻轻地放到小姑娘的嘴中说，“你们想象过吗？如果有五分之一的孩子长大后能成为天才，那将是什么样的奇迹。多少年来，父母们总像神仙一样对躺在摇篮里的孩子做着各种各样荒诞的预言。可世界还是继续被那些和上一代同样平庸的人们所吞噬，然而人们还总是相信对孩子们的预言能够实现。”她说着用餐巾擦了一下小姑娘的嘴，笑着说，“那是出于好意，是吗，小宝贝?”

阿丰索紧紧地握着维吉妮娅的手说：

“想要车进城吗?”

“我不进城。”

奥达维娅放下小匙，朝花园走去。

“阿丰索，看看能否为我找到一个司机，可要快一点，我讨厌开车。”

“彼得罗呢？”

“昨天晚上不辞而别了。”

“发生了什么事儿啦？”

“和我吵了一架，就走了。”

布鲁娜还想追根究底，可奥达维娅耸了耸肩膀，笑着说了声“就那么回事”，便走了出去。阿丰索紧跟着往外走去。“再见，我要去工作了，亲爱的！”说着张开双臂，做了个告别的姿势。

“土地爷之子”。维吉妮娅心里想着，用手抚摩着小女孩蜗牛形的小脑袋，捡起女孩扔在地上的小匙。

“随她去，维吉妮娅，她和佣人在一起时反而会好好吃东西。”布鲁娜说着拉起妹妹，朝阳光照耀下的草坪走去。“贡拉多搬到庄园去住的主意真好啊！你看，这样我就能继续和爸爸、和你们在一起，跟以往没有什么两样，就像一家似的。”

维吉妮娅停下脚步，弯腰拾起一片草叶，心里想：“她大概想要我做什么事。”

“是呀，一切和从前差不多。”维吉妮娅说着笑了笑，“只是少了费拉乌·埃尔达，还有她的孔雀草。”

“可怜的费拉乌！还记得吗，维吉妮娅？她对我们那么好。”

“是呀！……”

“你知道吗？她病得很厉害，谁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病，只是怀疑……明天是她的生日，我要带贝雷妮赛出去，不能去看她。”她停了停，“如果你和奥达维娅能去看她一下就再好不过

了。给她带些花……可怜她孤身一人，再没有其他亲人。”

维吉妮娅答应了一声，把叶尖送进嘴里轻轻地嚼了起来。奥达维娅也会有充足的理由不去的，所有人在必要时都会找到很充足的理由……难道这就是布鲁娜想要我做的事吗？

“我到莱蒂希娅那儿去玩了。”

布鲁娜斜眼审视着维吉妮娅，关切地问：

“在她家？你去过那儿啦？”

“是呀。怎么啦？”

布鲁娜理了理被风吹起的头发。当姑娘时的稠密的刘海现在不见了。她把头发梳成一条大辫子挂在脖子上，这样显得更斯文一些。两条细细的眉毛下，一双乌黑的眼睛在闪着光，只是不像以前那样凶横，肥大的鼻子和宽厚的嘴唇上还留有疯狂的线条。维吉妮娅想起莱蒂希娅一边用手抚摩着她那瘦小的臀部一边说：“布鲁娜具有《圣经》里讲的那匹母马的威严。”她暗自笑了，大概她们之间发生过什么可怕的争斗。

“那位莱蒂希娅呀……”布鲁娜用近似开玩笑的口气尖刻地说，“总是觉得比别人干净，可身上散发着一股牙膏味。我真不明白，她为什么非要把自己弄得比原来还难看不可。当然，打扮成男孩样也算不了什么，可起码要让人看着稍稍顺眼一些。”

“她替我在出版社找到翻译的工作。她很有经验，还给我许多指导。”

“你要小心点……”

“为什么要小心？怎么回事，布鲁娜？”

布鲁娜避而不答。过了片刻，她用另一种语气问：

“你去时她还有其他客人吗？有男朋友在吗？”

“我去的几次，就只有我们俩。啊，有一次，她的一个邻

居来过，叫什么罗热里奥的小伙子，是她的网球同行，来要一个球拍……”

当她们走过篱笆豁口时，维吉妮娅心头一阵发紧。那个遥远的下午，贡拉多正是从这儿逃走的，像一个惊惶失措的罪犯，可奥达维娅却神态自若地应付着费拉乌。维吉妮娅此刻仿佛还听得见她那圆润的声音："我以为把语法书忘在外面了……”

“他和我们很要好，”布鲁娜说，“性格开朗，有时像个大小孩。可总是那么慷慨、友好。”

“谁呀？”维吉妮娅刚要发问，忽然想起她说的是罗热里奥。他身材高大，体魄健壮，皮肤是紫铜色的，而且还发亮。他举止潇洒，笑容可掬。那天，莱蒂希娅一见到他，就露出恼怒的神情，可他却什么也没有觉察，坐下来，倒了一杯威士忌，滔滔不绝地讲起了俱乐部发生的一次争吵。他当然是参加者，而且还占了上风。一副大大咧咧、自鸣得意的样子。

“他像一些体育杂志封面上的肌肉发达的男子汉，如果穿上一件油光光的豹子皮外衣就更带劲了。”

“罗热里奥有他心中的太阳。”

维吉妮娅深感诧异。太阳？这位残余的穴居人心中还有个太阳？还是谨慎一些，同意她的意见为妙。随着情欲的出现，布鲁娜以往的那种含蓄不见了，只是在说话时还保留着过去那种偏激和不容争辩的口气。她的话总是显得真切，并且有说服力。话又说回来，危险也正在这里，因为她的话多半是不公正的。她曾经也是用这种热情怂恿自己和达尼尔作对。“必须像圣·若热杀死龙一样置他于死地！”达尼尔，龙……维吉妮娅将手上的草叶揉碎，把心思埋藏到心灵深处。

“布鲁娜，为什么爸爸让人把柏树都砍啦？”

“是我的主意。我觉得这院子像个坟场，柏树长得太高了，

显得很不吉利。于是我和爸爸说了，……哎，他在那儿！”她快步朝那边走去，嘴里喊着：“爸爸！”

纳特尔希奥正在散步，这是他的习惯。维吉妮娅跟着走了过来，心想：“真像个老头。”他的头发已经变白，从前那宽阔坚实的肩膀如今变得难以形容的瘦弱。从背后看，他显得挺温和。可站在他的正面，看到的还是那双严厉的眼睛和两片冷酷的嘴唇。“别太接近。”他仿佛像一只受伤的狮子，带着傲气，用那张无情的嘴巴在向她发出警告：“别太接近！”当然这主要是对她。如果他们之间存在起码的感情，那相处就会变得容易了。然而，从那个暴风雨的夜晚以后，她再也不能正面看他。

“爸爸，你今天在家用晚餐吧！”布鲁娜请求说，“我雇了一个新厨师，今天做苹果饼。”

他推了推玳瑁眼镜。草坪映照在那两片小小的墨绿色镜片上，如同两幅缩小了的画，在玻璃平面上显得那么优美。维吉妮娅和他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在镜片上的生动的缩影后面就是那双眼睛，那双反射出冷漠之光的眼睛。

“不行，女儿，我很忙，下一次吧。”他说着朝维吉妮娅转过身，眼睛却不看着她。“一切都安排好了吗，维吉妮娅？奥达维娅给你生活费了吗？”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他拍了拍布鲁娜的肩头，告别似地说：“布鲁娜，另找一个晚上吧，好吗？一个和今天同样的夜晚……”

回到前厅，布鲁娜对着镜子梳理了一下头发，用从前那种激忿的语气说：

“他连我都疏远了，一天比一天孤独，一天比一天固执……我们必须帮助他做些什么，我的上帝……”

维吉妮娅皱起眉头。必须？她朝那扇书房门很快地扫了一眼。多少次，多少回啊！她急切地等待着从那儿传出某句话，

某个动作……啊，对于她来说，哪怕是极轻微的一个示意，都是那么重要，可那门总是朝她紧紧地关闭着。难道他现在会想起把它打开吗？即使他这样做，也为时已晚。

“我可做不了什么。”

“他在慢性自杀，维吉妮娅，这种自杀从很早就开始了……他再也不是过去的他了，他永远也不会像从前那样地笑了。过去他是那么爱开玩笑，那么愉快……”

“愉快？”

“你不会记得的，那是在妈妈没有跟那个男人离家出走以前，在那以前……”她停了停，鼻翼翕动了一下。“在那以前，明白吗？”

维吉妮娅一下子黯然了许多。“她又要提起他，而我还要附和她。”然而布鲁娜只转身关上柜门，没有再接着说下去。当她再一次开口时，声音也已恢复正常，眼睛里激动的神色也减少了。

“奥达维娅大概在上面，是吗？我们上去吧。”

过去存放玩具的房间现在成了奥达维娅的画室。她在横七竖八放着的画布和油彩中间，安详地作画。看到姐姐和妹妹进来，奥达维娅放下笔，点燃一支烟，指着在椅子上睡觉的小猫说：

“这是我的最安宁的模特儿。当然是继贡拉多之后。它能几天、几天地保持一种姿势，就像一个印度人让小鸟任意在头上作做窝一样。”

布鲁娜踢了踢奥达维娅的鞋子——因为她喜欢光着脚作画，问：

“奥达维娅，你说彼得罗辞了，为什么？”

“哎呀，为什么？！……”她耸了耸肩。“谁知道为什么……昨

天晚上走的，临走前还给了我几个耳光。”

“几耳光？！”

奥达维娅笑了笑：

“亲爱的，你怎么啦，大惊小怪！”她重新拿起画笔一本正经地说：“昨天晚饭后，我请他送我去一些朋友家，并接我回来。在回来的路上，他把车开到了坑里。我说世界上不会有比他再差劲的司机。那纯属事实。于是他气得脸色铁青，当然还有点吃醋……”

“可是，奥维达娅，……”

“后来我到他房间去找他，让他不要把工作和其它的事混为一谈。于是他说了我一顿，还给了我几耳光，后来就走了。那个混蛋……我早知道他会爱上我的。”

“奥达维娅，……”布鲁娜由惊讶变成了愤怒。“你怎么下贱到这种程度！竟然能讲得这样无动于衷……”

奥达维娅把带着稚气的脸蛋转向姐姐，一个发卷挂在她宽阔而白净的额头上。她笑着说：

“干吗这么惊讶？在情人之间，感情再好也有挨嘴巴的事情，这你知道。”

“亏你说得出口，奥达维娅，真丢脸！要是爸爸知道……”布鲁娜气得脸色铁青，噔噔地朝屋外走去。“我真不知道你怎么能这样……”

“怎么啦？我失去什么啦？难道天塌下来啦？”奥达维娅指着天花板问道。双肩在温和的笑声中颤动。“回来吧，亲爱的，回来吧！”

维吉妮娅站在昏暗的走廊里，一动不动。她的耳旁传来了布鲁娜和伊诺森希娅在隔壁房里的对话声。对于她来说，那是陌生的声音，陌生的语言。她想起了母亲用和奥达维娅同样漫

不经心的神情轻轻地点着头说："会回来的，你们是我的亲骨肉……"她沉思着慢慢朝楼下走去，忽然听到了从客厅里传出的钢琴声。

"贡拉多！"维吉妮娅靠在楼梯的扶手上，低声自语。她这才明白自己一直在怀念着他，自己是多么需要他。此时此刻，她感到双腿发软，嘴唇发干。曾经千百次下决心扑灭的爱的火焰，此时此刻又带着神奇的力量重新燃起。"贡拉多，我爱你！"她走进客厅，嘴唇在无声地翕动着，心里在轻轻地呼唤着。她看着他，可他却没有看见她，她也不愿意让他看见。不需要语言，不需要动作，就这样吧！轻轻地呼吸这醉人的空气，默默地享受这美好的时光。

"维吉妮娅，你知道这首乐曲吗？"贡拉多头也不回地问道，"曲名是《金诺佩地斯》①，好听吗？"他停了停，接着说，"就是悲伤了些。你想想，在一个银色的夜晚，拉塞多尼亚空旷的海滩上，几个光屁股的孩子在一些已经裂开的木桩周围拘谨地蹦跳着玩耍，他们的声音也有点沮丧……"

她走了过来。现在她看到的是他那似乎很遥远而又哀伤的侧影，和乐曲一样，的确和乐曲一样。

"贡拉多……"

"嗯？"

"你怎么知道是我呀？"

他在凳子上转过身来，盯着她说：

"我感觉到一个小姑娘踮着脚尖走了进来。"

"贡拉多，我多么想改掉这个毛病。就是说，我很想以另外的姿态回来，再没有以往的痕迹，抹掉从前的那个维吉妮娅

① 法国作曲家萨替（1866—1925）的钢琴曲。

的影子……”

“为什么？你身上没有任何需要否定的东西呀！维吉妮娅，你还是原来的那个小姑娘，你是无法把她藏起来的。来，张开双臂……你还是那样小心翼翼，好像怕惊动睡着的或病着的什么人。”

“我不愿吵醒我的母亲。”

他拉过她的手，贴在唇上，柔情婉娩。此刻，她多么想拥抱他，多么想说，“我爱你，贡拉多！听见吗，我爱你！”然而她不得不控制住自己的冲动，咬着双唇，仿佛在阻止多年压在心头的话语迸发出来。当然，这些话如果能说出来，也仅仅只能化为三个字：“我爱你……”多少次的压抑，现在就应该有多少遍的重复。她终于找到了他的目光。“现在看到了……”但他却把目光移开了。她尴尬地低下了头。梦幻般的时刻过去了。“他希望这时刻过去”。现在他奉献给她的还是那种默默的爱，那种温柔的友情。

“奥达维娅在作画，”她边说边打开一本乐谱。“想要让我去叫她吗？”

“今天，我是来看你的，维吉妮娅。一切都好吗？”“一切都好吗？”她心里问着自己，莞尔一笑。聪明的贡拉多！他真会挑选恰当的时刻，不冒任何风险地行事。如果他刚才也像现在一样亲切地拉着她的手问她，那该多好啊！“他只想做我的好朋友，亲爱的朋友。”她轻轻地抽出自己的手，坐了下来。

“我已经找到工作，如果你问的是这方面的事的话。大概明年就用不着父亲为我付生活费了。”

“可奥达维娅也拿生活费。还有布鲁娜，直到现在还在拿……”

“我和她们不一样。你知道为什么不一样吗？”

“我知道。”

“布鲁娜告诉你的？”

“不，从来没有人告诉过我。但我一直知道。”

维吉妮娅想起鲁西安娜的话，“不管我在世界的哪个角落遇到你，我都能认出你来：达尼尔的女儿。”

“我从前总爱唱一首歌，小猴打铁叮叮叮，树下有人……，这是一首没有意义、没有节奏的歌，特别是没有意义，就像生活一样……可我总是唱啊，唱啊，什么也没发现。”

“难道必须发现什么事吗？唱就行了！……”

维吉妮娅再次拉起他伸过来的手，紧紧地握着，心想，“如果能继续这样就好了，仅仅这样，手拉着手……”

“我唱不好，贡拉多。”

他盯着她，认真地问：

“你看到莱蒂希娅啦？”

“我昨天还和她在一起。”

他站起身，围着客厅转了一圈，然后停在钢琴前，握着拳，摇着头：

“别老去找她，维吉妮娅。你知道，她对阿丰索和布鲁娜结婚特别忿愤。从那以后她的变化太大了。我们刚搬到庄园去的时候，我想她还能挽救，可已经晚了。当她告诉我她希望单独居住时，我看着她，觉得只能随她去了。我变得不认识她，她也肯定不认识我……只有当她偶尔把手指插在头发里面，把脑袋歪向肩头的时候，我才从她身上看到了妈妈的身影，看到了我的童年，看到了我已经失去的一切……”他噘着嘴低声说，心情显得很沉重。过了一会儿，他换了一种口气说，“她对你不会有好影响的……”

“那么你的奥达维娅呢？”

他微微一笑：

“我们在说莱蒂希娅。你二十岁了，对一些事情已经很懂了，可对另一些事情却还像小孩一样无知。”

“这么说，我有什么危险？”

“有时我确实这样想，维吉妮娅。可每当和你在一起时，每当我像现在这样看着你的眼睛时，我就会绝对相信你能经受得了一切考验，完全获胜。仿佛上帝的手正抚摩着你的头顶，谁也不能对你心怀叵测。”

静静的屋子里，伊诺森希娅颤抖的歌声越来越高。她正哼着一首忧伤的葡萄牙民歌。维吉妮娅端详着贡拉多，他靠在窗口，似乎正聚精会神地注视着一只在草坪上跳跃的麻雀。

“你相信上帝？”稍停片刻，她问。

“原先，我仅仅认为他应该存在，可后来的认识就远不止这样……事实是，在我如此孤独的生活中，我想我已经登上了柏拉图所说的阶梯，你记得吗？首先，本能地爱世间一切事物，一切美的事物；尔后是爱外表的美，从爱外表的美到爱行动的美，从爱行动的美到爱道德的美。从爱道德的美达到最终的目标，这就是爱绝对的美。据我分析，绝对的美只能是上帝。”他停了停，点燃一支烟接着说，“就像你看到的一样，一切从表面而来，从推理而来。可是，一天下午，在庄园里，我凝视着一个蜘蛛网，于是发生了下面的事：我感觉到上帝就在身边。天空中，太阳放射出通红的光辉，如同孩子们的画一样，如同神圣的纯洁的光环一样。于是我看到他既存在于宏大的世界中，又存在于微小的事物之中：在阳光之中，在蜘蛛网留在地上的阴影之中，在我脚下的草叶之中，在像箭一样飞过我头顶的小鸟之中。每当我呼吸时，我仿佛也吸进了上帝。”

维吉妮娅出神地盯着他。他是那样容光焕发，而自己的脸

上却暗淡无光。她站起来悻悻地说：

“我却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把他丢失了，永远地丢失了知道吗？”

“什么时候，维吉妮娅？什么时候？”

她把双手交叉在胸前说：

“你应该记得，在我上教会学校前的一个晚上。布鲁娜的《圣经》是在柏树下面捡到的，它半掩在烂泥中。是我把它从窗口扔出去的，我想布鲁娜从未怀疑过这件事……当我看到那像翅膀一样张开着的黑色的书皮，就好像看见……”她停了停，用更加温和的口气说：“妈妈在神志不清时总是说，报死虫背朝下掉下来就永远起不来。它只会挣扎，嗡嗡叫唤，可就是起不来。当我看到扔在地上的《圣经》，我想起了报死虫和天使。我没有去捡，可又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只见轻风吹动着几页已经干皱的纸，仿佛是天使要帮助它腾飞，然而，黑色的翅膀却依然粘在泥地上。”

“后来在学校里怎么样，维吉妮娅？”

“别和我提起学校的事了。继续不相信一切的最好方式，是生活在那些虔诚的神父和修女们之中。当然，我相信灵魂的存在，这是因为我感到我死去的亲人们就在我身边。尽管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支配它们，但它们依然存在。死人和活人，同时存在，各行其是，一片混乱当然就难以避免了。”

贡拉多张了张嘴似乎想说些什么，但还是忍住了。他转身朝着窗外，继续凝视着草坪上的麻雀，神情难以捉摸。

4

“我想把这幅画画完，亲爱的。你一个人去吧，告诉她我另找一天去。你知道她是什么病吗？”奥达维娅看了看手中的画笔，伸直双腿在地毯上搓着两只光脚。“不是贫血，我才是贫血。”

“布鲁娜说是……”

布鲁娜不愿意明说，装着不知道。”

奥达维娅说着伏在桌子上，挥笔在纸上勾出了一个不成形的圆圈，中间的画上两只可怕眼睛，圆圈的四周，画上乱七八糟的头发：这是一个疯子的脑袋，一个疯子。

维吉妮娅把目光从画中移到奥达维娅小巧玲珑的脚上，再集中到染成玫瑰红色的趾甲上。

“那她完了。”

“我们所有的人都完了。”奥达维娅低声说着，重新开始画了起来，似乎再也不去想这件事了。“全完了……”

维吉妮娅走出画室。伊诺森希娅手里拿着一束红玫瑰从前厅走了过来。

“这是小姐要的花。可怜的费拉乌·埃尔达！我真想去看看她……可我要帮贝雷妮赛装扮圣诞树，圣诞节就要到了，我们已经准备晚了！”她叹了一口气，小声说，“我看她活不长了，好像那玩意已扩散到全身，生下根了……”

维吉妮娅接过玫瑰花束。母亲的声音仿佛又在耳边响起：“拔呀，达尼尔，快拔，它们在我手指中间生根了！”她沉思着踱下楼梯。“根”，永远是那样长，那样可怕。布鲁娜也曾忿忿地说过：“在生贝雷妮赛时，疼得很厉害，我突然惊奇地觉得，

人类的根须就在我肚子里！"

"难道必须把它们拔除吗？"她打开门，沿着阳光照耀下的小道走去，嘴里梦呓般地重复着："拔掉它们……"

她停住脚，踢开脚边的一块石子。昨天，她和贡拉多也从这儿走过。他仿佛在回答她的问题，微笑着郑重其事地讲述他来年的打算："你想起什么无用的事情吗？我可能还会做一些徒劳无功的事情。维吉妮娅，应该喜欢那些徒劳无功的事情。养养鸽子，但不要想食用它们；种种玫瑰，但不要想摘取它们；写点东西，但不要想去发表它们。做些诸如这样的事情，但不要期望得到任何报酬。两点之间最短的距离是直线，但美好的事情往往在曲折的道路上才能遇到。"他收住脚步听着从别处传来的练琴声。"这天空没有告诉人们要下雨，"他抬起头说，"那颗正在闪亮的星星，看见那颗星星了吗？几千年来，它什么事也没做，没有给东方博士和牧羊人①指路，也没有给海员导航……什么也没有做，只是闪烁。谁也没有注意它，因为它只是一颗无用的星星。但是应该喜爱那些看上去是无用的东西，因为在无用的东西之中存在着美，在无用的东西之中也存在上帝。"

维吉妮娅把玫瑰花束抱在胸前。当时她很想对他说："我对你的爱才是无用的。"但没有说出来。那一刻，是多么美好的时光，任何轻微的嘲笑都会破坏它的宁静。直到此时此刻，她似乎还能感到贡拉多的手指在抚摩着自己的胳膊。这感觉，以后也还会留在自己的记忆之中。尽管这一切话语，这一切动作都是无用的，但却又难以忘怀。

---

① 据《圣经》记载，耶稣诞生后，几个牧羊人根据天使指引，在马槽里找到耶稣。不久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他们说在这里生了一个将来做犹太王的人，他们在东方看到了他的星，特来拜他。东方博士终于找到了耶稣和他的母亲马利亚，敬献了礼品。

“能让我知道这位女神去哪儿吗？”

她吃了一惊。阿丰索总喜欢从人背后窜出来，就像个猎手。

“躲避这位土地爷。”

他的胳膊搂住维吉妮娅的腰，脸上堆着笑容：

“一个让人讨厌的土地爷。我的美人，你去哪儿？”

“去看望费拉乌·埃尔达。想和我一起去吗？”她嘴里这样问，可毋需他开口，她已经知道他将如何回答。

“我不能去，因为今天我要完成一项设计，还要修改昨天写的一首诗。但我可以送你去。那条街破烂不堪，像个地狱。”

“今天是她的生日。”

“真的？可怜的人，她总是为我们的生日准备大蛋糕和蜡烛。你应该带个蛋糕，而不是花。蛋糕她不会不需要的。她还喜欢那首生日祝福歌……”

“她连吹灭蜡烛的力气都没有了。”

在车里，他弯下身子，吻了吻她的手，说：

“我喜欢你身上的香味。是薰衣草味吗？它最适合你这样的人。”

“一个正在度假的女管家吗？”她紧接着说。看到他哈哈大笑，维吉妮娅不再说话了。她感到那个时刻接近了，也不知道一旦那时刻到来时，自己该怎样应付。

“我也喜欢你的毛衣外套。你穿着它，既有运动员的气质，又有文人风度，真漂亮。你还可以尽情打扮……”他斜眼看着她。“这些红玫瑰贴在黑色的毛外套上更有点儿那个，明白吗？很有刺激性，维吉妮娅……你的眼睛像《红与黑》里的角色，看到你，就像看到了司汤达笔下的人物。”他加大油门。“我们逃吧？”

“逃到哪儿去？”

“去一座十层大楼，我的办公室。我天天在那儿搞设计，写诗。一旦有人找上门，我就装出十分繁忙的样子，可是一旦剩下我一个人，就倒杯威士忌，构思新的诗句来表达我的爱。”

维吉妮娅看到他鼻翼扇动着，眼光热烈，一副认真的样子，后悔自己刚才不该说那种带有挑逗性的话。

“你的诗不是对外保密吗？不应该给别人看，还是留给自己欣赏吧。”

“如果我不说出来，就得从窗口跳下去。”

两人沉默着，一直来到那条荒地边上的脏乱的街道。“到时候了。”她看着他那双不安地握着方向盘的手，心里想。他减慢车速，注意着外面的门牌号，姿势稍稍放松了一些。

“我曾带你父亲来过这儿一次，好像是那座楼房，看见了吗？再没有比这儿更可怕的了。”

“楼房像条船。”

他刹住车。

“这椭圆形窗户倒挺漂亮，我要把它用在我下一个设计中。”他说着抓住她的手腕，问：“还要去哪儿？要我等你吗？”

她觉得前胸被玫瑰花刺扎了一下，于是把花束放到膝上。身旁就是阿丰索，可怕的阿丰索。他的整个脸部绷得紧紧的，他的欲望已达到了疯狂的程度，以至于表情显得那样痛苦。她回想起那个下午，自己愤恨地将一把草扔到小石头人的脸上。草叶滑落下去，石头人依然如故。现在倒是可以报复他一下了，他卑贱地向她打开了圈子。“来吧，维吉妮娅，把你的手给我！”他靠得更近了，把嘴凑了过来。

阿丰索双手抓住她的双肩，出其不意地猛烈地吻着她的脸。

“维吉妮娅，维吉妮娅！”他紧紧地抱着她，贪婪地吻着她。“亲爱的……等一等！”

她朝车门外拼命挣扎。

“我们明天再谈，明天晚上。”

“明天晚上你父亲回家吃饭，不可能！”

“那就星期六……”

“星期六是圣诞节，布鲁娜要举行夜宵会……”

“那就夜宵会以后。”

“不，不！必须是今天！”他拉住她的手喊了起来，“维吉妮娅，今天，晚上九点，行吗？”

她透过玻璃窗朝外望去。在傍晚那玫瑰色的霞光中，她那像一个拒绝甜食的孩子那样微微抖动着的下颏显得格外秀美。

“星期六，阿丰索，星期六，夜宵会以后。”

“维吉妮娅，亲爱的，几天来，你总是躲着我！星期六到处都是人，夜宵会要拖到很晚，我们不能那么晚出去……”

维吉妮娅任他在脸上吻着。“他想让我现在就成为他的情妇！简直是迫不及待！”她清醒地然而冷漠地听凭他贪婪的双唇在她的手上移动。“他要我当他的情妇，但又绝不抛弃布鲁娜。”实际上，他和贡拉多一样，不管怎样，贡拉多永远不放弃对奥达维娅的爱。“一切都为了我，可就是不和我结婚。”如果她说出这句话，哎，那就显得多么庸俗，多么无聊！啊，结婚……“可是，亲爱的，你懂吗？我不能丢弃自己的家，她不能因为我的过错而付出代价。我们另外创造一个与她无关的天地……”与她无关的天地！贡拉多和他不同，从来不会有目的地发出邀请，他太特别，太斯文了。再说，还有责任感！如果她像奥达维娅一样，不拘泥于道德，就不会引来什么麻烦。可她有自己的主张，如此坦诚……贡拉多连情人都不愿意让她当，他宁愿

要那纯洁的友谊。“维吉妮娅，你是不可侵犯的，你要永远不受污染，保持纯洁……”他会没完没了地对她说这些无用的话语，往她耳朵里吹进无用的花粉。迟早有那么一天，在没有任何预先通知的情况下，他将和奥达维娅结婚，一切都显得那样自然。他也会像阿丰索那样编造一套谎言：“我们从一座教堂前路过，便想起结婚……”

“夜宵会以后，阿丰索，我们在花园里会面，不管几点钟。”

他皱了皱眉，好像现在就在编造让布鲁娜允许他出去的借口。刚才还布满愁云的面孔突然变得神采奕奕。

“行，夜宵会后。我们到我的办公室去，我给你念写给你的诗。维吉妮娅，你知道吗！……”他压低了声音：“已经好几天了，我拼命地控制自己，不向你吐露心中的一切。我去你们那儿领贝雷妮赛时，远远看见你披着头发坐在喷泉旁。于是我就相信总有一天，我们会到一块儿，总有一天我们会相爱。在这以前，我会突然抓住在喷泉旁晒着头发的你。”

她暗暗地笑了。真妙！放根长线，引他上钩。等到了顶点时，再把线切断。真有意思，出他个洋相……尔后她再唱起奥达维娅喜欢唱的歌谣：“再见，亲爱的，再见！也许我会给你写信，啊，是的，也许……”

她又让他在唇上吻了一下，随后朝楼房跑去。当她推门走进昏暗的前厅时，一股霉味扑鼻而来。厅角放着一张藤制桌子，上面铺着一块勾花台布。转椅上的草编坐垫已有了破洞。椅子扶手上的黑缎子布套明显地是用下脚料拼做成的。大概剩料不够，于是中间又加上一块红绸布，看上去像个补丁。缝口已经裂开，灰白的棉花从一个个开口处露了出来。维吉妮娅把目光从这晦气的屋里移向门外。汽车已经远去，那凄切的车鸣就像是她与外界联结的唯一桥梁的断裂声。她像一个隐匿的侦

探，轻轻地走上楼梯，在可怕的寂静中侧耳细听。尽管楼里空荡荡的见不到人影，可她还是感觉出这里存在着一丝死气沉沉的生活气息。一位浓妆艳抹，头发干皱的老妇人从狭窄的走廊的门缝里窥视了一下。

“有什么事吗？”

维吉妮娅后退了一步。似乎在哪儿见过这位老妇人，可是在哪儿呢？

“我找费拉乌·埃尔达的房间。”

老人用手抹了一下沾满灰尘的假发。干瘦的手指上戴着可笑的假戒指。

“她的病更严重了，可还非常……”她叹了口气，摸了摸脖子上挂着的那根已经退色的项链。“小姐不是奥达维娅吧？不是的，我一看见你就知道不是。她告诉我奥达维娅是金发姑娘……她非常喜欢你的姐姐，真喜欢呀！”

“是她的宠儿。”

“一会儿你就知道，可怜的人一直念叨着她的名字……她长得很漂亮，是吗？”老人吐了口痰，没有等对方回答又接着说，“费拉乌·埃尔达运气真好，有你父亲这样的好主人……每月准时让司机送来月钱，还有药。真是个好人……可怜虫什么也不缺，只可惜她孤身一人，成年累月没有人来看望。如果你姐姐来看看她，就好了，哪怕是偶尔几次……”

“她不能来。”

“是呀，她不能来。”老妇人转动着小手指上的绿戒指，沉思了一会，叹了一口气，带着卑微的歉意说：“她的房间在最里头，就是那个门，不用敲，进去就是了……我正在煮咖啡，失陪了……”

费拉乌·埃尔达的房间好像是存放出租家具的储藏室，到

处蒙着一层灰尘。她躺在墙角的一张粗劣的床上，瘦骨嶙峋的脸上呈现出枯黄的颜色。

“是奥达维娅吗？”她的两只蓝眼睛像两颗镶在洞穴里的混浊的玻璃球。“奥达维娅，亲爱的，是你吗？”

维吉妮娅坐到床边的椅子上，说：

“不，是我，维吉妮娅。”

病人的脑袋重又埋入枕头。希望的光在干瘪的脸上消失了，仅仅在唇间留下一丝微笑。为了掩盖失望的情绪，她竭力装出温和的样子，说：

“啊，维吉妮娅……我已经看不清了，只能模模糊糊地辨别人影。我从香水味判断是奥达维娅。你在用她的香水？”

维吉妮娅想笑可没有笑出来。费拉乌把什么都和奥达维娅联系在一起，而且用的几乎是责问的口气：“你在用她的香水？”……旧时的忌妒又在维吉妮娅心中升起。

“夫人闻到的是这些玫瑰花的香味。”她说着把花束放到小桌上。“这是奥达维娅给你的礼物，一束红色的玫瑰花。”

“为什么她不来看我，为什么？”

“她病了，不能来，让我把这束花带给你，她吻你。”

“病啦？什么病？”她皱起了眉头，“是什么大病吗？”

维吉妮娅把目光聚到床头柜上的几个药瓶上。一把汤匙上还沾着剩余的药汁。一只苍蝇在药瓶周围飞来飞去。真可怜，一天到晚念叨奥达维娅，奥达维娅。已经快要死了，这偏爱还如此顽固。“是感冒啦？发烧吗？哎，她就是不当心，不懂得如何照顾自己……”维吉妮娅劝慰着她，说没有什么大病，只是不大舒服，医生为了小心起见才不让她出来。费拉乌这才喘口气不再说什么了。在这种令人窒息的寂静中，维吉妮娅不安地环顾了一下周围。这个房间是干什么的呢？她再看看病人，

似乎从那里嗅出了死人的气味。甚至玫瑰花的芳香仿佛也被灵堂里的混浊气味吞噬了。

“我进来时，在走廊里碰到一位红头发老太太……”

“她是这房子的主人，希莫内太太。她临时把我挪到这儿。因为房间大，又把这些东西放到这儿让我看管。”她说着盲目地指着那堆家具。“这样她又可以省出一个房间……布鲁娜好吗？她女儿呢？她们从来没有来过，只有贡拉多来看过我。”

“贡拉多？他来过这儿？”

“他给我带来了庄园的水果。那可是个好孩子！”她似乎来了精神，声音也提高了。“可为什么他和奥达维娅还不结婚？”

维吉妮娅闭上眼睛，抿着嘴唇，“真残忍！”可很快她又后悔了，心里觉得很惭愧。怎么能恨她呢？她快要死了，需要爱。维吉妮娅找不出什么话说，想不到任何动作，只觉得眼睛里盈满泪水。然而连她自己都不知道，她到底是在为病人还是为自己哭泣。

“别担心，费拉乌·埃尔达，那是迟早的事……他们相爱很久了……”她想起鲁西安娜，轻轻地重复着她说过的那句话：“他们简直像兄妹……”

突然，从外面传来一个孩子尖尖的笑声。尔后，房间里变得比刚才还要寂静。维吉妮娅扫视了一下胡乱堆放的家具，其中的一个黑色的大柜子显得更加突出。柜顶几乎碰着了天花板，椭圆形的柜镜上有一个像弹孔一样的小洞。她把目光停留在柜顶上，似乎感觉到那里躲着一个人，也许是一个长着两条短腿，面带奸笑的男人在偷听她们的对话。

“我希望在死之前看到他们结婚……”病人把脸转向墙壁，用被单捂住了嘴。“告诉她，我很幸福，收到她带来的玫瑰花，很高兴，因为她还没有忘了我。”

费拉乌·埃尔达的手慢慢地从肥大的睡衣袖子里伸了出来。手腕上曾经被中了毒的小猫用爪子抓伤过，奥达维娅关在房间里哭了一整天。现在，费拉乌·埃尔达快要死了，可奥达维娅却要留在家里作完她的一幅画。

“昨天她还说想念你，说在家里谁也代替不了你，你是她童年时代最心爱的人。”

“她这样说啦？”

“是的。她桌上还放着你的照片呢！”

“我的照片？”费拉乌·埃尔达转过脸。如同一股神奇的春风吹过，她的眼睛里顿时发出了光彩。“我不记得在那儿留下什么照片。只有一张布鲁娜在很久以前给我照的快照，那是我在花园里……”

“就是那张！”维吉妮娅急忙说，“夫人笑着，手中拿着针线筐，记得吗？”

“我记得是一盆孔雀草……花盆很重，我正要把它放在地上，布鲁娜拿着相机出来，让我笑一笑，快笑一下，可我当时害怕把花盆打了，于是照片上留下了一张惊慌的面孔。”

“不，你好好想想，你脸上带着笑容，手中还拿着针线筐。照片还在那儿。我能保证！你身后是凉亭。”她热烈地说着。事到如今，她必须要继续编下去，而且编得越像越好。“凉亭里面还有人，好像是贡拉多……”

“那我记不起这张了。奥达维娅把它放在镜框里啦？我可爱的奥达维娅……为什么到今天还不来看我？为什么不来？我真不理解！”

“她太容易激动，看到病人，心里就受不了，夫人知道，她不像布鲁娜和我……她虽然没有来看你，可一直想着你。”是想费拉乌吗？！“她已经和贡拉多说好了，让你去庄园住一阵子。春

天快来了，春天里，所有的病人都会好一点的。”

“现在不是快过夏天了吗？”

“不，是快要过春天！”

“我的孔雀草怎么样啦？我真想再看看那些孔雀草……哎，维吉妮娅，我还能去吗？能吗？你认为我……当然，如果病好了的话……”

“你是说去庄园吗？当然可以啦！”她说着站起身，惊恐地朝大柜子瞥了一眼。那个看不见的无形的人刚才还在上面狞笑着偷听她们的谈话，估计现在又藏进柜子里面，正从镜子上的小黑洞里窥视着她们。仿佛为了不让那人偷听一样，维吉妮娅低声说：“我们来接你，费拉乌·埃尔达。你到了庄园就能恢复健康。”

“什么时候？什么时候来接呀？”

在昏暗的光线下，病人的面孔像一个纸灰面具在飘忽浮动。死神的气味变得更加现实。

“就这几天，”维吉妮娅握着她的手小声说，随后踮着脚尖朝房门走去。“就这几天……父亲去和你的医生谈，不会有问题，我们来接你。”

维吉妮娅终于来到走廊。她很想在那个头戴假发、和在噩梦中见过的虚无缥缈的人物一样的老妇人出现之前赶紧离去。

夜幕已经降临。她走得越来越快，后来几乎是一溜小跑，一直到了拐弯处才放慢了脚步。一颗星星在夜空中发出惨淡的光芒。病人身上散发出的死神的气味，在柜顶上晃动着的两条短腿的无形怪人，戴着头套的老妇人——这一切对她来说就像那颗星星一样似有若无，扑朔迷离。她回头看了看，那幢椭圆形窗户的楼房现在像是一艘在迷雾中行将沉没的载满死人的船。她吸了一口气。微风送来了沁人心脾的香气，大概在哪个院子

里正开着茉莉花。

5

“圣诞节好！新年幸福！”人们在街上穿梭来往，互相祝福。“新年幸福！是啊……”维吉妮娅喃喃自语，伸手按了一下莱蒂希娅的门铃。真难得用上这个既礼貌又偷懒的贺词。可以预祝一个下午的幸福，一个晚上的幸福，了不得一整天的幸福。可一次就能预祝一年的幸福吗？只有那些个人主义者，那些像奥达维娅一样我行我素的人，或者像贡拉多一样善于思考的人是幸福的。还有像罗热里奥那样大大咧咧、无所事事的人也可能是幸福的。她想起他，不由得朝隔壁的大门瞥了一眼。

“你这样突然到来真让人高兴！”莱蒂希娅打开门，兴奋中带点慌乱。“我正想给你去电话……”

“她有客人。”罗热里奥的身影在维吉妮娅的脑海中闪过，“我怎么刚才没想到他会在这儿呢？”

“我不能在这儿多呆，刚从城里回来，去买了些东西……”维吉妮娅说着，看见一位年轻的姑娘坐在沙发上。她的头发黄中透红，白皙的皮肤上带几点小雀斑，胖乎乎的脸盘好像用圆规画出来的一样，眼睑上描着浅绿色的眼圈，眼眶里还留有泪水的痕迹。

“维吉妮娅，你认识玛杜吗？她是我最年轻的朋友……只是今天有点不太高兴，对吗，玛杜？”

维吉妮娅握了握姑娘柔软的小手，却感到它是湿漉漉的。这使她很难堪。为了掩饰自己尴尬的神情，她开始叙述进城买东西的经过。然而她不敢正眼看莱蒂希娅。看来真有那么回

事。这一事实对她来说来得太突然了。现在她才理解奥达维娅暧昧的嬉笑，布鲁娜的暗示，阿丰索的嘲讽，贡拉多的担忧，“我真的不认识她了……”

“我讨厌过圣诞节，最不愿意过圣诞节。可年年还得过。当我明白事理，就已身不由己。”莱蒂希娅见维吉妮娅拿起提包，忙问：“要去哪儿？你留下吧，不碍事。我们不是还需要一起看那篇译稿吗？”她拉着维吉妮娅的胳膊让她坐下，又给她倒了一杯白兰地。“来暖和一下，我把壁炉再烧旺一点，今天这屋里冷得像冰窖！真不可思议！十二月份这么冷，从没见过这种怪气候。还是热带国家呢，对吧？”

维吉妮娅低下目光，一边慢慢地喝着白兰地，一边思索着：“这么说真是那么回事？我以前怎么没有想到？不是明摆着的吗？一切再明白不过了……她们像一对情人，大概刚才闹了点不愉快……

“你也打网球？”她想起话来问姑娘。

“不，我让莱蒂希娅教我，可直到现在她只是嘴上答应。”

“你并不喜欢体育，玛杜。”莱蒂希娅插话说。

“我喜欢！可你就是什么也不教。”

“我的小白兔，那是因为你没有这方面的能力，何必浪费时间，傻瓜。”莱蒂希娅低声说着，用那枯瘦的大手摸着干瘪的臀部，走了过来。她的头发剪得很短，裤管紧紧地绷在小腿上，活像一个不男不女却很漂亮的芭蕾舞演员。“你还是继续干打字这一行吧，不要干别的了。”

“不给我一点红酒吗？”

“你已经胖得像个圆桶了，自己还没有发现？嗯？喜欢吃糖喝酒的小圆兔。”

姑娘咂了一下嘴，打开白色小提包，开始涂抹口红。那又

肥又胖的手似乎并不干净。

维吉妮娅笑了笑，感到比刚才自在了一些。莱蒂希娅一副男孩子的嘴脸。

“我倒不觉得她有多胖，莱蒂希娅。”

“还不胖？几乎是条小鲸鱼……”她温和地说，“好吧，玛杜，好孩子，回家吧，我要和这位姑娘一起翻译东西。”

“翻译？”

“是的，工作。走吧，小兔子，下次再来。”

姑娘怯生生地把头低在胸前，一下子变成了一个可怜的孩子。

“你在赶我，莱。”

莱蒂希娅搂住她的肩膀，拉着她站起身。维吉妮娅想起了奥费莉娅。

“走吧，我的小兔子，别出洋相。明天我们再聊，好吗？不，不要这样，没有什么好哭的！”

姑娘的嘴里充溢着湿漉漉的黏液，眼睛里凝聚着沉重、眷恋的目光。“莱蒂希娅已经满足了，可她还没有。”维吉妮娅想到这里，再也感觉不到面前这个让她想起奥费莉娅的姑娘有什么温柔之处，更没有什么值得怜悯的地方。告别的时候，这个小姑娘在她眼中已变成一个荡妇，一个让人厌恶的荡妇。

“祝你圣诞节快乐，玛杜！”莱蒂希娅尽管嘴里这么说着，心里却很明白，玛杜将度过一个并不愉快的节日。

莱蒂希娅送走朋友，喜形于色，斟了一杯白兰地：

“哎呀，这位玛杜……我想学皮格马利翁①，可是维纳斯

---

① 引自希腊神话故事。皮格马利翁，塞浦路斯王，善雕刻。一次他雕刻了一个少女像，并且恋上了这个雕像。爱神阿佛洛狄忒（即维纳斯）看到他感情真挚，于是给雕像以生命，使他们二人结为夫妻。

不帮我的忙。而我的红头发该拉忒亚①生下来就是一块石头。我已经和她这么长时间了，可一点进展也没有。然后低声说："现在这已经无关紧要了，有你在这儿就好了。你想象不出，我的洋娃娃，你意外的到来多么使我高兴。我还正想让你过来，我们需要谈谈心。"她把手放在维吉妮娅的肩头。"你抽烟啦！我还没见过你抽烟，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我发现在和别人交往中，抽烟能帮很多忙。当我想不起说什么时，于是点燃一支烟；当我不知道如何开始做一件事时，点支烟。所有这些看来是细小的动作，对于懦弱的人来说是重要的。而我正是一个懦弱的人。"

"在体育语言中，这叫拖时间。"

维吉妮娅抿着酒，心里想："她就要公开这件事了。"以前这种事让她厌恶，可现在不了。她对此已不感到厌恶，也不感到惊讶了。

有一次，奥达维娅曾对她说，"听着，亲爱的，不要像某些小说中的小姐那样想问题，也不要把英雄和恶棍绝然区分开来。他们各有所长，就像化学实验中各种物质都起作用一样。没有完全的好人，也没有完全的坏人，好与坏混在一起，绝对区分开是不可能的。人类本身就存在着恶，谁也不能例外。有时人们也会变好，但好景不会太长。"

难道奥达维娅说得不对吗？人活着就应该随心所欲，不要去区分什么好坏善恶，不要去想什么奖励惩罚。她耸了耸肩膀。"奖励和惩罚又有什么重要？昨天犯过错的人，不一定是今天受惩罚的人。变化就有如此之大。"她往烟灰缸里弹了弹烟灰。"以前我不抽烟，可现在抽……"随后对悄悄来到身边的莱

① 该拉忒亚，希腊神话中的海中女神。

蒂希娅笑了笑。应该用昆虫变态的原理来改变从前的形态。变态！从蛹壳中钻出，冲破那由死人和活人编织的罗网，逃跑！既然一切都不能永存，什么也不能保留下来，那么为什么还要对自己如此忠诚呢？“首先，要摧毁恶习陋俗。”她把舌头尖伸到白兰地酒中。“譬如，放弃对贡拉多的爱，立即去爱另一个人，就是莱蒂希娅也行。为什么不行呢？”她看了她一眼，笑了笑，心想：“我醉了。”

“我醉啦。”她高声说。

莱蒂希娅插上唱机，放上唱片：

“这首乐曲很动人，你熟悉吗？叙述的是两个贫穷青年的爱情故事……”

“青年人容易妒忌，”维吉妮娅说，“你的玛杜恨不得把我绞死。”

“是个可怜虫，我们别为她浪费时间。”

“我刚才忽然由她想起了我学校的朋友奥费莉娅。不过只是一瞬间，后来她就变成了一个大人，变成了一个纯洁和丑恶的混合体，令人作呕的混合体……”维吉妮娅把头靠在沙发上，白兰地醉人的香味缠绕着她。到底是白兰地还是莱蒂希娅？“我大概喝多了。”

“哎呀，维吉妮娅，愿喝就喝吧。扔掉压抑，驱走戒备，岂不更好！”莱蒂希娅说着抓住她的手。“维吉妮娅，我再次邀请你，来和我住在一块吧！我知道你在那边不痛快，你父亲忘不了……是呀，我知道，那不是你的家。”

“没有一个家是我的。”

“我这儿可以成为你的家，当然你享有充分的自由。我给你弄个书房，你会什么都不缺，这样可以继续你的翻译、讲课……或者什么也不干，这最简单不过了。我的收入足够我们俩

开销，我的支出要比收入小得多。怎么样，我的洋娃娃？"

维吉妮娅咬着嘴唇。她想笑，想哈哈大笑。只有男人才以这种口气说话。

"以后再说，暂时我还不能作出决定，我也不知道……现在还有阿丰索缠着我，一天缠到晚，让我不得安宁，明白吗？"

莱蒂希娅翘起嘴，冷冷地笑着说：

"我早知道了，维吉妮娅。他躲着我，害怕被我发现，可我早就知道。那么说诗人爱上你啦？"

维吉妮娅盯着手中的烟头，火星已经燃烧到染上口红的部分。她想不再让烟头继续燃烧，于是把它伸到白兰地中。烟头浸湿了，火星熄灭了，烟纸裂开了，黑色的烟末慢慢地在酒中散开。然而她为自己的做法感到后悔，如果让它自然烧尽不是更干净吗？莱蒂希娅起身又给她送来一杯。

"他请我明晚夜宵会后和他出去。"维吉妮娅不动声色地说，似乎听到自己的声音不像是人的声音。真奇怪。"世界上谁也不能阻止他去……"

"那你去吗？"

"去。不去的是他……"维吉妮娅笑了笑说，"太简单了，莱蒂希娅，太简单了。开个玩笑，我给布鲁娜打个匿名电话，告诉她夜宵会后有一位小姐要和阿丰索幽会。她当然会相信，你明白吗？这是女人的特点……于是她必定想知道打电话的是谁。那时我就'啪'地一下把电话挂了。"

"以后呢？"

"以后就完啦……一切都结束啦！阿丰索是个卓越的演员，必要时他会表演得很出色。为了能出去，他就要编造出最有力的借口。布鲁娜当然不会同意，就这样……我很讨厌打这种匿

名电话，我认为这简直是一种卑鄙的行为……不知是卑鄙还是狠毒?”她笑了笑，“可有时却起作用。”

“我现在还不明白你的用意。为什么要告诉布鲁娜……不需要打电话嘛，让他等着不就得啦。”

维吉妮娅慢慢地摇了摇头。莱蒂希娅不会理解，谁也不会理解她为什么要这样做。啊，想象着将要发生的那一场面的每个细节才有趣呢：布鲁娜警惕地站在房间门口，仿佛像小时候围着她的那些手持利剑的天使。“怎么，亲爱的，这么晚你还出去?”他则尽力编造谎言：“只想出去转一转，喘喘气……”她也顺水推舟，加入到那个骗局中去，“那我们一起去吧，我也正想转转呢。”时间就这样悄悄流逝。“可我喜欢单独出去，我头有一点疼，要去药房!”“药房?为什么要去药房?我这儿所有治头痛的药都有，几十种药片……”他会气急败坏吗?不，大概不会，最终无可奈何，只能压住怒火。而布鲁娜倒像一位胜利的天使显得平心静气而又神采奕奕。本来，她一开始就可以揭穿他的诡计，把所有信件都放在桌上，安排一场闹剧。可布鲁娜不是那类性格的人。她深谋远虑，喜欢采用钝刀子割肉的方法。不过很明显，她已经不再爱他。“我不再爱他，可大概还需要他……”维吉妮娅想不起这是谁的诗句。

“那是我们的第一次约会，”维吉妮娅说，“一切准备得好好的，饮料，音乐……可这第一次约会就不成功，而且是因为‘布鲁娜不让我出来’，他知道，那将是一件多么可悲可怜的事……一切都取决于这第一次，取决于开始冒险的所有细节。他还以为我会多失望呢!”

莱蒂希娅爽朗地笑了笑，把腿搭挂在桌子边上，脚上穿着低跟红羊皮鞋。

“这位阿丰索和米歇尔真是太像了!……”

"米歇尔？"

"一个我曾认识过的人。已经结过婚。那一阵子，有三个男人围着我转，大概那是我的最佳时期。"莱蒂希娅自嘲地说，"三个男人、三种手法。第一个尽说妻子坏话，什么巫婆、毒蛇等等，可又说不能抛弃她，因为如果他这样做，对方就会自杀。再说，还有四个小天使，不幸结合的无辜产品，有一个还没有出生……；第二位就是这个米歇尔，一提起妻子，就害怕，好像她是纯洁、神圣、贞操的象征……他说，他一进家门，先要在地毯上抖掉外界的尘埃，以便不弄脏圣堂。他不再爱她，说她像是一本已经读过无数遍而且已经背得出来的书。他只想换换新鲜，譬如说换我。第三位什么也不说，从来也没有对我说过他妻子的事。如果说我知道他已经结婚，那是因为他不回避戴着那只结婚戒指。先前两位口若悬河，可他却是不动嘴，只动手。我跟他好了一阵。可当有一天我正想问他点什么时，就已经到了分手的时刻了。"莱蒂希娅把烟头扔进壁炉。突然，她如梦初醒，抓住维吉妮娅的手说："别瞎扯了！夜宵会后，跟你一块出去的是我，听见了吗？我将为我们准备个特殊的夜宵会，还有莫扎特的音乐来陪伴我们……"

"我不喜欢莫扎特。"

"你会喜欢的，我的洋娃娃，你会喜欢莫扎特和巴赫的。生活不要那样单调。"她说着，又向空杯里斟满了酒。"这种谨小慎微已经够了，现在应该到开始新生活的时候了。什么圣诞节，也应该……应该结束了。这种陈规陋习，真是不可思议，令人厌烦。别再提圣诞节了。"

"如果想起它的话……"维吉妮娅暗自思忖，啊，那些被迫的拥抱，那些虚伪的问候，那些假装的热情……对于处在孤寂中的人来说，简直太残酷了。

“如果我有信仰也许会好些。”

她想起昨天曾路过一所教堂的情景。门开着，从里面传出一阵歌声。她往里窥视一下，突然产生一种心旷神怡的感觉，她甚至想进去一块儿唱歌。因为在教堂里唱歌的人绝不会感到孤独。

“信仰？信你自己就行了，我的洋娃娃。用你自己的双手开拓生活的道路，用自己的双手，明白吗？”

“我想念上帝，莱蒂希娅。如果我有信仰，我也会和那些在美以美教会①教堂见到的人一样。他们唱歌、我也和他们一起唱……”

“可他们的教堂比其它的更空。没有圣像，没有天使像，没有金色的布帘，什么也没有。你在那里会感到更空虚。你有时像孩子，喜欢跟在神父们后面请求赐给圣像徽章……”她说着笑了笑，温柔地把维吉妮娅拉到身边说：“我们要相信自己，这就够了。”

维吉妮娅用委靡的目光盯着女友干巴巴的脸。莱蒂希娅灰白的头发，耷拉的眼角和贡拉多一样。她低下沉重的眼睛，痛苦地思量：“把她当作他。是他。”于是，当她感觉到莱蒂希娅在她脖颈上磨来蹭去的嘴唇渐渐接近她的嘴唇时，她全身的肌肉放松了，坐的姿势也自如了。她闭上眼睛，任凭莱蒂希娅动情的亲吻，心里念着：“贡拉多，贡拉多……”莱蒂希娅热乎乎、湿漉漉的嘴唇热烈地吻着她的下颏，轻轻地咬着她的耳垂。“锚”，她想起来了，使劲吸了一口气。这只锚正把她拉向蓝色的海底。啊，永远也回不到海面了！“永远不会！”她轻轻地呻吟着，感到莱蒂希娅的脑袋正从她的两只乳房中间向下挪

---

① 美国北方基督教（新教）卫斯理宗的教会，后传入巴西。

动。

门铃响了。维吉妮娅猛然睁开眼睛，用颤抖的双手捂住额头，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飘浮在眼前的一层绿色的雾正在渐渐散去，莱蒂希娅站在面前，用手帕擦着嘴，脸色显得格外苍白，可眼睛里却闪烁着异样的光彩：

“可能是罗热里奥，他猜到你在我这儿。”她小声说着朝门口走去。

维吉妮娅从桶里取出一块冰在脖子上和手腕上擦了擦。顿时，窘迫的感觉消失了，一种轻松畅快的舒适感充溢了她的心房。

“你们好！”罗热里奥高高地举起一只胳膊招呼着，全然不顾主人的厌烦。“我的直觉告诉我，你们俩在家，我就想来和你们玩玩。”

“你估计得真对。”声音从莱蒂希娅的牙缝里挤了出来。

莱蒂希娅怒冲冲的神态和客人乐滋滋的表情真让维吉妮娅感到好笑。她伸出手说：

“罗热里奥，坐到我这边来，干吗离那么远？”

“随便坐吧，”莱蒂希娅用和缓的声音说，“我去准备点吃的，一会儿就来。”

维吉妮娅的脸上始终挂着温柔的笑容。她为自己能从这个人怀抱投到那个人怀抱而感到一种难以形容的舒畅。说到底，这圈子不大！下次就该是贡拉多了。“就像他姐姐一样”。她转身看了罗热里奥一眼，只见他穿着白色的运动衫，白袜子上的黄道道显得格外醒目，身上还散发着香皂的气味：

“你这位小伙子好吗？”

“现在很好！”他几乎是喊叫着回答，尔后低声说，“你真漂亮……”

维吉妮娅给他递过一杯威士忌，耸了耸肩膀，斯文地笑着说：

“漂亮，然而不幸。”她点上一支烟，“哎，罗热里奥，在你身边真不错。你是唯一不使我想起过去的人。我最恨回忆往事。我喜欢你这样的人，一颗真正从陌生世界降落的陨星，一颗网球明星。胜过莱蒂希娅了吗？”

他咧开嘴，露出一排壮实的牙齿：

“莱蒂希娅，还没有。可上月，我获得两个奖杯，想看吗？还得了一瓶香槟酒，在冰箱里放着。我们可以用最大的杯子喝……”

阿丰索想给她展示诗文，莱蒂希娅有唱片，罗热里奥有香槟。“每个人都想展现自己特有的东西……”她听到碗碟破碎的声音，情不自禁地笑了。

“莱蒂希娅打碎什么了。”

“她知道我对你感兴趣，可不赞成。”

“是吗，为什么不赞成？”

他低下眼光，一副窘态：

“我不知道应不应该……”

“你真是个伟大的人物。”维吉妮娅说着靠到他身旁，被两个人争夺，大概是很有意思的。如果阿丰索也加入这场争夺那就更有意思了。而贡拉多只在一旁观看：“小心，维吉妮娅，你会玩火自焚！”以后呢？他不是相信她能经得住考验不受污染吗？不是相信她怎么进去就能怎么出来吗？她知道在关键时刻如何自卫。上帝在摩挲她的头顶！圣母在保佑着她……

“维吉妮娅，说真的，我一生中从未这么认真过，我想告诉你，我白天黑夜都在想着你，几乎快疯啦！我从未因为一个女孩子而如此神魂颠倒过，尽管我们只见过三次面。”

不能浪费时间，他必须抢在别人的前面。她注视着罗热里奥。他好像有点忧虑，似乎担心自己赶不上参加这场竞争。

“你可以去我那儿。”

“我想过，维吉妮娅。”罗热里奥的脸涨得通红，额头上渗出了细细的汗珠。他担心莱蒂希娅会在此刻进来，忙朝门口看了一眼。“可我觉得我们的幽会应在另一个地方，我有感觉，你父亲并不喜欢我……”

“为什么不喜欢？我父亲就是那种倔老头，报死虫。你说他像不像报死虫？”

“报死虫？是的，像一只大报死虫；宅院像块墓地，不是吗？对不起，我不喜欢去那儿”。

“墓地？”维吉妮娅问。

墓地。有人也曾这么说过，……谁呢……她竭力思索着。突然两片僵硬的嘴唇又在她脑海中闪过：“我让把柏树砍了，因为宅院像块墓地。”那么说是他帮着出的主意？

“没有柏树稍稍好些，可还是像墓地，是不是，维吉妮娅？院子挺漂亮，但却是阴森森的。”

“你帮布鲁娜出的这个点子真好。”她装着随便说了这么一句，可心里什么都明白了。“你的介入起了决定性作用。”

他谨慎地没有立即搭腔，似乎在心中揣摸：“她了解到什么程度？”

“我的介入？”

维吉妮娅逼视着他，诡谲地笑着说：

“哎呀，罗热里奥，别装出这种清白的样子。你心里清楚，你对她的影响有多大，哪怕是在很小的事情上……”

罗热里奥低下头，不知所措。不一会儿，又像一个正在冒险而被人发现的小孩一样，傲气地问：

“那她告诉你啦？”

“她没有亲口告诉我，不过这种事总会被人察觉。要把爱情隐藏起来是不容易的，再说布鲁娜又是那样感情外露。”维吉妮娅把脸转向窗口，低声说。

布鲁娜有个情夫，这个发现使她大为吃惊。有一个情夫。布鲁娜呀布鲁娜！天使般的布鲁娜，圣人般的布鲁娜，挑唆自己怨恨母亲的布鲁娜，在她的心里播下仇恨达尼尔的种子的布鲁娜……如此固执，如此善于判断。她选择了什么人做情夫，什么人呢？那个穿着显眼的白袜子，头上抹得油光发亮，正在那儿洋洋自得的动物。那就是布鲁娜的姘夫。啊！现在把她从梦幻中唤醒的，不是天使，也不是丈夫，而是她的姘夫。

“我告诉你，维吉妮娅，我和她的事已经完全过去啦。在你出现之前，我早就准备结束这一切。布鲁娜性格怪僻，我和她很难协调，我已经烦了！”他说着用拳头敲打着膝盖。“再说，也不是我主动的，是她找我的，我没有过错……我只想消遣一下，我认为她也只是为了玩一玩。”

维吉妮娅拿起沙发上的一个网球贴在脸上滚动着，球面是那样的粗糙不堪。啊，如果布鲁娜听见这话，又会怎么想呢？“只是为了消遣……”这就是那位圣人的姘夫。她轻轻地叹了口气，温和地说：

“真是不可思议的事。”

“是呀，所以我才不同意继续这样下去。她应该去爱一个同样喜欢高谈阔论的基督新教的牧师。”

“高谈阔论？”莱蒂希娅走进屋，瞪大两只像猎犬一样的眼睛疑惑地问，“什么高谈阔论？”

“罗热里奥在说讨厌那些长篇大论，是吗，罗热里奥？”维吉妮娅赶快回答，眼睛盯着在地毯上滚动的网球。“政治的，

宗教的，情感的各种长篇大论……”

莱蒂希娅把一盘夹肉面包放在桌上。

“你们谈得挺起劲啊！来，维吉妮娅，吃一点东西长长劲。罗热里奥可像台压路机。”

他一边嚼着夹肉面包一边笑着说：

“连小姑娘们都喜欢我陪伴。”

“这是一次很有益处的谈话。”维吉妮娅转身盯着罗热里奥暗自思忖：“他很迷人。难道从今天开始，他将成为为我服务的骑士……”

莱蒂希娅拖着沉重的步子走到窗前，用劲关上窗户，向罗热里奥投去锋利的眼光说：

“你不去俱乐部？玛蒂尔达可能在那儿等你。”

“现在我只接受这位小姐的命令。”他说着对维吉妮娅眨了眨眼睛。在吞下最后一口夹肉面包后说，“想去电影院吗？我看到预告，有一场古典武打片，你喜欢这类片子吗？”

“喜欢。”她低声说着，躲开了莱蒂希娅的目光，弯下身子对着面包盘子笑了。

6

“将奸夫、淫妇一併治死，这样就把邪恶从以色列中除掉。”布鲁娜不是这样说的吗？可她现在正重蹈覆辙。她将如何为自己的奸夫辩护呢？“我的情况不一样。”她可能会那样想。“一切出自真正的爱情的行为都是正当的，而我的就是真正的爱情。”真正的爱情……那妈妈的呢？噢，妈妈沉湎于爱情，就说是侵犯了神圣的戒律；她承认自己爱上了那个男人，就是犯

了罪过！“我的情况不一样。”

维吉妮娅把胳膊支撑在梳妆台上。“不一样……”她吹掉海绵粉扑上的灰，是的，不一样，因为劳乌拉和达尼尔是迷恋到疯狂的程度而产生的爱情；而另外两个人的关系只不过是性生活的冒险。除此而外，什么也没有，尽管她习惯用幻想欺骗自己。哎，达尼尔对劳乌拉才是真正的爱！……正是这伟大的爱情使他癫狂，使他随着她进入病魔的世界，导致了他伴着她一起死亡。母亲不顾脸面地坦白了一切，抛弃了纳特尔希奥……太不公平了，对吗？正确的方法应该像布鲁娜一样，偷偷地进行一场见不得人的爱情：暗暗爱着一个偶像，而表面上继续她和阿丰索的正常生活，使他们之间的关系不受任何威胁。而阿丰索呢？如此聪明，如此狡诈……他当然什么都知道，他对妻子太了解了，更不会对她存有任何幻想。他认为面对这种情况，装着不知道最为合适。然而在他心灵深处却是绝望至极。于是他把自己说话的语气变得更加尖刻，更加咄咄逼人。然而，他这种用以掩饰自己窘境的手法也未免太天真了。其他人都心中有数。贡拉多、奥达维娅、纳特尔希奥、莱蒂希娅——特别是莱蒂希娅，作为罗热里奥的邻居，她也许上百次听到过“圣马”的蹄子像小偷一样悄悄地蹬上楼梯的声音。谁都知道，可就是谁也不讲。如果不是罗热里奥多嘴多舌，她维吉妮娅永远也不会知道。因为谁也不会告诉她。奇怪的圈子！他们既很团结，又互相背叛；既是朋友，又勾心斗角。

“小姐还没准备好吗？”伊诺森希娅敲门问道，“布鲁娜小姐让我告诉你，其他人都到了，就缺你啦。”

维吉妮娅抬眼望着镜子，似乎要给镜子中的人作出回答一样。达尼尔的前额也是这样苍白，眼圈也是这么黢黑。“可他的表情却很温和”。她想着，把乌黑发亮的头发拢到后面，准备

拿夹子将它们夹住。可她马上又改变了主意。在这个夜晚，它们应该披散开。人人的眼圈都应画上墨绿的颜色，湿润的双唇都应涂上鲜艳的口红，仿佛在苍白的脸上开出一条刀痕。她站起身，用手抹了抹体现出她苗条身材的黑色连衣裙，又在领口处别上了一朵红绸玫瑰花。"那些自命不凡的乡间贵妇才喜欢戴深红色的石竹花……"她对着像框笑了笑。照片上劳乌拉那副清醒的学生模样和她本人相距甚远。维吉妮娅用指尖抚摩着浅绿色像框，框边花纹中的金黄颜色现在几乎已看不见了。"于是他搂着我跳起舞。吊灯在旋转，镜子在旋转，我像个陀螺一样也在不停地旋转，不停地旋转，像个陀螺……"

关灯之前，维吉妮娅环顾了一下带有修道院那种庄严气氛的房间，扫了一眼那套黑色的家具。这是布鲁娜以前的房间，因此还带着她那种专横霸道的痕迹。"鲁西安娜，我多想得到一套蓝色的家具！"她渴望得到的家具是蓝色的，必须是蓝色的，任何其它颜色都不能代替……可她最想得到的东西并没有及时得到，可能很久以后才能得到，或许永远得不到。

维吉妮娅走下楼梯。偌大的屋子似乎在昏暗中沉睡。她看着前厅敞开着的柜子凝神沉思：费拉乌·埃尔达从前在这里存放她那海蓝色毛毡帽，可现在，在她喜爱的挂钩上，挂着一条不知被谁遗忘了多时的围巾。这所屋子里，再也没有存留下一丝儿她曾在此生活过的痕迹了。也许会在孔雀草盆里和奥达维娅的脑海中留下什么。然而，笨拙的花匠已使孔雀草在盆中枯萎了。奥达维娅只不过像面镜子，谁站在它面前就反射出谁。

她走出大门。外面寒气袭人，然而夜色很美。月亮特别大，特别圆。她想把它和某件东西作一下比较，但很快又放弃了这个念头：它就是月亮，而且就是今晚的月亮，永远不会再

像今晚一样。她慢慢地来到篱笆前。优美的流水声从喷泉旁隐隐传来。她很想看清那石缝中的涓涓细流，然而映入她眼帘的只有在凄清的月光下伫立着的几个小石头人。他们正在用其独特的方式毫无保留地呈现自己。阿丰索、布鲁娜、莱蒂希娅和奥达维娅——所有人的面孔上蒙着的迷雾都已经被拨开，变得像玻璃一样容易破碎。只剩下贡拉多。可是在这个抱得紧紧的圈子里，不可能不相互影响。贡拉多啊，贡拉多！也许只要他有那么一点点表示，一切就会魔术般地发生变化。不过她又想到自己："这种事看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自己不也是那样拒绝了达尼尔吗？那棵死神之树，那棵夜晚带着根须的令人生畏的树，使他误入迷津。可如果自己干预的话，如果自己承认他，请求他留下的话，谁能知道，将又是什么样的结果……她低头沉思着。现在的结果是最坏的，自己显得太残酷了，还没有来得及为他们做些什么，他们就已经死去了。"我可怜的父亲。"她望着在黑糊糊的篱笆上像萤火虫一样闪烁的灯光。"我那么多次伤害了你，他也那么多次伤害了我……"她咬紧牙关，加快了脚步。

人们都在这儿。一张长长的桌子上放满了食品，七星烛台上点燃着红蜡烛。维吉妮娅本来想向大家一起问好，然而不知怎么又一个个问候起来。

"你好！"奥达维娅迎着妹妹亲切地笑着。她的头发高高地盘在头顶，几缕发束和银色发带一起披挂在脖子上。身上穿着银白色紧身袒胸连衣裙，仿佛像一条银色的小蛇。她端详着妹妹："噢，一身黑，似乎太不吉利，这朵红玫瑰，我不喜欢。为什么戴这朵玫瑰？"

维吉妮娅接受着阿丰索的拥抱。

"这朵玫瑰是不可缺少的。"他说完后悄声问，"那么，亲爱

的，夜宵会以后？”

她挣脱开阿丰索的双臂，向纳特尔希奥和阿丰索的祖母走去，他们正坐在被闪烁的彩灯和其它装饰品压得微微弯曲的圣诞树旁。贝雷妮赛和另外三个小孩高兴得手舞足蹈，不停地在人群中穿梭奔跑。

“圣诞节幸福，爸爸。”

纳特尔希奥在维吉妮娅的脸上吻了一下，匆匆将目光移开了。

“我刚才还问起了你，女儿。到树上找找给你的礼物，那上面有你的名字。”

阿丰索的祖母心不在焉地和维吉妮娅打了个招呼，继续给纳特尔希奥讲述自己最近一次哮喘病的发作。她那堆满皱纹的脸让人感觉到似乎是用不同于其他人的肉体作成的。

“我半夜醒来，还以为要死啦……”

莱蒂希娅从背后抱住维吉妮娅，缓缓地吻着她的头发。莱蒂希娅穿着一条漂亮的黑色丝绒裤子，上衣也是黑色的，突出了她那干巴巴的脸蛋，脚上穿着一双样子特别的红色羊皮鞋。她似乎对自己的这种打扮很满意。

“洋娃娃，”莱蒂希娅低声说，“你很漂亮，可是瘦了，应该多吃一点！让我来伺候你吧。”

“那就从这儿开始吧！”罗热里奥说着，端过来一杯威士忌。他的两只眼睛红红的，脑门上挂着汗珠。“当我第一次看见奥达维娅时，觉得再也不可能遇到比她更漂亮的人了。可你，维吉妮娅……不是超过你姐姐啦？”

“他说这些不就是为了和我睡觉吗？”维吉妮娅心里想着，坦然地笑了。然而，不管出于什么目的，他总是说出了她连做梦都不敢听到的话语，这使她感到异常兴奋。

“你怎么姗姗来迟？”布鲁娜走过来抚摩着她的头发，用高兴中带点责备的口吻说，“怎么回事，把头发散开啦？你现在有点像个疯姑娘。”

“我们的小妹像个疯童女。”奥达维娅咀嚼着一个无花果低声说，“像不像长明灯的故事一样？你是知道的，布鲁娜……有愚笨的童女和聪明的童女，是不是？聪明的带着很多油，愚笨的却只能永远留在黑暗中……”

“奥达维娅！”布鲁娜阻止地喊了一声，朝老奶奶和纳特尔希奥那边看了一眼。纳特尔希奥似乎没有注意周围的事情，老奶奶也在全神贯注，没完没了地继续着她有关哮喘的故事。“请不要讲这种可能引起不愉快的话……”

“可这是《圣经》上说的。”奥达维娅笑嘻嘻地回答，随后转过身去听大家议论东方博士从印度来的故事。

“怎么是从印度来的呢？”莱蒂希娅此刻的心情，似乎并不那么好。“谁这样说的？”

奥达维娅又笑了，抓起一串葡萄说：

“阿丰索的诗中说的。”

“谁管阿丰索在诗里写什么！”

阿丰索往杯子里斟满红酒。

“有一个人……”他盯着维吉妮娅低声说。

维吉妮娅赶紧躲开阿丰索的目光，挎起罗热里奥的胳膊：

“你有一个罗马角斗士的脑袋。能在场上为我争斗吗？”

“亲爱的，我将全心全意为你效劳！只要你下命令，我一定像你的奴隶一样服从。怎么样？”

“驯服的骑士。”

莱蒂希娅突然插到他们两人中间。她的脸色更加惨白，

眼神更加凄怆。她咬着牙低声说：

“这是怎么回事，嗯？你想和这位蠢货干什么？你不知道他是布鲁娜的姘夫？”

“知道。”

“那你？”莱蒂希娅又朝维吉妮娅身旁靠了靠，颤抖的手指轻轻地抚摩着她的下巴，随后又从她的脖颈上滑过。小手指上戴着一只粗大的金戒指。“你到我那儿去，听到了吗？”

“你父亲怎么样，他好吗？”

“很好，还发来一份电报。你听见我刚才的话了吗？维吉妮娅……”

“贡拉多呢？他怎么还没有来？”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莱蒂希娅攥紧拳头又放开，摸着维吉妮娅胸前的那朵花。“我问你，去我那儿吗？我在家里给你准备了一份礼物……”

维吉妮娅喝了一大口酒。如果他现在来到这儿，她也许会对他高声喊道：“你这个瞎子！我爱你，两千年前就爱你，难道你就没有发现？我爱你。你为什么不说话，看在上帝的面上，你说话呀！”

“你说些什么吧。”她转身朝罗热里奥温柔地说。

“我如果是个诗人……”

“我才是诗人！”阿丰索说着随她来到沙发椅前。

罗热里奥抢先一步坐在她脚旁：

“喝我的酒！尝过这白酒了吗？味道真美呀。”他说着递过酒杯。

“争夺开始激烈了。”她慢慢地喝着，心中暗想。表面上她竭力对罗热里奥的谄媚装出很喜欢的样子，可眼睛却紧紧盯着大门。这么晚了，贡拉多为什么还不来？

“狡猾的小熊，”当罗热里奥放下酒杯时，维吉妮娅伸手摸着他的头，故意逗他。“我的小熊……”

“用链子把他的鼻子穿上。”布鲁娜装出想笑的样子说。

布鲁娜像一个人面狮身的怪物，神气活现地坐在圣诞树旁。单薄的连衣裙紧紧裹着她细细的腰，肥大的臀部如同长在她身上的两块平地，严肃的神情像一个双脚固定在地上的巨人，紧闭着的嘴巴和不停地来回扫视的眼睛使人感到难以捉摸。

“奶奶，想听孩子们唱歌吗？”她问阿丰索的祖母，“我已经帮他们练过圣诞节的歌了……”

“我在维也纳听过一次童声合唱……”老人小声说着，用手摸了摸紫色连衣裙的高高的领子。“孩子们简直像天使。”

“当心，贝雷妮赛！闺女，别再摇晃圣诞树……”

维吉妮娅凝视着她。很容易想象出她是怎样赤身裸体依偎在罗热里奥的怀抱里，热烈地奉献出自己的肉体，如同匍匐在众圣像面前献上自己的灵魂一样。“圣马”，“她不会吃阿丰索的醋，可会吃这一位的醋。”维吉妮娅想到这里，慢慢地握住罗热里奥的双手。反应很快，罗热里奥从地上站起来，坐到沙发扶手上，像只好斗的公鸡一样昂起脑袋，似乎在说：“我喜欢她。怎么样？”

布鲁娜在圣诞树旁招呼着孩子们。

“奥达维娅，来伴奏。”她说完一转身，目光在门口停住了：“小伙子，你终于来了！到现在才来……过来，和奥达维娅一起弹。”

维吉妮娅感到一阵眩晕。

“我想和父亲通个电话，可没要通。”贡拉多解释着，“到现在还没有要通，线路上乱七八糟。”

“夜宵会还没开始，”布鲁娜说，“你想先吃些东西吗？”

“等一会吧。”贡拉多弯腰吻了吻维吉妮娅。

“现在我知道他并不爱我。”维吉妮娅思索着，因为他对自己和罗热里奥手拉着手没有表现出丝毫惊愕。“现在我相信了。”

“今天我很想念你，维吉妮娅。圣诞节的思念。”说完他走到奥达维娅旁边坐下。“可以开始吗？”

孩子们一个个抬起自信的小脸蛋。维吉妮娅喝了一大口酒。“圣诞节的思念。”这声音在她的耳旁回荡。她的目光在贝雷妮赛的脸上搜索着什么。小女孩的脑袋圆圆的，像阿丰索，嘴巴却和布鲁娜的一样。不久她也会像她母亲一样见到一群群的天使。等发现了母亲的事情后，她也会背弃母亲，也会疯狂地站在阿丰索一边：“那父亲呢？谁可怜父亲？”早晚有一天会和现在这一圈小朋友中的一个结婚，然后生儿育女。“人类之渊源就在我的肚子里。”总有一天她也会找个姘夫。“我们的情况不同……”

现在孩子们颤悠悠的声音在自由自在的荡漾：

神圣的夜晚，
沉静而安宁

维吉妮娅抽着罗热里奥的香烟，朝天花板喷吐着烟圈。骗局。沉静是可能的，而安宁呢？什么样的安宁？像沼泽一样，安宁的下面就是艰险。布鲁娜尽管在那儿不动声色，处之泰然，然而她的呼吸不匀，双手紧紧地捏合在胸前，似乎有把匕首正插在她的胸膛，丈夫和情人对她都不忠诚。要承受这双重的打击，她必须付出更大的力量。阿丰索像忘了台词的演员一样颓丧，失去了随机应变的才智。偶尔，他也会咧开嘴干笑一下，使脸上的表情稍稍活跃一些，因为布鲁娜最终将失去一位

情人。然而，这幸灾乐祸的笑容会在瞬间消失。因为在这一场竞争中，他自己也是个失败者。鉴于他一向很自负，因此，他那因自己失败而感到的痛苦，远远超过了因妻子绝望而使他感到的欣慰。坐在絮絮叨叨的老太太旁边的纳特尔希奥点燃烟斗，似乎在等待老人快点去安歇，等待孩子们停止吵闹，等待蜡烛燃尽熄灭，那时自己好回到孤寂之中去。奥达维娅和贡拉多并肩坐在钢琴前。她那在琴键上欢快跳跃的双手与他那躲闪逃避的双手混在了一起。奥达维娅诙谐地谈笑着，银白色的身躯随着笑声在颤动，似乎完全沉浸在那溶溶月色之中。然而，她的脸上却掠过一丝阴影。她感到悲伤，第一次感到悲伤。由于悲伤，她更加靠近了他。贡拉多显得无精打采，耸着肩头，脑袋垂在胸前……"上帝谕示要懂得爱，懂得欢乐……"他轻轻地唱了一句又停了下来。全身着黑、脚穿红皮鞋的莱蒂希娅盘坐在地毯上，像一个在无声地啃嚼榛子的魔鬼。她不时朝阿丰索和贡拉多投去疑虑的目光，仿佛在向他们发问："你们就甘心如此吗？"在她那锐利的眼睛中，现在又露出祈求的目光："我的洋娃娃，你跟我走吗？好吗……"那个罗热里奥刚才还是那样悠然自得，似乎他对生活的满足是为世人所不及的，可现在欲火正烦扰着他，好像一个小孩在节日餐开始之前站在放满甜食的桌子旁，不知从哪儿下手，不知能否下手一样。安宁？什么安宁？这些孩子们，也很快会从那些自私自利、会打小算盘的大人们那里学会伪装术。孩童的纯洁一旦与成人的狡诈浑然一体，两者必将难解难分，格外危险。

维吉妮娅笑了笑。"圣诞节的思念，是吗？"请求她不要再捕捉蝴蝶的少年贡拉多又在她眼前闪现："知道吗，维吉妮娅，如果人们虐待小虫，总有一天，也会变成小虫，变成蛇、老鼠、蜘蛛……"态度是那样友好，情操是那样高尚。可他现在

却是奥达维娅的情人。当然她还有其他人，但这一点也不会影响他的伦理学。他懒惰、贪图舒适，靠母亲的遗产养尊处优，隐匿在庄园里，弹弹钢琴、养养鸽子，尽兴欢乐。一个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圣·弗朗西斯科·德·阿西斯！早晚有一天，他会和奥达维娅结婚，或者永远不结婚，只保持着以往的关系。至于和维吉妮娅，则根据他的"无用"理论，只培养爱的情意而不去占有她。毫无疑问，他会认为，这是十分高雅的事。然而维吉妮娅却像被大头针钉住的蝴蝶一样，在早已逝去的爱情中苦苦挣扎。

"走，给大家道晚安。"布鲁娜一边嘱咐刚刚唱完歌的孩子们，一边朝站在旁边激动地观看的伊诺森希娅打了个手势，随后又转身为奶奶送别。她竭力想把目光从罗热里奥身上挪开，可终究不能自制，仍然绝望地盯着那儿，嘴上说着："这就走啦，奶奶。还早呢……"

"这是一种神圣的恨！"维吉妮娅悄悄地对罗热里奥说。她想笑，可又找不出合适的理由来放声大笑。

纳特尔希奥借口头痛也急着要告退。布鲁娜像是失去了依靠，一把抓住他的衣袖，用孩子撒娇的口气说：

"不，爸爸，你不能走！"

直到这时，维吉妮娅才想起他给自己放在圣诞树上的礼物。在一个树枝上，维吉妮娅找到了写有自己名字的用皱纹纸裹着的小首饰盒。她打开小盒，一串珍珠项链静静地盘绕在一块白色的缎子布上。她的脑海中即刻闪现出劳乌拉映照在镜子里那双不同寻常地闪烁的眼睛："我就是戴着这条项链认识达尼尔的。"

"把这个也放好。"贡拉多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小盒，放在她的手上。

盒内装着一只漂亮的珐琅别饰，形状是一片带有金色的细脉纹，叶尖微微弯曲的常春藤叶子。她转身想把带来的那本书交给贡拉多，可他已经回到奥达维娅身旁坐下了。两人重新开始合奏一首曲子，奥达维娅低声唱了起来，贡拉多埋头为她伴奏。

莱蒂希娅赶紧走过来，从维吉妮娅的肩头看了一眼。说："常春藤是忠诚的象征，你知道吗，洋娃娃？"她又回到原来的位子上，踩灭烟头接着说，"别让它枯萎。"

阿丰索一只手捡起贝雷妮赛扔在地上的娃娃玩具不停地摇动，一只手握着威士忌酒杯，用似乎很轻松的样子说着什么，他的声音和单调的小铃声混杂在一起。他不时地忍不住朝罗热里奥投去难以形容的目光，或者用娃娃玩具指着布鲁娜笑着，似乎在说："看，我的女神，看看你的情夫……"

维吉妮娅的面颊碰了碰挂在松树枝上的一个金色小球，闭上了眼睛。周围的人们和嘈杂的声音似乎已离她远去。不，真正的歌曲应该是另外一首。"唱吧，达尼尔，唱吧！"她动了动嘴唇默默地唱道："从前，两个少女住在树林里，啊，在一座有金果子的树林里……"她不由自主地捏住那金色的小球，仿佛要将它摘下。"啪"的一声，她颤抖了一下，只见小球那脆薄的外壳被捏成碎片。

"手破了没有，亲爱的？"罗热里奥抓起她的手，在掌心上吻了一下。"真的弄破了，……"

布鲁娜依在钢琴上，眼睛呆呆地看着键盘，睫毛上挂着晶莹的泪珠。

莱蒂希娅端着一杯白兰地走了过来，说：

"喝一口吗，布鲁娜？喝一点酒，对你有好处……"

这就是他们。尽管两人互相厌恶，可现在布鲁娜难受，莱

蒂希娅也不快乐，这就产生了世界上最好的友谊。莱蒂希娅甚至对阿丰索也表现出了母性的同情。只有还在合奏中的奥达维娅和贡拉多试图以自己的方法来活跃聚会的气氛，挽救这已经烟消云散的欢乐。

“我想出去，”维吉妮娅拉着罗热里奥的胳膊，带着哭音说：“你带我到随便什么地方都行，只要那儿能唱、能跳。快带我走吧……”

“那我们就悄悄地走，不让大家知道。”他说着，轻轻地推了推她。“你走前面。”

然而莱蒂希娅正注视着他们。

“你们去哪儿？维吉妮娅，你这么早就退席？”

贡拉多停止了弹奏：

“你不舒服吗，维吉妮娅？”他脸上带着哀戚的表情。“你怎么啦？”

“我很好，”维吉妮娅说着，更加挨近罗热里奥。现在的她似乎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变成了一个旁观者，在观察自己的言行所引起的反应。“我邀请罗热里奥出去走走，散散心。你同意吗？”

贡拉多垂下目光说：

“不，我没有什么不同意的。”

奥达维娅哈哈笑着说：

“好像两人就要结婚了似的，神父才这样问：你同意吗？是不是，布鲁娜？听着，我奏一首美丽动听的乐曲！”她猛烈地敲了一下琴键，接着用粗声唱起：“同意吗？同意吗？……”她停了停，对阿丰索喊：“哎，诗人！曲子这么美，你帮我作词。来，开始，一、二、三！对这桩婚姻同意吗？……继续，诗人！”

阿丰索一边快步向钢琴走去，一边招呼着布鲁娜。然而她就像变成了一个石头人一样毫无反应。于是他拉住莱蒂希娅，两人很不协调地高声唱了起来：

“同意吗？大家一起唱，不！不！……可是，钟声却在忧愁地回荡……”

维吉妮娅最后一次朝这群人扫了一眼。她想笑一笑，可没笑出来，挽着罗热里奥的胳膊，关上了身后的房门。

他们沿着在月光下呈现出淡蓝色的甬道急匆匆走去，直等到了大门口才放慢脚步，不再像逃跑的样子。罗热里奥搂着她急切地说：

“去我的房间吧？那儿有音乐、饮料，我们可以尽兴地玩……我们用大杯子来喝香槟酒！”

她微微笑了笑，顺从地同意了。

“我一直期望能像在古罗马的宴会上一样，用大大的金杯喝酒。”她说着抬起头，任凭他狂热地亲吻。“和一个角斗士同饮，‘将要去死的人向你致意’……”

一只无家可归的小狗急匆匆跑到他们身边，朝似曾相识的维吉妮娅投去绝望的目光。当它发觉认错了人时，便继续沿街跑去。维吉妮娅的眼光紧紧地跟随在它的身后。

“它脖子上挂着一根绳子，好像是一只准备上吊的狗。它准是没有什么办法了，绝望了。”

罗热里奥不愿意再听她说这类话，紧紧地把她抱在怀里，试图使她感到欢乐。

“看见了吗，维吉妮娅，贡拉多很不愿意看到我们退场。”

“谁也不赞成……他很文雅。知道吗？多少年来他用柏拉图方式爱着我，好多年了！罗热里奥，你知道什么是柏拉图式的爱情吗？那是一种极其美好，极其罕见的爱情，它伴随着智

慧而产生。不美好吗？和智慧并存的东西多么深邃。"

"我用另一种方式爱你。"他捧起她的脸，吻着她的双唇

她咬紧牙关，歪过头去吸了一口气。一阵厌恶的感觉驱使她用衣袖赶紧擦了擦嘴。

"用不了多久，我就会在你的手中变成一个失去价值的人。"她低声说。仿佛感觉到罗热里奥搂着她的胳膊松了一下，于是她又振作精神说，"我就是愿意这样。"

7

"你等着我，我去俱乐部了，一会儿就回来。我比昨天更爱你，可还不如明天。你的罗热里奥。"

在署名后面还有一句附言，用孩子的字体写着："在厨房里有牛奶和水果。"

维吉妮娅想象着他是如何费尽心机才找到这"比昨天更爱你，可还不如明天"的句子。这是某些爱情小说里惯用的俗套。他署名的第一个字母"R"，像在某本精装小册子上书写的名字一样，用的还是美术体。

她坐在梳妆台前，抓起他曾用过的铅笔，在他留的条子反面写了起来："亲爱的，我不能等你……"尽管她急急忙忙写回条，似乎有很多话要说，可写到这儿就写不下去了，不知写些什么才好。对他说什么呢？她用手捂住眼睛，企图整理一下自己的思路。"对，写回条的目的是不让他卷进去。"

她把手放到胸前。梳妆台上的刷子、梳子、刮胡子膏、滑石粉、头油……一切都显得干干净净，摆得整整齐齐。他连今天早晨都没有放弃练球……把他卷进去是不应该的。为什么要

把他卷进去呢？其他人能不能完全明白他与此事无关呢？可他自己也许会因为感到有责任而悔恨，使晶莹纯洁的心灵受到创伤。这就更不应该了。她念了一下刚写的几个字，心想：在“我不能等你”的后面写上“因为我要去自杀”，这样就显得很明确了。然而，在这间充满阳光，镜子周围挂着几十面彩色奖旗的屋子里留下这样的自白，未免有点太不吉利了。这屋子挺像一个俱乐部。她惨然一笑，再说，厨房里还有牛奶和水果。

“我不能等你，因为太晚了。”她终于在条子上完成了这句话，放下了笔。达尼尔也曾想到过给她写条吗？她瞥了一眼镜子，似乎要从那儿得到回答。不，肯定没有。他不会想到她会了解真相，最终死去的只不过是达尼尔叔叔，而达尼尔叔叔只不过是个插足者。“你很容易忘掉我们，维吉妮娅！”

她把脑袋垂靠在交叉的双手上，闭目沉思。“真纯洁。”黑暗使她想到死亡，死亡是最容易的。其它逃避的方式也是容易的，但却是懦弱的。只有死才是彻底的解决办法。“我失去了生活下去的力量，”她好像在回答别人的追问，“我在想念死去的亲人。”她感觉到他们正手拉着手转着圈子，不停地呼唤着她：“维吉妮娅，到这儿来；这儿有你的位置。”她可以告诉他们，自己没有做任何坏事，只是开头错了。应该像做代数习题一样，抹掉最初的得数，重新算起。

她想起奥达维娅说过的话：“永远不要祈求我的忠诚；既然大家天天在变化，而且变得这么快，为什么还要忠诚？我对我自己还做不到忠诚……如果把现在的奥达维娅和过去的奥达维娅放在一起，那她们就会有天壤之别，连我自己也不会再认识她们之中的任何一个。”她曾经想过，也许奥达维娅说的话是对的。她也应该把自己分成各式各样的维吉妮娅，从童年时代开始，特别是从那个喜欢咬指甲，习惯踮着脚尖走路的维吉妮

娅开始，直到如今这个犹如刚刚出生，记不起任何往事的维吉妮娅为止。然而，她又觉得自己永远不可能从过去的维吉妮娅的影子中解脱，永远不可能否定过去的维吉妮娅。因为在这众多的维吉妮娅中，似乎存在着某种共同的东西，存在着某根神奇的连接线。正是这根连接线，把过去的和今天的维吉妮娅一个接一个地联系在一起。她曾千百次想砍断这根连接线，可却无济于事，那联系还是那样紧密。连接线天天都在延伸，随着她生命的继续在延伸增长。她甚至感觉到这根连线已经紧紧地缠绕着她的身躯，分不清哪是线头，哪是线尾。

"别再回想昨天晚上的事……"她继续写道。她仿佛置身于舞场上，跳的还是以前那种已使她厌烦了的舞蹈。她曾经一次又一次地想参加进去，可他们却一次又一次地拒绝了她。后来他们接受了她，可为时已晚，她再也跟不上他们的步子了。"别再回想昨晚的事，我当时很悲伤，企图以此使自己忘却一些往事。然而，我的努力失败了，我只好寻找其它办法……"她停了下来，用嘴咬住铅笔。其它什么办法呢？罗热里奥喜欢明白的话语，然而她又难以找到明白的话语来表达。她把条子从头念了一遍，最后又加了几个字："来忘却我应该忘却的一切。"她觉得条子写得含糊不清，似乎有点可笑。然而它却足可以让他推脱责任。他很自傲。他可以对俱乐部的某个朋友说："今天一个姑娘为我而自杀了。"尽管在心灵深处，他会因为自己和此事沾边而感到难受，但同时又会得到慰藉："我和此事无关。"

她把笔压在纸上，站起身。"这就是我最后的遗书。"一切都是最后一次。想到这里，她感到全身发颤。她用力抱住自己的双肩。"我还活着，还有希望！"一阵颤抖过去了，她放松了身子。"你不觉得这一切令人作呕吗？"她喃喃自语，真想给自己一个嘴巴。她想起达尼尔，他走向死神就像以前她见到的那只

小鸟，像箭一样飞向太阳。

她最后扫视了一下房间。达尼尔之所以能这样，是因为他相信上帝。相信上帝，死得就更加容易。她顺手抓起那朵红玫瑰，那是罗热里奥在两人静悄悄地肉搏中从她胸前摘下扔在床头柜上的。正在这时，她看到了桌上的一幅小像。这是哪位圣人？尽管她在学校见过许多圣像，但她只记得一部分，其他的脸形都差不多，只是服饰不一。她怎么也认不出眼前的这一位。她轻轻地用手指碰了碰圣像，似乎想对它解释，自己虽不那么虔诚，可也没有什么过错。"我很孤独，请把你的手伸给我……"她感觉到带着咸味的泪水滚落到嘴边，已经没有勇气再想下去了。画像上那女圣人的蓝紫色的眼睛里露出同情的目光，似乎她完全相信维吉妮娅的话，可惜爱莫能助。一切都无济于事。

正当维吉妮娅走出房间，轻轻地关上门时，旁边的房门徐徐地开了。"完了，是她。"她在这世界上最后一个看到的人竟是莱蒂希娅。不应该逃避这再一次的考验。维吉妮娅迎着她走了过去。

"就这样要悄悄地走啦？"莱蒂希娅说着，把维吉妮娅让进屋里。"起码先来向我道声早安，洋娃娃。"

维吉妮娅在壁炉前面坐了下来。她想装出无所谓的样子说："好，你可以开始了。"可莱蒂希娅并不着急，她坐在地板上，把睡裤裤管一直卷到膝盖，开始按摩脚腕子，然后又脱掉拖鞋，在脚上按摩了起来。她的动作平稳，姿势优美。

"怎么样？"她终于开口了，"满足了吗？嗯？……"

维吉妮娅盯着她，恨不得立刻低头认错，将自己责骂一顿，把所干的肮脏事详细讲述一遍，告诉她自己生来连自尊都没有——自尊应该是根深蒂固的——有的只是肤浅的虚荣。

她在学校时已千百次跪在忏悔室里，讲那些她认为合适的话："我爱上帝，从不希望别人坏……"神父则耐心地听着，大度地宽恕着她。她就像牡蛎一样紧紧地关闭着自己。现在面前听她忏悔的人，正深深地怨恨着她。机会到了。

"听着，莱蒂希娅，我并不爱罗热里奥，我只是为了毁灭自己。我是无动于衷的，明白吗？"

莱蒂希娅打断她的话：

"毁灭自己？不，我的洋娃娃，别给我来演什么悲剧……看你现在这副沮丧、颓废的样子……不过，你从心里还是喜欢这样吧。"她噘起嘴，接着说，"不，你别再骗我，也别试图让我感动。"

维吉妮娅把红玫瑰合在冰冷的双掌之中。她感到非常疲倦，舌头也有点发硬。如果壁炉旺着，如果莱蒂希娅对她说句什么题外话，那该多好。她不禁打了个寒颤。啊，自私自利的小猫重新苏醒了，想在软垫上伸个懒腰，寻找一点爱怜……她咬了咬牙，说：

"我在母亲最需要我的时候离开了她。她尽管神经失常，可许多次都认出我，最终，她希望看见我。我知道，可那儿很穷，一切是那样破旧不堪。于是我向往父亲家的舒适。"她用舌尖舔了舔干巴的嘴唇，在别人没有来得及插话前又接着说，"你大概也知道，达尼尔才是我真正的父亲。我现在想起来，他曾多少次想把这件事告诉我，可我总是讨厌他，使他觉得还是不讲为好。最后他自杀了，子弹从这只耳朵进去，从那只耳朵出来……我不能再为他做点什么了。我也不能为饱尝折磨的鲁西安娜做点什么了。为了让我们生活得好些，她尽了一切努力。她给母亲穿衣梳头，让她显得不那么晦气，她还经常从花园里偷来鲜花，美化父亲的桌子……"她停了停，似乎听到自己的

声音在微弱地回荡。"后来我带着不安的心情来到这个家，想象着能够受到欢迎。可是，我的出现又使纳特尔希奥的内心受到煎熬。他想忘记过去，可我不让他忘记。我带着别人的眼睛，别人的走路姿势，使他回忆起背叛，使他想起了过去的一切。"

"我不想再听了，够啦！"莱蒂希娅站起身，命令道，"我原以为你昨天夜里过得非常愉快，还要准备下一次呢，可你是这种样子。你没有必要辩白，我也不要你解释。你可以和任何人睡觉，不过你要准备足够的力量来承担后果。你想想你已经是多大的人啦？啊，十岁吗？"

"我曾经想抓住你们，但被你们拒绝了……"

"你，被拒绝了？"莱蒂希娅把刚刚点着的一支香烟扔进壁炉里。"如果我们都争夺你……那你怎么办，我的洋娃娃？听着，维吉妮娅，我不能确切知道你现在想干什么，可我提醒你，别对我抱太大希望。"

"我曾想破坏你们，可到头来却毁灭了自己。"她说着把脸转向墙壁，不让莱蒂希娅看见她在哭泣。可她对自己的举动又感到后悔，于是用盈满泪水的眼睛盯着莱蒂希娅说，"我请求你宽恕。"

莱蒂希娅猛烈地转过身去，背朝着维吉妮娅，踢掉脚上的一只拖鞋，抹了一下头发，激动地说：

"你不会想到我是多么讨厌这种请求宽恕和流泪的场面。你呆在这儿，我去煮咖啡。看你还哭不哭！"

维吉妮娅听着莱蒂希娅在厨房里走动的声音。由于她一只脚光着，一只脚穿着拖鞋，踩在地板上的声音就显得很特别。这使维吉妮娅想起达尼尔曾经给她讲过的一个故事。一个男人丢掉了一只拖鞋，于是只穿另一只拖鞋走路。整个故事她就记得这个情节。她眯起双眼，尽力不让泪水滚下。突然，昨夜的

梦又在她的脑海中重现：她走在一条迷雾笼罩的马路上，感到口渴难忍，头晕目眩。她朦朦眬眬看见一棵树下站着一个男人，旁边放着两只篮子，一只装满了柑子，另一只装满了柠檬。她把所有的柑子都买了下来。可当她迫不及待地咬下第一口的时候，感到又酸又苦，难以下咽。“怎么是柠檬啊！”她问卖主。猛然，她看见一个矮个子男人，就是那个藏在费拉乌·埃尔达柜子上的人，头上戴着一顶古怪的三角帽，脚上穿着一双莱蒂希娅穿的红羊皮鞋，正在一根树枝上晃悠。“本来就是柠檬啊！”他狡黠地笑着，手中转动着一个金黄色的柑子。“本来就是柠檬。”

难道和孩提时代喜爱的那首歌中所唱的一样？“那棵大树下，一个男人卖柑子，另一个男人卖柠檬……”

“行了，喝点咖啡吧。”莱蒂希娅端着热气腾腾的咖啡走了进来。“直接从这儿回家吗？你昨晚没有回去他们肯定要怀疑，如果你同意，我替你打个电话。”

维吉妮娅把杯子放在壁炉的炉台上，忽然发现灰烬中有一个用白皱纹纸包着的小盒。盒上的包装纸和系在上面的金黄色带子都已经烤焦了，大概小盒扔进壁炉时炉火还未燃尽。“我送的礼物。”为了不让别人从她的脸部表情上看出她已经发现壁炉里的东西，她低下了头。

“不，我不回家，我现在需要去大海。”

“难道需要那么多的海水来洗刷你的过错？”莱蒂希娅踢掉脚上的另一只拖鞋，坐下来，伸出长长的腿，重新开始慢慢地按摩脚腕子。“我对你发出的邀请还有效，你住我这儿来吧。当然你有绝对的自由，甚至有看不起我的自由，可以说，那是一种友好的蔑视……”

维吉妮娅赶紧打断她的话，用请求的口吻说：

“我喜欢你，莱蒂希娅。”

“我爱你。你能区别吗？”她大声地怪笑着，这笑声似乎从屋子的另一头传来，“但不要可怜我。我将把你从我的思想中赶出去……”她低下头，用手指从衣服上取下一个什么看不见的东西，然后往空中一扬，说，“看见了吗？就这样。把你的怜悯留给贡拉多吧，他比我更痛苦。”

“他有奥达维娅。”

“奥达维娅？”莱蒂希娅躬身拍着维吉妮娅的肩膀，眼睛里流露出狡黠的神情。“我的洋娃娃，为什么要别人把这一切都明明白白地告诉你？这么说你不知道，是吗？你所爱的人从来就没有玩过什么女人，他患有阳痿病。现在你明白了吗？阳痿！”

随之而来的是一片寂静，只有时钟的嘀嗒声，仿佛从地板底下传出来的一样。维吉妮娅想说什么，可舌头好像失去了转动的功能。

“因为你还是个孩子，”莱蒂希娅抚摩着维吉妮娅的下巴。“生活已经把你的嘴和鼻子磨平了，就像一只小狗由于喜欢啃脏地毯而把嘴巴磨平了一样。现在的小脸蛋多漂亮啊……”她直起身，换了种口气说，“如果你不愿意回家，就呆在这儿。别怕我，我知道尊重你……”说着用力地挥了挥手。“你应该长大了，洋娃娃。总有一天，通过某个想法或某句话，你会突然发现一件奇怪的事：我长大了！但这并不妨碍命运或上帝——我们随便称呼一下——有时来主宰你，就像主宰一个在大海中漂浮的核桃壳。不过你反抗的方法就不一样了，明白吗？”她习惯地把双手插在头发里，慢慢地朝卧室走去。她拖着两只光脚，像个蹒跚的老太婆。“我去睡觉。我不知吃了多少粒药片，困劲现在才上来。啊，说到大海……不，洋娃娃，别想得太复杂啦，

用我的浴室就行啦。洗完了，如果愿意的话就在这里休息一会儿……”她停了停，苦笑了一下说，“别怕我，我还有一定的尊严……”

维吉妮娅听到莱蒂希娅的床被压得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尔后什么声音也听不见了。她把双臂交叉在胸前，凝视着壁炉灰烬中烤焦了的小盒。

8

维吉妮娅推开画室的门，见奥达维娅正咬着画笔端详着手中刚刚画完的画。奥达维娅慢慢地转过身，瞥了维吉妮娅一眼，指着椅子说：

“坐下，欣赏我的杰作。”

画上是一只玻璃鱼缸，里面蹲着一只灰色的小猫，一条红色的小金鱼在猫嘴的下方游动。金鱼的大小倒还正常，可小猫的脸庞大得几乎占据了整个圆形鱼缸，眼睛像魔鬼一样狰狞可怕。维吉妮娅不知说什么好。金鱼和鱼缸挺合适，可里面有一只猫，两只猫眼睛就像溶在水里的两滴绿色的浓颜料。这是一幅古怪的画，就像奥达维娅本人一样古怪，像横七竖八地堆放在这间屋子里的画架一样古怪，像那块放在屋子正中央，挡在沙发前面的屏风一样古怪。奥达维娅在买回这块古雅的金黄色屏风那天曾说：“我的小模特儿非常怕羞，喜欢躲在什么东西后面脱衣服。”布鲁娜惊讶地问：“你为什么选择了这样一块屏风？这好像是十八世纪的东西，和这儿的一切都不配套，不伦不类。”奥达维娅微笑着说：“是不太协调，可我喜欢，于是就买了。就这样，明白吗？……”

维吉妮娅审视着奥达维娅，只见她那油光发亮的头发披在海蓝色外套的高领子上，外套上的金黄色扣子在闪闪发光。她就像一个被遗忘在战舰上的穿着军官大衣的小姑娘。

“你要去参加画展？”维吉妮娅指着画问，这是她此刻唯一想起要说的话，“听布鲁娜说，你下月要去参加展出。”

奥达维娅一甩胳膊，画笔像箭一样朝墙上飞去，在浅灰色的墙纸上留下了一块污迹。她伸展了一下身子，两手插到口袋里。

“没意思。没有什么展览。”她盯着维吉妮娅，仿佛到这时才真正注意到妹妹的存在，脸上挂着难以捉摸的笑容。“你昨天晚上失踪了……”

“我在罗热里奥那儿过的夜，后来到莱蒂希娅那儿去了。”

“我不相信你会玩得很痛快。罗热里奥干这种事太着急了！莱蒂希娅嘛……”微笑变成了哈哈大笑。“午饭后罗热里奥来过这儿。他怎么没有想到去她那儿找你？”

“他按了门铃，可我没有理他。莱蒂希娅正在睡觉。”

“现在她要更瘦了，手和脚更要显得大了，头发却更要短了……可网球会打得更好。越是生气的时候，打得就越好。”

维吉妮娅把脑袋仰靠在椅子背上。如何开始呢？和奥达维娅谈话真不容易。她往往一会儿谈得很投机，甚至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可一会儿又会突然变得毫无兴趣。维吉妮娅用手抚摩着滚热的前额，似乎感到全身的血液正在冲击着她的大脑。

“奥达维娅，你还从来没有给我讲过你自己的事呢。”

“你从来没有问过我呀。”

“我现在正在问你。”维吉妮娅交叉着十指，由于过份用劲，十个指头都变得发白了。“不是开玩笑……”

“你想用我灰色的过去来安慰你昨天的梦幻，是这样吗？”

奥达维娅的脸上带着温和的嘲讽的微笑。"你想得太多了，亲爱的。其实，你什么也不用担心，不管是好是坏，只管一步步朝前走……正因为如此，上帝才赐予我们一双腿。"不知从哪儿传来了一个小姑娘的单调的歌声，曲调挺简单，歌词却含糊不清。奥达维娅停了停，漫不经心地说，"我在美术学校里认识了亚科，我以前提起过他吗？"她向维吉妮娅投去狐疑的目光，似乎在问："你真的想听吗？"她微微耸了耸肩，接着说："是的，我向来对红头发的人没有好感，可他却有着一双我从未见过的强壮的手，既稳健又热烈的手。它们是那么大，有时甚至让人感到害怕。不过，一旦握住我的双手，我就有一种宁静的感觉。我知道，这只是皮肤表面的宁静，决不是内在的宁静，因为它们在那么有力地搏动……像是飞翔中的鸟儿的翅膀一样在扇动。"

维吉妮娅打断姐姐的话，问："那么，贡拉多呢？"她希望现在就为自己的那个疑问找到答案。奥达维娅从宽松的外套口袋里拿出一个打火机，点燃一支烟，朝画架上吐了一口烟雾，仍然用淡淡的口气说：

"当他得到一笔奖学金时，我便失去了他。那是一笔少得可怜的奖学金，仅仅够支付三个月的旅行费用。可他却坐飞机跑了……像亚科这样的人，到哪儿都一样生活。一年以后，我收到他从澳大利亚寄来的一张明信片，让我立即给他寄张照片去。连我的容貌都忘光了，这很让我伤心。"

小姑娘的歌声已经停止了。伊诺森希娅大概正伏在窗台上和谁说着话。

"从那以后，我就和他弟弟在一起。他弟弟也是个红头发，比他稍稍有些教养，还带点神父的气质，不过他不是神父。有时他谈及上帝时几乎达到歇斯底里的程度，这常使我想起布鲁

娜。每次交欢以后，他总是显得那样惊恐，大概想到自己会因此而进地狱。”她说着哈哈大笑了一阵，然后换了种口气说：“和彼得罗只是为了换换新鲜。就这样。”她把目光转向屏风，维吉妮娅猜不准她要讲屏风还是继续讲彼得罗。“我很容易因为某件小事而动感情，产生冲动，也可以说这是我的习惯。明白吗？这样换来换去的也挺新鲜。还有些其他人，我也记不清了……你为什么要我说这些？”

伊诺森希娅的说话声已经停止，歌声重又响了起来。时钟整整敲了五下。

“贡拉多呢？”

奥达维娅打了个哈欠，在地毯上搓着光脚。

“那是另一段故事。”她用手指缠绕着一缕头发，沉思着说：“从一开始，我就想告诉你，你不用为我和他的事感到嫉妒。可是我后来又想，你自己会发现的，所以我什么也没有说。”

“你们是怎么知道的？”维吉妮娅凄切地问。低沉的声音里带着不安，好像贡拉多就在一旁听着她们的谈话。人们谈论他的隐私，无疑会使他感到恼恨，这种行为比对他的背叛还要恶劣。维吉妮娅的心里忽然产生一种厌恶的感觉，禁不住缩了一下身子。她甚至希望奥达维娅不要再说下去了。可是她又不肯轻易放弃让她讲下去的愿望：“你是怎么知道的？”

奥达维娅仿佛有点犹豫，朝画架上吐了一口烟圈，轻声说：

“我本不应该说……他那么纯洁，不应该卷入这些肮脏的事情中去。可有一阵子我实在太想他了，到了非得到他不可的地步，明白吗？我们从小就相处在一起，可他在这方面太迟钝了，我必须要提醒他：我在这儿！于是我到庄园去，和他一起度过了一个下午。天气是那样的好，我们来到了宽广的田野，

就只有我们两个人。我能肯定，他渴望着得到我。于是我就把一切都献给了他，我们就在盛开的鲜花丛中……过了一会儿，他突然变得脸色苍白，完全陷入了痛苦之中。恐怕在世界上再也找不到比那更绝望的脸了。他看了看我，飞快地跑开了。我从他的目光中知道了一切。我远远地望着他，只见他低着头，缩着双肩，浑身都在颤抖。到今天我也不知道他当时是在呕吐还是在哭泣。”

街上传来的歌声停了一会儿，一段过门以后又重新开始了。

“我沮丧地回到家里，就像圣人在沙漠里遭到魔鬼的追逐。”奥达维娅说着伸了伸懒腰，脸上露出厌烦的神情。“哎，维吉妮娅，你什么时候能不提问题？从小时候起，你就没完没了地问啊问……你是不是知道了很多事情？”她的语调中有点忧伤，但还带点挑逗的样子。“比如，你是不是知道了莱蒂希娅喜欢女人，布鲁娜有个姘夫，阿丰索是个可怜的魔鬼，贡拉多有阳痿，我……还有许多事情？不过，亲爱的，你不要把我们想成是魔鬼，不要想着去发现罪恶。挪亚方舟中没有尸体，但这类事情总是有的。打破沙锅问到底也没有用处，你永远也发现不了什么……”

维吉妮娅把目光移到画架上。她突然发现画上的小猫已不在鱼缸里面，而是在鱼缸后面了。鱼缸玻璃和里面的水如此清澈，所以小猫就像蹲在鱼缸里面一样，猫眼睛也在玻璃后面显得正常了。原来看上去稀奇古怪的一切，现在都变得合情合理、清晰无误了，甚至连儿童也能理解了：一只小猫盯着鱼缸。作品的美集中体现在两只猫眼睛上，它们正耐心地观察着来回游动的小金鱼。

奥达维娅随着维吉妮娅的目光走到画架前，弯下身子说：

“不好。”随后将手中的烟头缓缓地摁在两只猫眼睛的中间。她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平静的脸上挂着一丝狞笑。待烟头掉下来后，她又说了一句：“不好。”

维吉妮娅站起身，紧紧地抱住两只冰冷的胳膊。她审视着画上的小猫，烟头烫出的黑洞使小猫脸上的表情变得阴险而奸诈。那两只眼睛似乎不是看着小鱼，而是在盯着她自己，用冷漠的目光观察着自己的一举一动。维吉妮娅感到自己好像淹没在鱼缸里了。她回过头颓靡地望着房门，好像那扇门离她那么遥远，可望而不可及。她突然想起月历画页上那位头戴草帽和恋人一起郊游的姑娘，草地上开满了鲜花，“我们就在盛开的鲜花丛中……”

“看见布鲁娜了吗？”奥达维娅问，“她来和我们一起吃午饭。她说要进行长期的精神隐居，说得那么认真。”说着她朗声笑了起来，又张开双臂做了一个告别的动作，“隐居，亲爱的，隐居！”

在那个遥远的下午，奥达维娅也曾用这样的神情，像展开翅膀一样挥动着胳膊说，“每天早晨，有一个天使用亲吻来唤醒布鲁娜。一位天使，亲爱的，一位天使！”

维吉妮娅咧了咧嘴想微笑一下，但奥达维娅却转过身去，颓丧地垂下双臂，就像重新回到了那个堆放玩具的小屋，重新隔着玻璃凝视着柜子里那金黄色的孤独的瓷娃娃。维吉妮娅踮着脚悄悄地走了出去，在走廊里停住脚步。那歌声不知是因为唱得更高了还是离她更近了，清晰地传入她的耳朵：

康斯坦萨，漂亮的康斯坦萨
康斯坦萨，将变得更加漂亮
……

维吉妮娅靠在墙上，直等到伊诺森希娅停在她面前和她打招呼，她才发现。

“小姐，你怎么闷声不响地站在这儿？有哪儿不舒服吗？”伊诺森希娅温和而关切地说，“为什么不去躺一会儿？”

微弱的光线给维吉妮娅的脸上增添了一丝生气。是的，淹没在黑暗中该多好啊！她觉得自己能睡上好多年。

“我去睡觉。”

伊诺森希娅伸过手来扶住她的肩膀，把她拉到怀里，亲切地说：

“脸色这么难看！有什么事让你生气啦，是吗？”

她那温柔的声音，母亲般的怀抱，似乎在真诚地邀请维吉妮娅倾诉衷肠，她那散发出滑石粉味的胸房慷慨地敞开着，准备接受秘密。然而，她那假惺惺的神态是隐瞒不住的。她只想探听别人的隐私，为此，她能够用几分钟人类的温暖来交换。人类的温暖固然是好的，然而维吉妮娅宁愿接受动物的温暖，树木的温暖，或者最简单的太阳的温暖。想到这儿，维吉妮娅挣脱开伊诺森希娅的手，说：

“什么也没有，我只想睡觉。不要叫醒我，到时间我自己会醒的。”

“不想要杯牛奶吗？”伊诺森希娅急忙跟了过去。“我去给你弄点夹肉面包……或者拿片药……”

维吉妮娅含含糊糊地道了声谢，关上了身后的房门。百叶窗关闭着，房间里显得有点昏暗，铺得整整齐齐的床静静地卧在一旁。她在梳妆台前坐了下来，双手托着腮颊。面前的那面狭长的镜子仿佛是一条隧道，在隧道的中间出现了一张脸。“是我吗？”她盯着玻璃中的那张脸悲切地问。脸的各个部位在那面

神奇的镜子里显得分外清晰：平滑白净的前额与微微发黑的眼圈形成鲜明的对照；两只大而明亮的眼睛酷似远处的两颗闪烁的星星；好像蜡制的鼻子高高隆起；那张脸的最下面是一张樱桃小嘴，嘴角微微往上翘着，仿佛在微笑时双唇没有张开的力量。

维吉妮娅趁刚进房间时感觉到的黑暗尚未过去时，把目光从镜子上挪开了。她觉得置身于黑暗中，犹如被贝壳包着一样更安全。她躺到床上，就像胎儿蜷缩在母亲的肚子里一样。

"我要睡好几年，"她闭上眼睛，轻声说，"到时候我自己会醒的。"

那孩子的歌声现在显得那么冷酷：

康斯坦萨，漂亮的康斯萨

……

9

在纳特尔希奥的书房里，一个木轴地球仪竖在桌子旁边。只要稍按一下开关，里面浅黄色的电灯就亮了，显示出蓝色的海洋和深浅不一的褐色陆地。

维吉妮娅慢慢转动着地球仪。每当西半球到了另一边，她就让它停止转动。眼前正是东方世界。她用食指抚摸着那块大陆上两个显眼的黑字：印度。也许应该去看看和世界一样肮脏而又神秘莫测的恒河，然后再去看看埃及。置身于特巴斯① 又感觉如何呢？

① 希腊的一座城市

她张开双手，抚摸着地球仪温热的表面，仿佛头一次发现地球有如此之大，心中诧异和惊讶油然而生。"正因为如此，上帝才赐予我们一双腿。"莫非这是一个逃走的计划？这些年来，不正是这样绕着自己心目中的世界走南闯北吗？！这些年来，不正是这样双脚一动不动，在梦中逃离了家庭吗？"就当是真的出走吧。"她无可奈何地自我安慰。这也许是最怯懦的选择，然而，起码暂时不会遭受痛苦。这杯苦酒她已经喝了不少。她知道杯中还剩下一些，不过有一个声音在劝她不要再继续喝下去。

她沮丧地垂下双臂。出门旅行只是第一步，以后怎么办呢？维吉妮娅关上灯，地球仪又暗了下来。灯灭了，地球仪失去了灵魂，变得和纳特尔希奥的桌子色调相当。这张桌子每天都任他使用，也带上了主人的容貌：冷峻、严厉，光秃秃的，没有任何个性。大概上面从来没有放过一幅照片，没有放过一朵鲜花。

她朝桌上那叠文件看了一眼——似乎一直是这些文件——又拿起呈五角形的乳白色水晶镇纸，色调同样冷峻。她放下镇纸，拿起一块已经用了很久，沾上墨水的橡皮。在所有这些东西当中——像小坟堆一样的蜡石墨水瓶、冰冷的星形镇纸、一份份文件——只有橡皮显得有点生气，有点人性，遭受过折磨。她把橡皮紧紧攥在手里。记得当年那张桌子上放着一盆含苞待放的玫瑰，一个浅绿色的皮制镜框。镜框里妈妈脸上绽出姑娘般聪颖的微笑。那个家落了个什么下场呢？达尼尔怎样处理了它呢？这一切都神秘莫测，虚幻恍惚……是啊！父亲、母亲、鲁西安娜，还有一件件家具和衣服统统都像一场梦一样消失净尽了。

她走到书架跟前。书籍排放得整整齐齐，全都包上了金黄色或黑色的书皮。千篇一律的装帧使他们失去了本来面目，让

人觉得所有书籍内容完全相同。

“早晨好，维吉妮娅。”

她长时间地握着纳特尔希奥伸过来的手。

“早安，爸爸。”

“自从吃过布鲁娜做的夜宵以后就没有看见过你，我们两天没有见面了。”他把文件夹放到桌上，坐到转椅上。“出了什么事吗？”

他大概对被告也是这种态度：亲切但仅仅出于礼貌，热诚但仅仅流于形式。

“我一直关在自己的房间里，爸爸。没有什么大事。我想考虑一些事情，做出决定……”她突然发现自己语气坚定，“我决心去旅行，是一次长时间的旅行，起码暂时还没有返回来的打算。”

多少年来，他们的目光头一次相遇。现在，又像那个暴风雨之夜她要求去寄住学校时一样出现了沉默。他脸上再次流露出当初那种既想得到又不愿开口的举棋难定的神情。

“喂，孩子，我想让你知道……”

他停住口。维吉妮娅没有让他继续说下去，感到他又要重复她早已经知道的那句话：“我竭尽全力爱你，但没有得到你的爱。”

“是的，爸爸，这我知道，你不要再为这件事费心。现在一切都好了，我们之间没有什么隔阂了。”

“说得对，本来就不应当有隔阂。不过我想让你明白，尽管没有表现出来，可我尽了……”

“我知道，知道……”

两人都沉默下来。他点着烟斗。

“我们总是在说‘再见’，对吧，维吉妮娅？”

她朝父亲靠近几步。如果此时他伸出手来，至少现在他们能成为朋友。可是，一切也都能随之雨消云散吗？！她退缩了。父亲已经把双臂交叉在胸前，一副严肃、客气的神气。稍带情感的会面已经结束了。

“我能得到你的帮助吗？我指的是这次旅行……”

“毫无疑问，女儿。地点已经选好了吗？需要钱，我一定筹措一笔，足够你前一阶段用的。我一定尽力帮助你。可以后呢？你总不能永远像个普通旅游者吧，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以后呢？”

她微微一笑：

“走着瞧吧。”

“希望你明白自己在干什么。”

“我明白，爸爸。我可以在任何地方停下来，学习、工作……”

“任何地方？随便干什么？……这样就走，没有计划，碰运气？……”

“我准备冒险。”

他微微耸了耸肩膀。

“随你的便吧。”他做了个无可奈何的手势，似乎在说：“与我无关。”

维吉妮娅踮着脚尖走出屋子。在大厅碰到了刚进来的布鲁娜，她仿佛瘦了些，头发紧紧地绾在脑后。“已经准备隐居了。”维吉妮娅吻了吻她的脸，脑子里想的却是纳特尔希奥。她的脸也洗得这么干净，同样的干燥、僵硬，但眼睛里却燃着熊熊的火焰，这种对爱的狂热既能把她拉向爱，也可以把她拖向恨。至于是爱是恨，那就仅仅取决于此时的兴致了。现在，姊妹之爱占了上风，压倒了她女性的创痛。

“你在昨天午饭以后才回来，在外面过夜了。伊诺森希娅说你的床没有动过，就是说你夜宵会以后……”

“用不着让伊诺森希娅告诉你。对，我在外面过夜了，昨天才回来，回来以后一直关在卧室里。”

布鲁娜的鼻孔也胀大了，呼吸急促：

“能告诉我在哪儿过夜了吗？”

“你还不知道？”她拉住姐姐的手，“布鲁娜，那只不过是一场玩笑……我不想这样继续下去了，别担心，罗热里奥对我来说无足轻重。”

“他正在找你。”

“我知道，可是不想再见他。我承认这只不过是一场玩笑，逢场作戏，可有时人就是……”

她停下来。布鲁娜摇摇头：

“你发疯了！竟然还说是场玩笑……要是你喝醉了干出这等事来还说得过去！并且说得这样轻松，好像在讲什么笑话！”

“你想要我怎么讲，嗯？”

“维吉妮娅，你现在走到了悬崖的边缘，要是不……我会为你后悔死的……你意识到了你所做的一切了吗？现在还来得及自拔，维吉妮娅，现在还来得及！”

维吉妮娅盯着她，心里想：“谁又来挽救你呢，布鲁娜？”

她平静下来，对布鲁娜说：“不要急于下结论。我要远走高飞了，再也不会妨碍任何人。我刚刚和父亲说过，我要展开翅膀——这是我仅有的东西——飞到另一个世界，飞到完全不同的人群中去……”

“你到底去哪儿？你不能……”

“我是自由的。请你照顾好阿丰索，他比我更需要你的关心。”

布鲁娜倚在衣柜上，闭上眼睛：

“啊，你不知道我心里多么难过……阿丰索越来越变坏了，几乎不去办公室，无休无止地喝酒……因为靠父亲生活而意志消沉，可又不想干点什么来改变现状！问题太多了，维吉妮娅！”

很久以来阿丰索游手好闲，整日里沉湎醉乡。可布鲁娜过分地热衷于和罗热里奥厮混，对周围发生的一切都茫然无知，直到现在才发现他陷入险境，得赶紧挽救。维吉妮娅似乎觉得憋闷，猛地打开房门，朝花园走去。早晨的天空雾气濛濛。那一道光亮的隙缝是太阳吗？有一次，贡拉多朗诵过一句古希腊的诗：“每当太阳升起，我们又重新出生……”

她坐在台阶上，胳膊肘支在膝盖上，双手托着下巴。

“好一个思想家！”奥达维娅在身边走过时低声说。看样子她正要出门。维吉妮娅眯上眼，想在头脑中留下奥达维娅那像天空中那道光隙一样既耀眼又稍纵即逝的形象。“我想把你画下来，妹妹。现在就当我的模特儿吧。”

“来不及了，奥达维娅。我要去旅行，去很远的地方旅行。”

“旅行？”她伏下身体，抚摩一下小猫。不等对方回答，转身朝小道走去。一边走一边说：“我就这样给你画像：黑色的画板上，中间一点红。画的题目是：探寻，行吗？是不是个好主意？”

维吉妮娅张开嘴，吸了一口清新的空气，微风中带着泥土的芳香和朦胧的玫瑰花香味。这是奥达维娅身上的香水味。正是她那一束束漂亮的头发使维吉妮娅的童年充满痛苦。还有那笑容、那圆润的声音，尤其是那与众不同的平静。直到现在她才发现那张痴呆的脸是遗传下来的。原先，维吉妮娅也认为奥

达维娅像母亲，可她们哪些地方相像呢？她用了很长时间才从奥达维娅的神情当中找到了两人共同的地方。是那漫不经心而又驯服的神态；那温柔地皱眉头的表情；还有笑着说“亲爱的”时的样子……那天，她画了一张头像，头发乱蓬蓬的，表情冷漠。画完以后，她问道：“你猜这是谁？”听到维吉妮娅回答说“是你”，她的表情很是忧伤。“是妈妈。你认为我们长得像吗？”也许从那一天起她就已经知道了。

维吉妮娅停住脚步，擦了擦潮湿的双眼。对，让人痛心的是奥达维娅知道这事，却又不抗争，因为抗争也无济于事，只得听天由命，就像那些被风吹下来的枯叶一样无可奈何，无动于衷。风要把它们吹向何方呢？

维吉妮娅抓起一个小石子，突然发现自己手里攥着纳特尔希奥的橡皮。她的第一个念头是回去还给他。不过，布鲁娜肯定在那儿，再说他现在也不需要擦什么。维吉妮娅在手指间摆弄着那块橡皮。他用过橡皮，但什么也没有擦掉过。他大概非常爱劳乌拉，否则不会原谅她，既不会原谅她也不会原谅自己。在漫长的孤独生活中，是什么想法支撑着他呢？奥达维娅能让他忆起精神错乱初期的劳乌拉。从维吉妮娅身上，他只能看到达尼尔。现在，只剩下布鲁娜了，可布鲁娜又背叛了阿丰索，而对这种背叛他是无法忍受的。

在维吉妮娅的眼里，篱笆现在变得非常矮小，非常稀疏。她朝甬道上看了一眼，只见贝雷妮赛正在隔壁院子里奔跑，伊诺森希娅气喘吁吁地在后面追赶。“你妈妈不让你在潮湿的草坪里玩！”贝雷妮赛挑衅地对她说，“可我自己愿意。”

布鲁娜小时候也是这样。“可我自己愿意。”她总是有充分的理由。只有对上帝的惶恐，对天使的惧怕能使她低头，因为上帝和天使都能制裁她，把她放进永远燃烧的火焰里。她非常

害怕犯下罪孽 但又无力抵御犯罪的诱惑。她心灵深处的斗争一定是相当激烈的。她曾爱过父亲，把他看得比所有人都高尚，可转眼间又把他踩在脚下。为什么变化如此突然？因为阿丰索代替了父亲。但后来阿丰索渐渐化做了尘埃。她曾看中过罗热里奥，罗热里奥也落了个同样的下场。现在，她只能紧紧抓住上帝，直至找到下一个情人，张起鼻孔，像神话里的人面马身的怪物一样向他奔过去时为止。

维吉妮娅走近凉亭。她从未像现在这样感到凉亭如此野趣盎然。青藤已爬上栅栏，用浓密的叶子把它盖得严严实实。这里很久没有人来过，桌子显出腐朽的痕迹，一丛丛孔雀草已经完全枯萎。"我不能远离这些花草。"费拉乌·埃尔达曾经抚摸着地上的泥土说。奥达维娅和孔雀草。"我会来接你的。"维吉妮娅向她保证过。最荒诞的不过是谎言。可如果再去那里，也许还会重说一遍同样的话。再说些什么"奥达维娅把你的照片放在桌上，孔雀草长得越来越茂盛……"费拉乌·埃尔达永远不会知道事实真相。她连白天和黑夜也分辨不出来了。这难道不正是死人的特点吗？

就是在这张现在歪歪斜斜的凳子上，她认识了阿丰索。他尖尖的下巴，脸上堆满傲慢的微笑。"我就是阿丰索，听说过吗？你还会听到的，我的小姑娘，一定会听到的。"从那时起，他一直自我吹嘘，并且成了习惯。事实如何呢？一旦摘下假面具，他就六神无主，露出了马脚。除了自我欺骗之外他一无所有。"我是著名的诗人，伟大的工程师，不可多得的情夫！……"他热衷于在公开场合以扑朔迷离的形象出现，迷恋于夸夸其谈和喝威士忌，直到酩酊大醉从空中跌到现实里来才会清醒。也许永远不跌落下来，在梦幻中度过一生。

维吉妮娅走出凉亭。"如果他和莱蒂希娅在一起，谁知道

又会是怎么样呢？……”她脑中闪现出莱蒂希娅和布鲁娜手挽着手给阿丰索带回一杯冰激凌的情景，想起那在阳光下银光闪闪的头发。这是莱蒂希娅身上最漂亮的东西了。可她把头发剪短了，同时也剪断了维系着让她过上更美好生活的那根细线。维吉妮娅是从这个角度，而不是以布鲁娜的观点看待她的。布鲁娜总是把问题扯到道德方面，扯到将来在这个世界或者另一个世界得到什么报应上。并不是因为她选择了“恶”而谴责她，而是因为看到她作恶感到惋惜。这恶威胁着她四周的姑娘们，威胁着她本人。那一切是如何开始的？谁也说不清楚。大概她心中从孩提时代就存在着恶的一面，那像男芭蕾舞演员的身躯里从小就有与众不同的东西。假如在爱情上称心如意也许能使她改弦更张。可是，阿丰索爱上了布鲁娜，更明确地说是选择了布鲁娜。因为除了自己以外，阿丰索从来不曾爱过任何人，从来不曾恨过任何人。

“一共是五个，”维吉妮娅朝石人圈走去。五个小石人手拉着手紧紧围住几乎干涸了的喷泉。在晨雾之中，他们如梦似烟，显得更真实、更有人情味。似乎每个人都有各自的秘密、各自的奥妙……“你了解我什么呀？”奥达维娅曾这样问过。维吉妮娅抚摸着其中一个小石人的头顶说：“一点也不了解。”

10

前头出现一片亮光，树木掩映的小路在那儿分成两条。维吉妮娅犹豫不决。“这一条大概是通往河边的。”她顺着这一条走去。傍晚柔和的阳光照在脸上。树叶在微风中飒飒细语。淡蓝色的天空中飘浮着白色的云朵。一只小鸟欢快的叫声仿佛是

一阵欢笑划破四野的寂静。

“小庄园！”空气中仿佛有人喁喁低语，这声音也许来自前面的小树林，也许来自身后的小路，也许来自自己此时用力踩踏的土地——这条路她似乎已经往来过多次。草木的芳香和小鸟的叫声组成一个和谐的画面。她眯上眼睛，望着阳光照耀下的广阔的田野。其他几个人曾在这里散步、骑马飞跑。画面在她的想象中扩大了，分明出现在眼前：奥达维娅走在前面，狂风撩起她一束束长发；贡拉多跟在后面，一手拉着缰绳，一手举着常春藤花环。前者想躲开，可后者穷追不舍，在飞奔的马上把花环套在她的头上。马蹄扬起一片金色的烟尘。两人飘浮在尘雾中，消失在太阳降落的地方……维吉妮娅笑了，在哪儿看到过类似的画呢？

前面，有一片斜坡，斜坡尽头就是小树林了。维吉妮娅心潮澎湃，呼吸急促，小河就在那里！混浊的河水就在那里无精打采地流动！树木和灌木丛给阳光照耀下的草地投下片片阴影。所有树木都与河岸保持一定的距离，只有那一棵例外。它也许是附近最大最古老的树了。树干弯向河面，一根树枝像是一只大手，伸到水里去洗那黑糊糊的五指。偶尔掉下冷漠无情的一片树叶，随着风向的变换或者在草地上滚动，或者落到河面被流水带往远方。

孩子们就在这棵树下举行野餐。正是在这里，——维吉妮娅垂下眼睛，望着地面——费拉乌·埃尔达铺上桌布，其他五人则在岸边上玩水。这类活动她从未参加过，所以一幕幕场景就变得更加神秘而有趣，似乎他们都在无人企及的虚无飘缈的云雾之中。贡拉多站在那根最高的枝头上，保持着身体的平衡，张开双臂大声喊：“我要飞了！”她曾多少次想象过，贡拉多克服了重力的规律，像箭一样飞向空中，随后又落到水面

上："我要飞了……"

维吉妮娅坐在河边。最糟糕的是从来不曾参加，也不曾就近观看过，而只是像占卜一样胡思乱想。如果真的亲眼看见，会觉得也不过如此，心里也不会难过。有千百次她把自己一分为二，让其中一个和他们一起在河边嬉戏，留下另一个继续咬着指甲，踮着脚尖在病人房中走来走去。那个出去的她，回来后能讲述许多古怪离奇的事情……她把手伸到水里，让轻轻的水流冲刷着指头。那五个过着天使般生活的人也是人。令人痛心的是，他们也是人。不过，当初的场景还在，和她想象之中的一模一样；那根树枝依然粗壮结实；仍然有一只蚂蚁不屈不挠地爬上一棵小草；悠扬悦耳的乐曲还在耳边回响，像是在欢迎人们生，欢迎人们死，欢迎人们返回大自然。大自然仍旧存在。

那只叫不出名字的小鸟又一声啼叫，划破宁静的天空。维吉妮娅一阵颤抖。鸟叫声和奥达维娅的笑声何其相似！她低头望着河面，似乎看到从水底浮出一张脸，眼睛像两滴墨水似的在水中扩散开来，绿色水草似的头发在波浪中飘动。"奥达维娅！"面孔从水面上消失了。

她把手从水里抽出来，伸到草丛中。不，不，那一切都已经成为往事，现在到了它们说声再见的时候。生活的湍流像这条小河，多么美好，多么有力！必须摆脱空谈，生活下去。她笑了。树上，窝中的小鸟正呢喃低语。维吉妮娅记得莫尼卡姐姐曾问过她是不是幸福。她回答说："我感到非常宁静。"而心里却自言自语："既然宁静和冷漠实质上是一回事，那就是很冷漠。"现在她才明白，自己想错了。奥达维娅死水一潭的平静才是冷漠。而宁静是另一回事。宁静之中，生活却在激烈地搏动。

"我找到它了。"维吉妮娅慢慢把手张开，抓起一只在水面

上挣扎的蜻蜓，放在一棵芦苇上。蜻蜓对称的大翅膀紧黏在身上，像是一具棺柩。她朝蜻蜓吹了几口气，无济于事，它死了。她仍然盯着死蜻蜓。如果有另一只从这儿飞过，那么它跟这只不会动弹的同类没有什么区别，两者都属于大自然，不值得大惊小怪。生命和死亡本来就是如此，盘根错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如果一时还能爱上生命或者死亡，那么至少也要平静地承认它们的存在。

现在，蜻蜓的翅膀微微颤抖了一下，纤细的小腿在用力挣扎，维吉妮娅好奇地凑过去。从水中拿出来时还像死了一样，不料被阳光一晒，翅膀干了，却企图飞起来。她又吹了一口气。"飞吧，快飞吧！"看着小生灵飞向芦苇丛中，她笑了。比诞生更为重要的是复生。她缩回双腿，像从前一样跷起来，把下巴支在膝盖上。神奇……她从未见过，所以才不肯相信。很多人也没亲眼见过，然而却深信不疑。"没有见过就肯相信的人是幸福的"，上帝就这样说过。不要亲眼看到，不用得到任何信号就肯相信，这就是奥妙所在。她闭上眼睛，一动不动，陷入沉思默想。她也不必看，在她一生中从来不曾有亲眼看的必要，因为一切都是"过家家"的游戏。就当是上帝存在……然而实践告诉她，这种游戏非常危险：顷刻之间，游戏者可以拥有一切；一分钟之后，也许就两手空空。必须亲身感受到它，而这需要虔诚。但愿虔诚像野草一样自然地长出。她轻轻地摇了摇头。现在还不行，为时尚早，也许过些时候可以。此时此刻，她感到无限思念上帝。谁知道呢，也许有一天她能碰到上帝。应该承认他、爱他，为了过去没有爱他而爱得更甚。如果上帝问她："你想得到什么？"她会像巴拉巴的妻子一样回答："什么也不要，先生。看到你我就满足了。"

"维吉妮娅。"

她转过身，见贡拉多站在不远的地方看着她。小伙子的表情痛苦万分，维吉妮娅忍不住心头的激情，跑过去和他紧紧拥抱。

“维吉妮娅，你想象不出我心里多么难过！我多少次想去看你，可没有勇气……”他说话时有些磕巴。“我也爱你，一生永远爱你，但从来不曾说过，没有做过任何表示。我不能希望得到这种爱，你不要问我为什么，只要相信我爱你吧。即便在那个晚上……我本该去阻拦你，可同时……我有什么权利？有什么权利呀？”

维吉妮娅用双手捂住脸，一动不动地站着，眼泪从手指缝中流出来。过了一会儿，她拿开手的时候却又笑了起来，在口袋里翻找着手绢，却没有摸到。

“每当我要用手绢时，总是找不着……能把你的借我用用吗？”

“我的小姑娘，亲爱的小姑娘……他们惹你了？到底出了什么事？”

“贡拉多，亲爱的，你别再为我担心，现在一切都好了，别担心。我失去了自己，可现在又获得了新生。一股巨浪，把我卷了进去，差一点淹死，我甚至想……现在都过去了，一切都好了。”

“我多么想帮助你呀，可是心有余力不足，什么也帮不了。”

维吉妮娅紧紧握着他的手腕，望着他的脸说：

“现在一切都好了。你说得对，贡拉多，我经受了考验，没有被烧死。尽管道路艰难，但总算过来了。只要我们相爱，我就一无所求。除了相信你爱我，我一无所求。相信我吧，我一无所求。”

贡拉多轻轻把她拉到身边，似乎想张口说些什么，但太激动了，一句也没有说出来，只是把她紧紧搂在怀里。维吉妮娅把脸埋在他的肩头。船一般的云彩，树枝上那小鸟的黑色轮廓，被河水冲得倾斜着身子的芦苇……这是个永远难忘的时刻。她深深地闻着贡拉多身上薰衣草和旧木柜子的气味，低声说，"亲爱的。"她双唇轻轻吻了吻贡拉多的衣服。这件穿旧了的绿色天鹅绒上衣仿佛是没落王国的王子穿的一样，使人觉得如幻如梦。

他们手拉着手，慢慢朝前走去。

"贡拉多，你知道我要去旅行吗？"

"旅行？什么时候？"

"一星期以前我就决定了，或者说，决定做另一件事，当然也算得上旅行。而现在我要进行一次真正的旅行，生活的旅行。你知道吗？我必须这样，必须离开这里，而且是现在就离开。乘上一艘轮船，带上一点行李 草草做个计划，或者完全没有计划，那样反而更好。"

"可维吉妮娅，你什么经验也没有，孤身一个人……"

"只能这样，贡拉多。我父亲出钱帮助我度过前一阶段，以后就要靠我自己想办法了。我不想失去这次机会。"她握住贡拉多的手，"有一次你给我念过一首诗，大概是这样：每天太阳升起的时候，我们都在诞生。后面呢？"

"余下的生活又从今天开始。"

她朝着西下的残阳看了一眼：

"在我国地图之外应该有个地方叫戈尔康达[①]或奥费，我好多次突然念叨起这个地名……"

---

① 戈尔康达：印度的一个城市。

“你想马上就走?”

“我选择的那条船四天之内就启航。船名是鲁赛尔纳。纳特尔希奥正在为我做准备。”维吉妮娅说完惊奇地回头看着贡拉多，她第一次称他为纳特尔希奥，而不是叫父亲。她笑了笑继续说：“是波希米亚的破船，这种船今天在这个港口靠岸，明天在那个港口抛锚……一次寒酸的旅行，流浪……我一直很胆小，可这次却不害怕，奇怪的是我甚至高兴得想大声喊叫。我解放了，要去工作、学习。我现在要考虑的是去哪儿。”

“走什么路线，维吉妮娅?”

“别问我，贡拉多，因为我也不知道。等我上了船再决定。也许那些星星会为我指路。它们会告诉我该在哪儿上岸。”她变换了口气，“哎，贡拉多，既然要接受生活的挑战，就必须有勇气，至少我想做到这一点。”

“多少次我想象中的你就是这样，说着这些话语。而我也说着我现在说的话：我早已知道，维吉妮娅，我早就知道。”

“我把书留给你，那是我父亲的书，现在归你所有。我本想告诉你哪儿本书我最喜欢，可惜来不及了。”她低声说，望着他单薄的身体，望着他表情严肃而又稍带犹豫的脸。“我的王子。”达尼尔也出身高贵……

“你是说我们不能再见面了，维吉妮娅?我的维吉妮娅，一切来得这么突然……”

小河被甩在后边。从高处看去，树冠像人头一样伏在镜子似的水面上。

“我们应该在这里告别。”维吉妮娅说着更紧地挨近贡拉多。“我应该到你家里看看，不过已经太晚了，我必须在夜幕降临前走开……”

“就这样，你独自一个人?维吉妮娅，等等……”

“汽车在公路上，没有问题。”她说着抚摸着他的下巴。“你不爱写信，对吧，贡拉多？”

不管他如何回答，维吉妮娅相信不会有信件来往。或者起初还有一些，可以后越来越少。最后，就毫无音信了。

他们的谈话支离破碎，并且常常长时间沉默不语，回忆起那些共同经过的往事。现在已经到了差不多无须用语言表达的程度。穿过开阔地以后，贡拉多停住脚步：

“今天是今年的最后一天，我们可以在一起度过。维吉妮娅，你真想走吗？”

“非走不可，亲爱的。再拖下去更让人伤心。”她发现贡拉多打算陪她沿树林的小路走下去，就阻拦说：“你就站在这儿吧。我会走到半路再回头看你，看看站在夕阳下的你，在脑海中留下对这个场景的回忆。明白吗？这样我就永远会以为是在白天。”

两人互相轻轻地吻了一下。她沿着狭窄的小道走去。走到半路的时候，维吉妮娅转过身来，看了看站在原地纹丝不动的贡拉多，不过刚才还照射着他的太阳光已经消失了。“熄灭了。”维吉妮娅最后一次朝他挥了挥手。鸟叫声又划破了四野的寂静，可这一次她不再觉得像奥达维娅的笑声。只不过是一种难以言状的响动消失在傍晚的天空。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石人圈
作者＝（巴西）莉吉娅·法贡德斯·特莱斯著　　喻慧娟译
页数＝１９０
ＳＳ号＝１１０２６１６６
出版日期＝１９８９年０１月第１版